中華月

癸亥中秋題？子臺殷商遺文



偵探小說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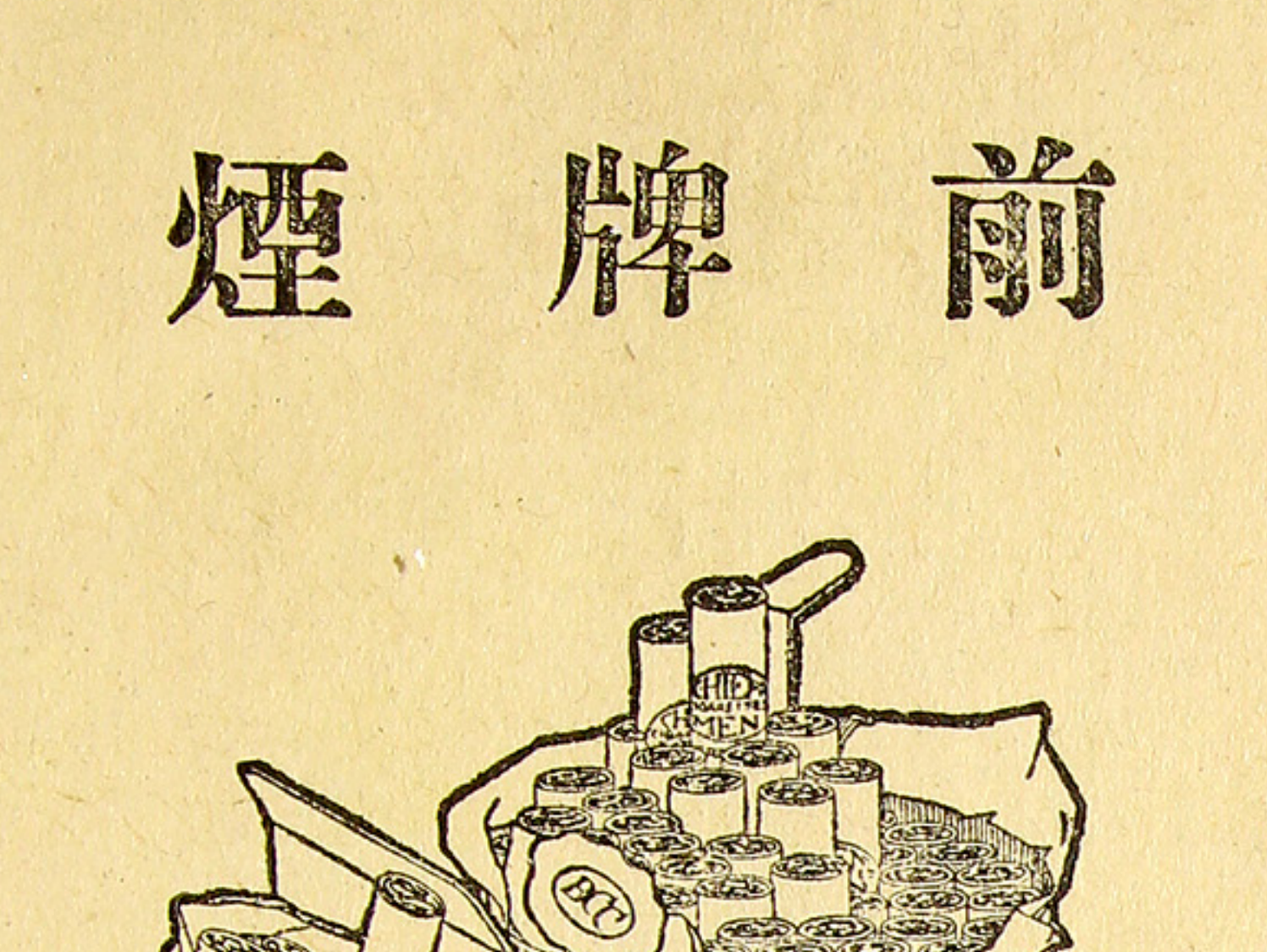
第三卷 第六號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大門香煙牌前

大號分
普通兩種



英商

駐華英美煙公司

有限公司

總理

請聲明由半月雜誌介紹

百代公司又出新片了



譚小培	王富英	張連浦
定軍山（頭二段）	武家坡（頭二段）	鉤美案 七郎託兆
戰蒲關 戰樊城		

譚孫文豔	李芳桂合唱	貂蟬鳳儀亭（頭二段）
丁蘭少娥是	小開檯打花包 摘石榴	遊龍戲鳳（頭二段）

木埠經售家

▲大馬路 先施公司

永安公司

▲四馬路

本分公司

外埠各大商埠均有經理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啓


高等國貨
大長城香煙
價廉物美
舉國歡迎
中國南洋兄弟烟艸公司

萬國儲蓄會

▣希望

一箇人生在世上。總要隨時有希望。纔覺得人生樂趣。要是一無希望。做人未免太苦了。正當的意外之財。也足以使你抱一種希望。譬如每月出十二塊錢。安然的等到了十五號。就有得到二萬塊錢的希望。少的也能得二千。一千多。以至三百。二百。一百。好在那十二塊錢也並不損失。這種希望每月一次。何等的有趣。

你可要月月在希望中麼。請向愛多亞路七號萬國儲蓄會按月儲蓄。詳章函索即奉。或向該會華總理章鳴笙君接洽亦可。

盜海女國中　許廑父著

一冊　四角

孤掌驚鳴記　范烟橋著

一冊　四角

許范二先生爲今小說界巨子。二書均爲最近得意之作。情節出奇入化。如天半矯龍。不可捉摸。清夜讀之。雄心俠氣。油然而生。興然而慕。用筆亦虎虎然有生氣。愛讀武俠小說者。亟宜購讀。

●七折出售●

●郵票通用●

發行　上海　大東書局

最新式賀年片

大東書局出版賀年片共有百數種印刷圖畫式式新穎分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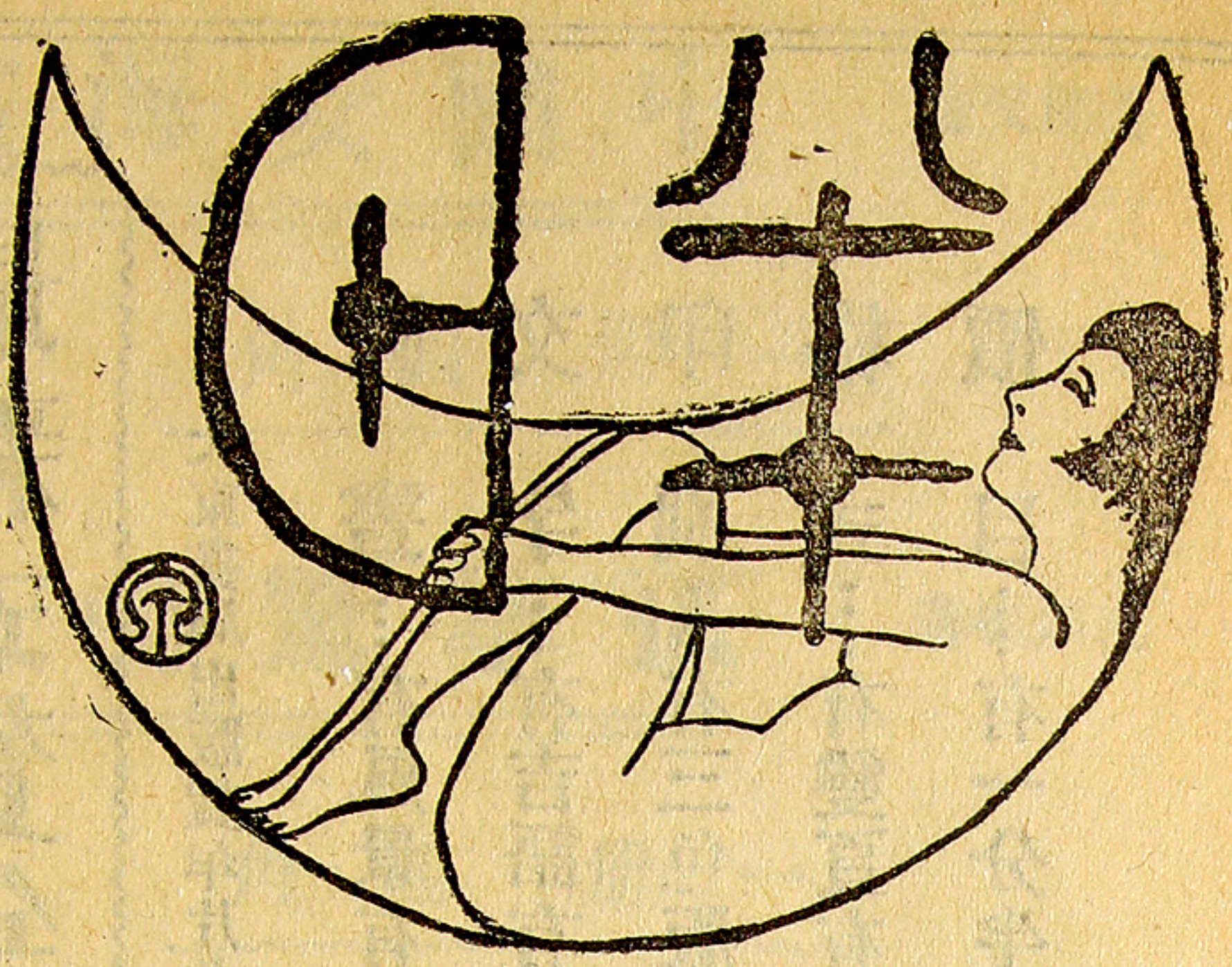
圖畫……有風景有仕女有花鳥有名人眞蹟有時人名畫

文字……有吉語有新詩有賀函有頌辭

印刷……有三色版有五彩有泥金五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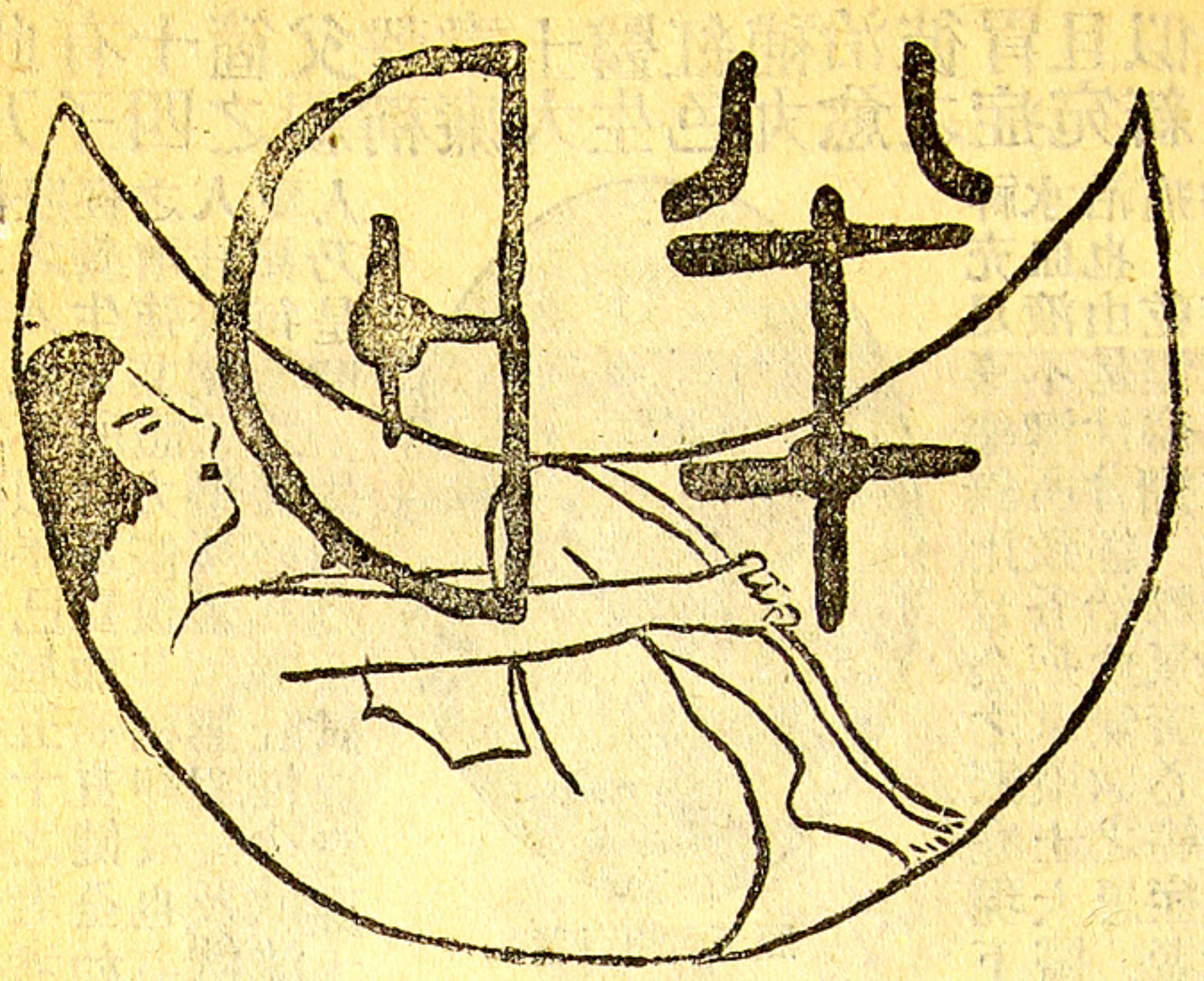
格式……有雙頁有四頁有彩繩有縷襯

價目……有一分半有二分有三分有五分有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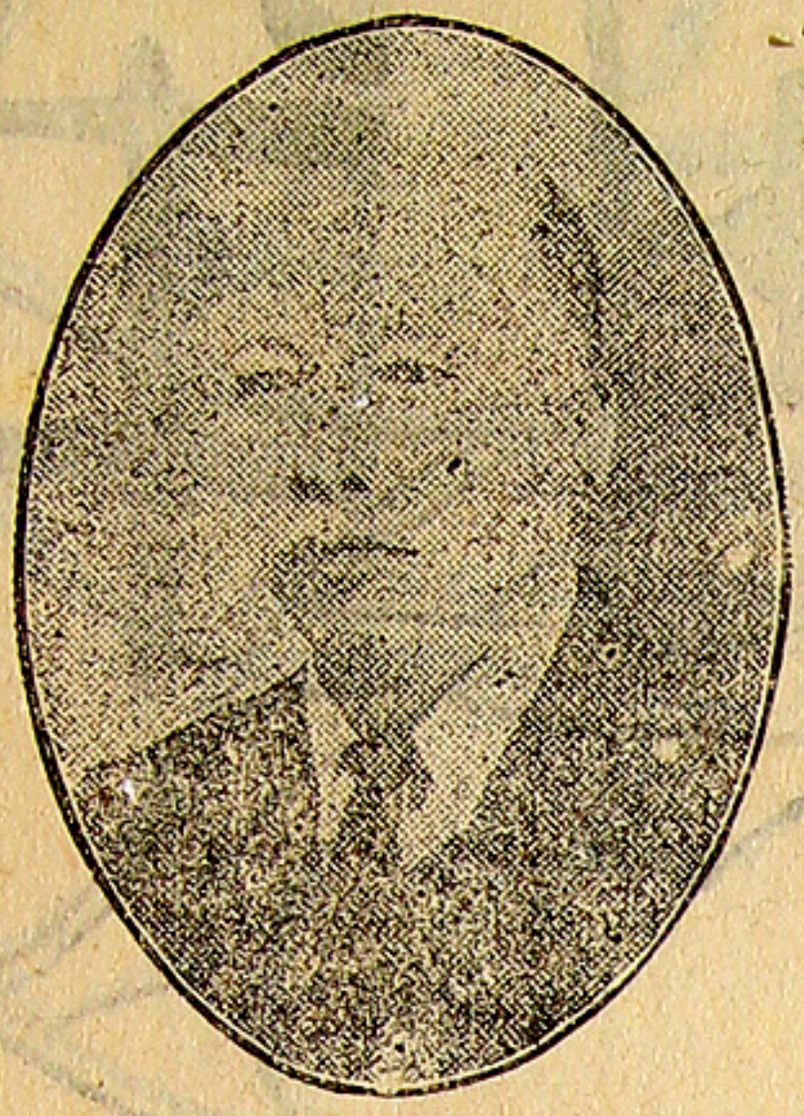
半月第二卷第六號偵探小說號目錄

三色版封面畫謝之光繪「紅閨讀書圖」
銅圖法國名畫「玉雪」
銅圖英國福爾摩斯偵探案作者柯南道爾氏及其家人
銅圖中國霍桑偵探案作者程小青君
銅圖高不可攀
銅圖畫師沈墨仙爲程小青作山水立軸
柩中人……周瘦鵑
異途同歸……程小青
煙波……陸澹盦
鴻飛冥冥……張碧梧



外行偵探與外行竊賊……徐卓呆
X……張無諍
三種證據……王天恨
彈力……李雲子
訂婚指環……王雪影
誰耶……姚賡夔
草屋……何樸齋
綁票……馮六
古屋寶藏……黃轉陶
跳舞會中……陳惜桂
無法紀之邦……爲鵑魂
大東俱樂部

此有十箇父聲韋士醫紅補治彼胃且似造人
乃子四之親稱廉大生色丸愈之症宛新之矣



黃亞恩君玉照

觀其目光精瑩笑容可掬而知其壯經營生業所負甚重而體質健全老者黃者係楹城著名業礦之金匠其所居在熱道且贍養家室合家大小自述乃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甚劇故效驗稍遲一瓶已覺全愈余腹痛自覺可喜蓋疾能漸漸減輕人計畫礦工事甚繁冗無暇計及飲食以致選擇不慎食不合胃致患胃症初覺肚腹絞痛食後必起嘔吐惟少飲流汁尚足免強且更難以致體漸虧損難以工作余知他友曾患相同之症以是介紹其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所治愈之症亦已決意購買數瓶服之因見甚效又購數瓶繼續服之已覺全愈余自述云鄙人前曾患胃疾因礦工作過甚操勞過度照料工人乃是醫士竭力囑余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所治愈之症亦已蓋余知他友曾患相同之症以是介紹其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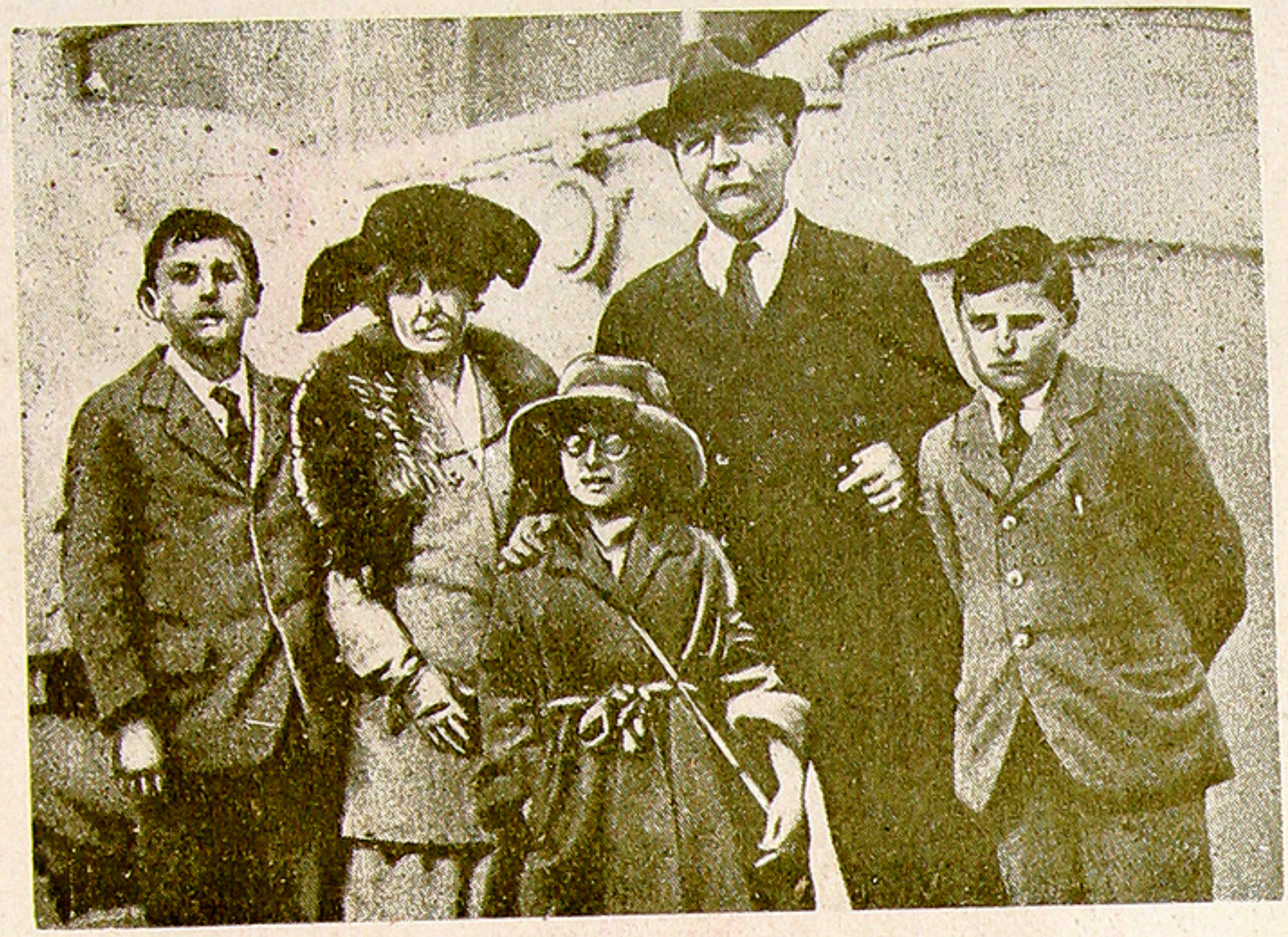


翠益書社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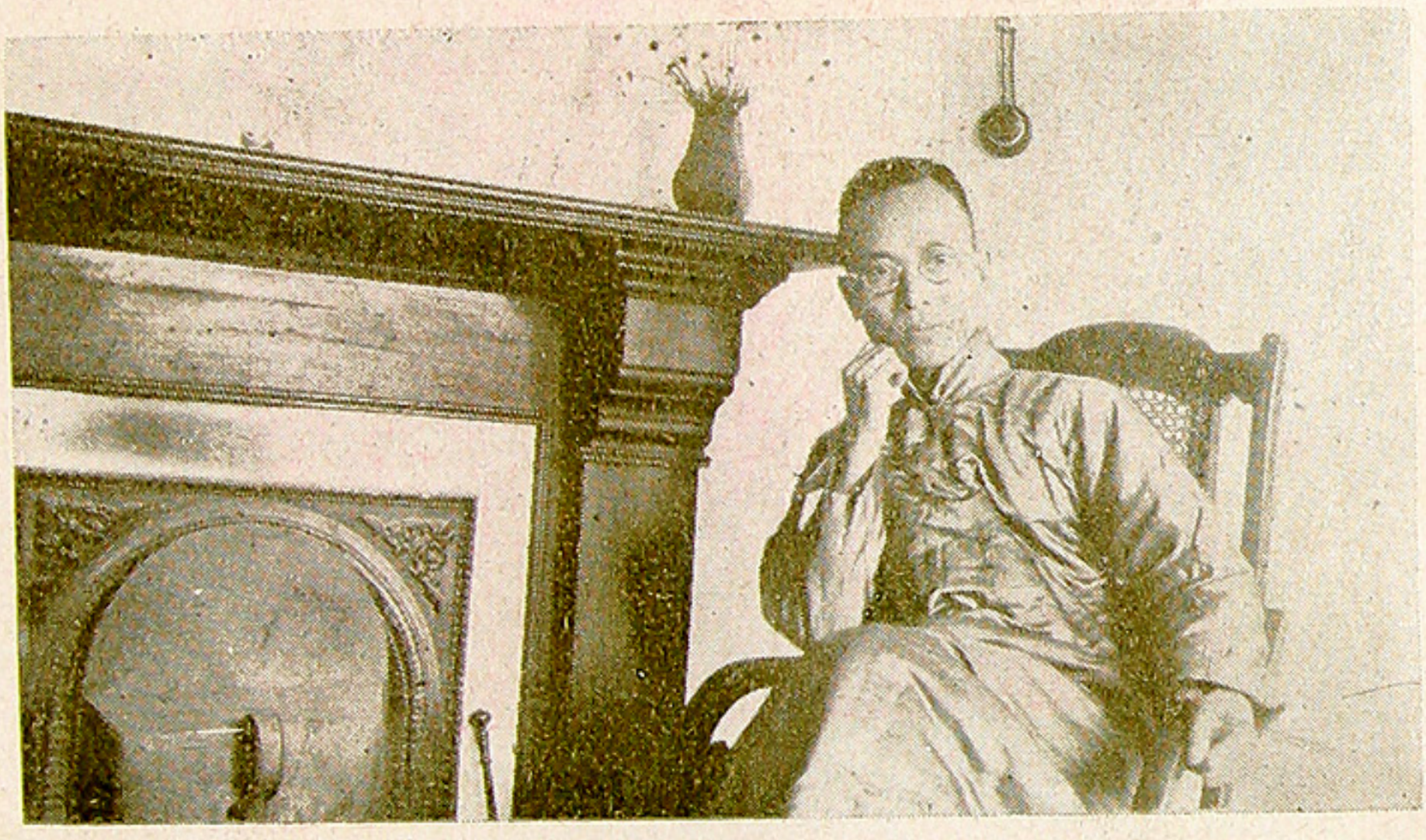
法國名畫

雪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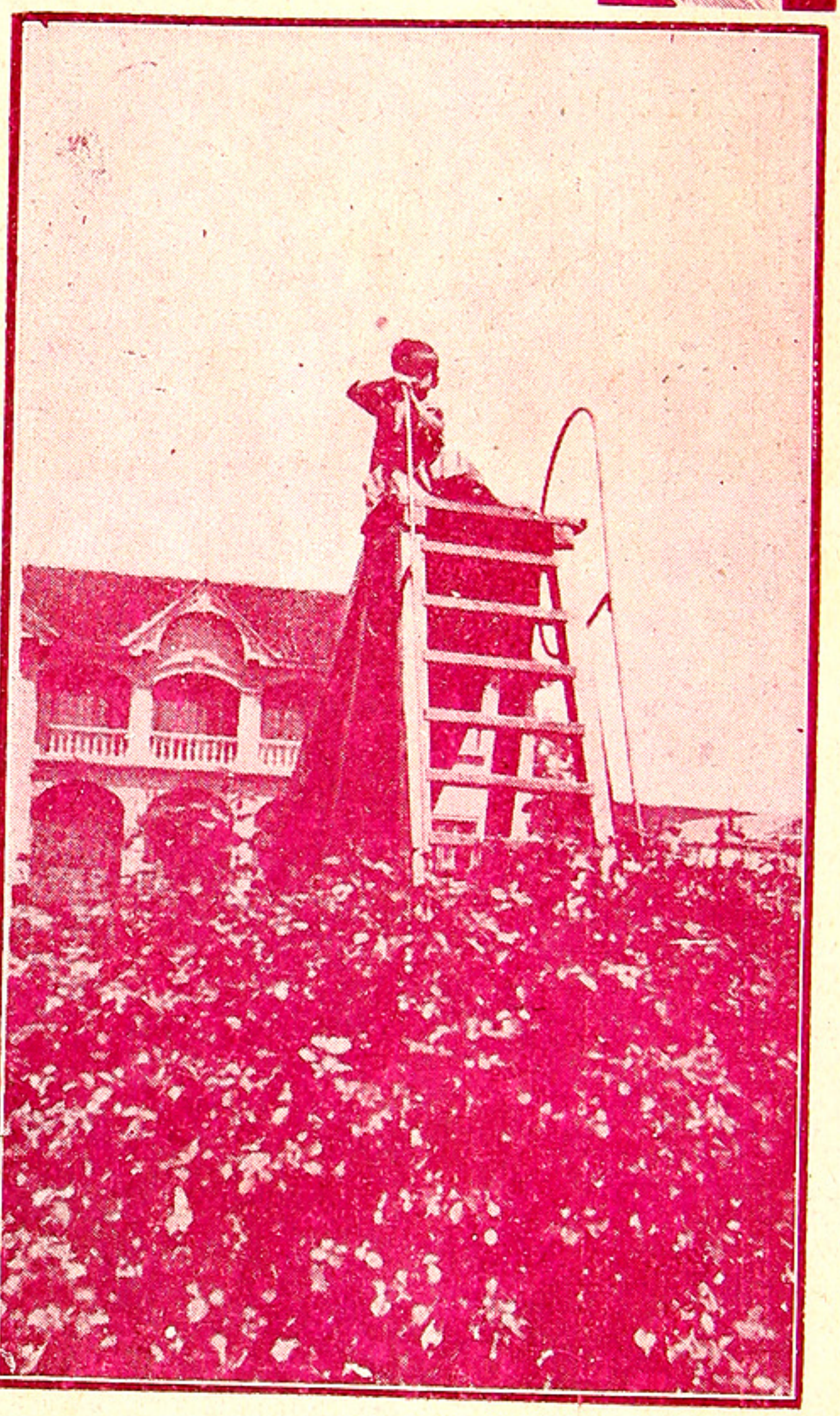
英國福爾摩斯偵探案作者柯南道爾氏及其家人

中國霍桑偵探案作者程小青君





高不可攀



畫師丁悚之子一怡

丁悚攝贈



畫師沈墨仙爲程小青作山水立軸

程小青藏

福爾摩斯新探案

柩中人

英・柯南道爾著

周・瘦鵑・譯

歇洛克福爾摩斯注視著我的鞋子問道爲甚麼是土耳其的這當兒我正斜靠在一隻藤背的椅子上伸出了兩隻腳所以引起他的注意來我略詫異的答道這是英吉利出品我在奧克斯福街賴鐵茂鞋店中買的福爾摩斯現出不耐之色微笑著道浴——浴我說你爲甚麼出了高價去恣寬放皮膚的土耳其浴卻不喜歡代替本國的呢我答道只爲前幾天我覺得害風溼又似乎老了恣一次土耳其浴可以當服藥使身體各部好好兒的廓清一下接著我又說道且慢福爾摩斯我原知道箇明察的心中沒一處瞧不到的對於我的鞋子和土耳其浴自會聯想貫合

起來然而你倘能說明一聲那是我很感激的

福爾摩斯很頑皮的閃了閃眼說道華生理論上的引伸是很明白的這也屬於單純的推斷方面我可以給你說明但我先要問你今天早上是誰和你同車的啊

我道我不承認這樣就算是說明福爾摩斯道嘻華生要知這是一箇愼重而有理性的說明待我瞧這其間的要點是甚麼且把末一點先說起就是那輛馬車不見你外衣的左袖和左肩上都有幾點泥斑你要是坐在車的中央那決不會有泥斑的如今既有了那就可見你是坐在一旁並且料知你有一箇同伴咧我道這是很顯明的福爾摩斯道這也平常得很可不是麼我道但那韓子和惚浴又怎麼說福爾摩斯道這也平常得很可不是麼我道但那韓子和惚浴又怎麼說福爾摩斯道這也一樣是兒戲罷了我見你平日縛那韓子上的帶是有一定的樣式的此刻卻見你打成了一箇挺大的雙弓式和你平常的打法不同這就可知不是

你自己打的了是誰打的呢不是韓匠便是浴室中的侍者然而不像是韓匠因爲你這鞋子還買得不久差不多是新的如此定是浴室了從這浴室上便推想到土耳其浴我道甚麼福爾摩斯道因爲你先前曾說要洗一次土耳其浴換換空氣的法子我親愛的華生你瞧蘿山怎樣一頭等之故如今我來提議一種變換空氣的法子票王侯般闊綽的費用好麼我道那好極了但是爲甚麼到蘿山去福爾摩斯的車靠在圈手椅中從衣袋裏取出他的手册來一面說道世界中有一類極危險的人就是那飄泊無依沒有親友的婦人了伊自己固然不會害人然而往往要引起別人爲非作惡伊毫無助力往來流轉手頭很有錢儘可周遊各國在那些大旅館中安身因此便好似墮入迷霧常在那種不明不白的宿舍客寓之間迷失了伊直是狐狸世界中一頭迷路的小雞你想危險不危險我怕那位馥蘭茜賈法克郡是

主也不免遇了險了我聽他一番泛論斗的有了歸結立時安了心福爾摩斯翻看他的手册又道馥蘭茜郡主是故勒夫登伯爵唯一的後裔你總還記得伯爵的財產完全歸與男的方面承襲的所以郡主手頭只有有限的幾箇錢但伊有幾種名貴的西班牙古銀飾和雕鑿新奇的鑽石很爲寶愛不願意存在銀行中總是隨身帶著往來的這位馥蘭茜郡主是一箇美婦人剛交中年二十年前的貴家傳到伊已是最後的一支了我忙問道如此伊又遇了怎麼一回事呢福爾摩斯道你問馥蘭茜郡主遇了怎麼一回事麼伊是活著呢或是死了這正是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伊是一箇喜守成規的婦人四年來每隔一禮拜總得寫一封信給陶白南姑娘姑娘是伊的女師傅年老退休現今住在甘白威爾這一回事也就是陶白南姑娘委託我的一連約摸有五箇禮拜伊不曾接到郡主片言隻字上一封信是從蘿山

的國家旅館中寄來如今郡主似乎已離館他去卻沒有留出地址伯爵家很爲焦慮因爲家道富有之故只須探明這件事多花幾箇錢是不在意的我問道可以探聽消息的是不是單有這位陶白南姑娘伊多分還和旁的人通信麼福爾摩斯道伊在蘿山的一筆帳的數目很大大約華生此外和伊通音問的只有銀行了伊和那西佛斯德銀行有往來我已前去把伊手頭還留有現款以後又有一張支票開出我道這支票是付與誰又在甚麼地方開的福爾摩斯道只知道是付與瑪麗蒂文姑娘的伊在甚麼地方開這支票卻無從知道去今兩箇多禮拜以前在莽德班利城的里昂奈銀行中支取現金數目是五十鎊我道這瑪麗蒂文姑娘又是誰啊福爾摩斯道這箇我倒也探查出來了瑪麗蒂文姑娘是馥蘭茜郡主的侍女郡主爲甚麼付伊這筆錢我們委決不下然

而我確信仗著你的探查定能水落石出的我詫異道仗著我的探查麼福爾摩斯道是啊你既要到蘿山換換空氣去就把這事託你了你是知道的我目下不能離開倫敦因爲那老阿拉白罕兀自怕著他有性命之憂要我保護加著還有別的種種事情我也是不離倫敦的好蘇格蘭場中沒有了我就覺得寂寞那些罪犯們也要激動起來咧我親愛的華生如此你去罷要是我的鄙見能值到兩便士那麼高價的那我日夜的在大陸電線上等候你垂問一切預備妥參末議咧

兩天以後我已到了蘿山的國家旅館由那素負盛名的經理莫瑟氏殷勤招待據他和我說馥蘭茜郡主曾在他館中住過幾箇禮拜凡是遇見伊的人都和伊合得上來伊的年紀不出四十歲面貌仍還美麗瞧那眼波頰痕可見伊少年時實是一箇極可愛的美人至於伊有沒有貴重的首飾莫瑟卻不知道但據下人們說郡

主的房中有一隻重重的箱子常很嚴密的下著鎖的伊的侍女瑪麗蒂文也和伊女主人一樣的得人歡喜伊已和這旅館中一箇侍役的頭領訂了婚那是不難得伊住址的伊住在莽德班利城德拉琴街十一號這些話我都記了下來覺得福爾摩斯搜集各種案情時也比不上我這樣老練這樣能敏啊

然而仍有一角留在黑影之中無從探明我總探不出郡主突然他去的緣故伊在蘿山甚是快樂大家都信伊住在臨湖極華麗的房間中定要住過一季誰知伊一天上忽然對旅館中說第二天就須離去因此竟白白付足了一禮拜的住費至於別種經過情形那侍女的未婚夫迦爾士費白倒能說明一二他把郡主突然出旅館和一二天以前有男客來瞧郡主的事并合在一起那男客是一箇長身材的人黑蒼蒼的臉嘴上留著一部鬚子迦爾士費白說到這裏沒口子嚷道他的模樣

兒直是一條香腸一條大香腸這人在鎭中據說也租了房間住下先前曾瞧見他和郡主在湖邊散步場上很急切的談話後來便上旅館來訪問了伊拒絕他不見他是英國人姓名卻無從查考自他訪問後郡主就急急的離開旅館了迦爾士費白和他的未婚妻瑪麗都以爲一訪一去就是這其間的前因後果但有一件事迦爾士也說不出的瑪麗爲甚麼脫離伊的女主人他對於此事始終不說說我倘要知道時須往莽德班利問瑪麗去

這一些便是我探查此案的第一章了第二章便要探查馥蘭茜賈法克郡主離了蘿山是到那裏去的這箇當然是守祕密的事因爲伊此去分明要避過甚麼人自不肯給人知道不然伊爲甚麼不在行李上標明往盤墩去呢據我在柯克船公司本城經理處探查所得伊和伊的行李都是繞道往盤墩去的我先把這些事報

告了。福爾摩斯得了他一箇半帶詼諧的回電。於是我也趕往盤墩去。到了盤墩就不難打探了馥蘭茜郡主曾在英國人旅館中住過兩禮拜在那邊便結識了施來星格博士夫婦他們都是教會中人從南美洲來傳道的。茜郡主也像旁的身世孤寂的婦人一樣少不得向宗教中圖安樂了。士原是一箇非常人物又非常的信仰宗教就爲了熱心傳道之故害起病來這一回很使郡主心中感動伊竟助著施來星格夫人看護這聖人漸漸復元據那旅館經理對我說博士往往整日的坐在廊下靠椅中他夫人和郡主坐在兩面他正在預備一張聖地的地圖對於聖國的參考也在起草論文未後他的身體已健全多了便同著他夫人回倫敦去馥蘭茜郡主也跟著他們同去的這恰恰是三禮拜以後就沒有消息咧至於那侍女瑪麗前幾天就揮淚而去臨行對旁的

女下人說以後不再來服侍郡主了施來星格博士動身以前把他們夫婦倆和郡主方面的帳目一起付訖那旅館經理又道馥蘭茜賈法克郡主的朋友到這裏來尋消問息的不止先生一人大約一禮拜前也曾有一位先生到這裏來探問一切我問道他可曾自道姓名麼旅館經理道沒有但他是箇英國人模樣兒很奇怪的我學著福爾摩斯調笑的口吻道可是一箇野人麼旅館經理道是啊這樣形容他很對的他是一箇身材偉大臉黑有鬚的漢子瞧他還是到農家的小客店中去配些到這種時髦的大旅館來是不配的我瞧他并且是一箇很兇惡的人我決不敢得罪他

這一件疑案到此已漸有眉目了彷彿揭去了一重霧清光大來我所明明知道的就是有一箇熱心宗教的好婦人被一箇兇惡的漢子一處一處的追趕著伊一

定。是。害。怕。這。人。不。然。伊。不。必。逃。去。蘿。山。但。那。漢。子。仍。是。追。趕。著。多。早。晚。總。要。追。到。的。也。許。他。此。刻。早。已。追。到。了。伊。麼。可。就。是。爲。了。這。箇。緣。故。至。今。沒。有。消。息。麼。伊。那。兩。箇。善。良。的。同。伴。可。是。也。不。能。庇。護。伊。不。受。那。惡。漢。的。欺。逼。麼。那。惡。漢。遠。迢。迢。的。追。趕。著。可。是。安。排。下。甚。麼。毒。計。麼。這。問。題。卽。是。我。所。要。解。決。的。

我。寫。信。給。福。爾。摩。斯。囘。述。施。來。星。格。博。士。的。左。耳。是。甚。麼。樣。子。的。他。老。人。家。和。人。開。頑。笑。往。往。異。想。天。開。使。人。難。受。但。我。對。於。這。種。譏。笑。也。不。做。理。會。因。爲。他。電。信。未。來。之。前。我。早。已。到。莽。德。班。利。找。那。侍。女。瑪。麗。去。了。我。很。容。易。的。找。到。了。瑪。麗。把。伊。所。知。道。的。事。都。問。明。白。了。伊。原。也。是。一。箇。很。有。義。氣。的。女。子。只。爲。伊。見。女。主。人。已。和。善。人。同。在。一。起。自。己。又。快。要。出。嫁。了。因。此。不。得。不。和。女。主。人。分。手。接。著。伊。又。快。快。的。說。女。主。人。在。盤。墩。時。對。伊。時。

常發怒并且疑伊有不誠實的事情曾盤問過一次這麼一來分手更容易了但是馥蘭茜郡主仍給伊五百金鎊作爲送伊出嫁的一份禮物瑪麗的意思正和我一樣也很疑那趕伊女主人離去蘿山的漢子不是善良之輩據伊說曾親見他在湖邊散步場上很兇暴的把伊女主人手腕握住了他實是一箇很兇惡很可怕的人料知馥蘭茜郡主就爲了怕他所以要施來星格夫婦陪著到倫敦去郡主從沒把這事對瑪麗說過然而隨時流露出神經不安之狀總像害怕甚麼似的瑪麗正說到這裏斗的從椅中跳將起來臉上滿現出驚異的神情脫口呼道快瞧這一箇惡漢就是我所說的那廝

那時我從一扇開著的起居室窗中望見一箇大身材黑面龐亂鬚蓬鬆的漢子慢慢地在街心走將過來很著意的瞧著一帶屋子上的門牌號數料知他也像我

樣正要找尋瑪麗當下我心血來潮便奔出去攔住他道你可是英國人那漢子平一驀是了茜能惡一樣很很地咆哮道我是英國人便怎麼樣我道我可能問你姓甚名誰他決然道不能你不能問我我想事情已弄尷尬了還是直截攻他一下因便冷冷的問道馥蘭買法克郡主在那裏他很詫異的對我瞧著我又接下去說道你把伊怎樣處置你爲甚麼追趕伊我要一箇答覆

那漢子怒吼一聲像猛虎般跳到我身上來我以前每逢扭打總能對付得下但是這廝手力如鐵兇暴如魔鬼他的手抓住了我咽喉死也不放我快要暈過去了根棍子把那漢子肘上猛擊了一下他纔把手放了當下含著怒呆立了半晌似乎擊主意再要打我不要接著卻又怒吼了一聲轉身進那瑪麗的小屋子去了那

搭救我的法國工人正還立在路中我便回過來向他道謝他卻開口說道華生你可全盤弄錯了我瞧你不如同著我搭夜班快車回倫敦去罷

一點鐘後福爾摩斯已回復了他平時的裝束坐在我旅館裏的房間中他說這回突如其來原因是很簡單的他因倫敦的事情已了預料我定要到莽德班利來的因便搶先趕到扮做了工人坐在酒店中等我到來他又說道我親愛的華生你的偵查原還得當但是大驚小怪仍沒有探明甚麼我痛心疾首的答道你來偵查時也許不見得比我高明些福爾摩斯道這裏用不上「也許」二字我自然比你高明這裏來的是一位斐烈葛林貴族他和你同住在這箇旅館中我們仗著他可以開始作有效的偵查咧

這當兒有侍役用盤子承著一張名片進來後面跟著的便是在街中扭打我的

那箇惡漢他一見我震了一震忙著問道福爾摩斯先生這是誰啊我因爲得了你的信纔趕到這裏來但和這廝有甚麼相干福爾摩斯道這一位是我的老友兼助手華生醫士他是助我們偵查此案的那人伸出一隻日光曬黑的大手來一壁道歉道我希望剛纔沒有傷你可是你錯怪我不利於郡主因此按捺不住動起手來委實說這幾天我對於自己不負責任我的神經直好像活動的電線一般福爾摩斯先生第一層我要動問你怎麼知道我的福爾摩斯道因爲我已接近了馥蘭茜賈法克郡主的女師傅陶白南姑娘斐烈葛林道嗄是那箇戴法蘭西暴民輓幅的老蘇珊陶白南我還很記得伊的福爾摩斯道伊也記得你那還是好幾年前的事後來你就到南非洲去了斐烈葛林道咦我瞧你早知道我前後的事我也不用再隱瞞你了福爾摩斯先生我敢向你宣誓世界中男子愛一箇婦人再也沒有像我

愛馥蘭茜一樣專心的了我原知道我那時是一箇野性難馴的少年但也未必比旁的少年更荒唐些只因伊的心好像白雪一般清潔不能著一點塵埃的所以伊聽得了我所幹荒唐的事就不願再和我見面說話了所奇怪的伊仍還愛著我端爲了愛我一人之故竟立志不嫁孤另另過這聖潔的日子這樣過了幾年我在白勃登地方掙下了一大筆錢便想找到伊使伊轉化下來我聽說伊仍還沒有嫁人於是在蘿山找到伊了見面之後態度上似乎轉化意志卻仍堅定到得我第二次去瞧伊時伊已離去蘿山我追趕到盤墩後來聽說伊的侍女住在這裏因此也趕來了可是我是一箇粗漢因爲華生醫士的話不中聽我便動手打起來請瞧上帝分上快和我說馥蘭茜郡主到底怎樣了福爾摩斯很莊嚴的答道我們就是要偵查這一件事葛林先生你倫敦的住址是在那裏斐烈葛林道你到藍哈姆旅館來

可找到我福爾摩斯道如此我勸你暫回旅館去等我再喚你好麼我樂觀的話使你空望但你可以相信我對於馥蘭茜郡主的安全上沒有不盡力的目前我沒有旁的話說了留下一張名片給你好常和我們通通消息華生你去收拾行囊待我拍電給我們的房東停郝逞夫人喚伊在明天早上七點三十分鐘時給兩箇梨腹的旅客預備早餐

我們回倒倍克街寓所中時有一箇電報正等著我們福爾摩斯讀後很興頭的歡呼一聲把那電報擲與我看上邊說道「是有切痕或破裂的」那拍電的所在又是盤墩我忙問道這是甚麼意思福爾摩斯答道這其間很有意思你總還記得我先前曾拍電給你開頑笑似的要你探聽那施來星格博士的左耳如何你卻沒

有回話我道那時我已離了盤墩不能探問了福爾摩斯道是的因此我又另拍一電去問那英國人旅館的經理這便是他的回電了我道你從這上邊發見甚麼來福爾摩斯道我親愛的華生我從這上邊已知道我們正在對付一箇狡猾險惡的賊人要知那南美洲來的牧師施來星格博士正是澳洲最大膽的猾賊聖彼得士這一箇新造之國原常常造就這種好人才來的他的專門本領就是利用宗教欺騙那班孤單的女流那號稱他夫人的英國婦人富蘭瑟便是他得力的助手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時他在愛蒂來地方一次大獵中傷了左耳這是一箇很好的標識我因研究他對於馥蘭茜郡主所用的策略所以疑到他了華生可憐郡主落在這一對惡男女手中他們是無所不爲的伊或者已遇害了也未可知倘沒有死那一定受了禁錮所以不能寫信給陶白南姑娘和旁的朋友了伊或者並沒到倫敦也

許穿過倫敦到別處去但是進倫敦去須要經註冊的手續幷且外國人也不能騙過警察的若說到別處去事實上更不可能要把一人禁錮起來那是沒法尋一箇人不能知道只索按步就班的偵查過去此刻且喫我們的飯使我們的靈魂兒忍耐些罷晚上我還得踱將出去和我那位蘇格蘭場的朋友賴斯德來說一句話但是仗著官中警察之力和福爾摩斯自己有力的小組織仍不能打破這件疑案我們所要找尋的三箇人在倫敦幾百萬人中完全隱去了直好似世上從沒有這三人一般試登廣告也沒有用雖得了線索仍是沒有進步凡是罪犯會集之處這樣虛懸了一禮拜驀然之間卻霍的來了一線明光原來探得有人把他們也並

箇西班牙古式的銀耳墜到惠士明斯德街一家皮文頓當舖中當去來人是一箇教士模樣的人身材長大嘴臉修薙得光光的他的姓名住址全是捏造他的耳朵沒有留意但據以上所述瞧來便可知道這廝是施來星格了

我們那箇住在蘭哈姆旅館中的長鬚子朋友斐烈葛林貴族曾有三次上門來探問消息第三次來時我們正發見了那當耳墜的事他那偉大的身上衣服已寬鬆似乎因了憂急過度消瘦多了他含悲說道我總求你們給些事情我做做福爾摩斯道那廝已開始當那首飾了我們如今須要擊下他纔是葛林道這樣瞧來馥蘭茜郡主多分已遇了害麼福爾摩斯很莊重的搖頭答道他們或者把伊禁錮在那裏可是一放了伊他們當然完了但我們須得防備他最後的一著葛林道我可能幹甚麼事麼福爾摩斯道那賊人們見了你可不認識麼葛林道不認識的福爾

摩。斯。道。以後。他。上。別。家。當。舖。去。也。論。不。定。我們。須。要。另。想。別。法。纔。是。但。他。這。回。不。曾。

受。當。舖。盤。問。當。價。也。高。如。此。他。倘。需。用。現。欵。時。也。許。仍。到。皮。文。頓。當。舖。來。時。你。就。跟。他。家。去。須。要。格。外。著。

封。信。你。他們。定。能。許。你。在。舖。中。守。候。著。倘。見。那。厮。來。知。道。得。我。許。可。

意。更不。可。用。暴。烈。的。手。段。凡是。你。一。切。行。動。都須。給。我。

一連。兩天。這位。斐。烈。葛。林。貴。族。（我稱。他。貴。族。因。爲。他。父。親。是。一。箇。有。名。的。水。師。的。）並沒。有。消。息。來。到。了。第。三。天。黃。昏。時。他奔。到。我們。起。居。室。中。白著。臉。不住。的。打。顫。他那。全身。的。神經。都激。動。得。抖。顫。起來。他嚷著。道。我找。到。他了。我找。到。他了。瞧他。的。模樣。直要。震。動得。發狂。了。福。爾。摩。斯安。慰了。他把他。推在。圈椅。中坐。下。說道。來來。你先。把事。情的。經過。說。與我。們。聽。葛林。道伊在。一。點鐘。前來。的這。一次。來的。是那。妻子。仍是當。一箇耳。墜恰和。前。

一箇配對的伊是一箇長身白臉的婦人一雙獴鼠似的眼睛福爾摩斯道正是這婦人葛林道伊出了當舖我跟著伊伊走上甘新頓街我仍在後面跟著一會兒他又入到一家店中福爾摩斯先生這店卻是棺材店福爾摩斯震了一震忙問道怎麼樣他的聲音顫動著直是掬了他那陰冷灰色臉後的靈魂發出來的葛林道伊和櫃檯後面一箇婦人講著話我也走了進去只聽得伊說道時候已要了那櫃檯後的婦人陪著不是答道本當早就送來了可是爲了和尋常的不同工夫費的多咧說到這裏伊們倆都住了口對我瞧我搭赸著問了幾句話先走將出來福爾摩斯道這事你幹得很好以下如何葛林道那賊婦也出來了我疾忙躲在人家的門口伊似乎已起疑向四下裏狼顧了一下便喚過一輛街車坐了進去這時我幸而也得了一輛車子即忙跳上車跟著伊去到了勃立克司頓街波爾德南廣場三十

六號屋前伊從車上走下來我的車子自管過去在廣場的轉角停下察看那所屋子福爾摩斯道你可曾瞧見甚麼人麼葛林道那窗子全在黑暗中只見樓下的一扇窗中有著燈光因爲窗上葉子已下瞧不到裏面我立在那裏不知道如何是好驀地裏卻見一輛運貨車到來車中跳下兩箇人搬了一件東西走上大門前的階石福爾摩斯先生那東西實是一口棺材福爾摩斯脫口喊了一聲咦葛林又道我正要跑上去卻見那門開了放那兩人檯了棺材進去開門的便是那箇賊婦但我立在階下早給伊一眼瞧見多分已認出我來了我見伊斗的一驚卽忙把門關上這時我記起了你的訓誡因此趕回來請示福爾摩斯在半張紙上寫了幾箇字說道這事你辦得很好但我們沒有拘票辦事是不合法的你快取了我的信到官中去弄一張來這其間雖還有些困難但那當去首飾的事已儘彀作爲證據了一切

手續賴斯德來自會辦的葛林道但他們這時怕要殺死伊了那棺材是甚麼意思除了伊還有誰呢福爾摩斯道葛林先生我們盡力幹去一分一秒都不能延誤了以後的事都放心託我就是葛林恩恩去後福爾摩斯便對我說道華生正式的手續已由他辦去我們是非正式的自管幹我們自己的事我瞧事情已緊急萬分須得立刻趕往波爾得南廣場去纔是

我們的車子飛一般趕過了上議院又過了惠士敏斯得橋福爾摩斯道讓我們把這事的經過再推想一下這兩箇惡男女既遣去了那忠心的侍女就把可憐的馥蘭茜郡主騙到倫敦來伊即使寫甚麼信都從中截留了他們多分是託了同黨租下一所備有家具的屋子一同住下把郡主輭禁起來第一要著就是掠奪伊那名貴的首飾如今便開始當賣了他們當然不肯放伊出來一放伊不免要告到官

中。然而永遠禁錮著也不是事唯一的解決法只有殺死伊了我道這似乎很明白的福爾摩斯道如今我們更向別一方面著想華生譬如你向兩條分開的思想之鏈上想過去我能在那兩鏈的交接點上得到內中眞相我們且撇開了郡主從那棺上想起一路想回去就這棺上想我怕郡主定已死了然而他們倘要正式殯殮總須得醫生證書官中許可狀要是他們把郡主殺害的那就在後園掘一箇窟窿掩埋尸體完了如今卻公然用正式的殯殮這又是甚麼意思多分他們用甚麼法兒處死郡主足以欺騙醫生的也許用毒藥把伊毒死表面上做出病死的樣子來我瞧這事總很奇怪那醫生除非是同黨不然他們如何肯使外人接近呢我道他們可能假造一張醫生的證書麼福爾摩斯道危險華生眞危險得很你說假造證書我以爲未必噲車夫快停下來我們已經過了當舖這裏定是棺材店了華生你

進去可好你的模樣兒不致惹他們起疑你問他們波爾德南廣場的葬禮明天在甚麼時候舉行

我進了店一問那店中婦人毫不遲疑的回說明天八點鐘舉行我回到車中告知福爾摩斯福爾摩斯道華生你瞧他們甚麼都已預備咧定已設法請到了合法的許可狀所以毫無忌憚我們除了直接攻襲進去可也沒有別法了你可帶著武器麼我道帶著我的手杖福爾摩斯道好好我們的力量已很充足可等不及警察到來也來不及拘拘於法律之中講合法不合法了噲車夫你把車子趕回去華生我們此刻又得同仗著幸運成事咧我們以前原是常常如此的

福爾摩斯到了波爾德南廣場中一座黑暗的大屋子前把門上的電鈴捺得丁丁亂響那門立時開了有一箇長長的婦人從暗中望著我們銳聲問道你們要甚

麼。福爾摩斯道。我要找施來星格博士說話。婦人答道。這裏沒有這樣的人說時。關上那門。福爾摩斯卻早把一隻腳挺住了很堅定的說道如此我要瞧那屋中的男子不論他姓甚名誰都行那婦人略一遲疑就把門開大了說道好請進在這來我丈夫無論見世界中那一箇人都不怕的說完關上了門導我們到廳事右面的一間起居室中旋明了煤氣燈走了一壁說道請等一等彼得士先生就來見你一箇伊的話果然不錯我們正在打量這一間塵封蟲蝕的房間驀見門開了一張挺大的紅色臉兩面頰長身禿頂嘴臉修得光光的人輕輕地走了進來瞧他肉下垂表面上很有藹然可親的樣子但被那一張奸惡的嘴弄壞了他做出油滑的聲音說道兩位先生這其間定是弄錯了我瞧你們或許是走錯了門罷倘一種沿著街再過去些——福爾摩斯截然說道這樣算了我們可不能再多費光陰你

是愛蒂來的亨利彼得士近來又自稱是盤墩和南美洲來的牧師施來星格博士我知道得很清楚正像知道我自己名喚歇洛克福爾摩斯一樣

彼得士很震驚的瞧著福爾摩斯冷冷地說道福爾摩斯先生我瞧你的大名不能使我喫嚇可是一箇人問心無虧你總不能嚇倒他的敢問你到我屋中來可有甚貴幹啊福爾摩斯道我要問你把那位盤墩帶來的馥蘭茜賈法克郡主怎樣擺佈了彼得士冷然道你先生倘能把這位郡主的下落告訴我那我快樂極了因爲我有一筆帳要向伊算數目在一百鎊左右除了付我一對不值錢的耳墜外不曾給過一箇錢伊在盤墩時和我們夫婦同住在一起（那時我是用別一箇姓名）以後又纏著我們直到倫敦伊的一切帳和車票都是我出錢付的一到倫敦伊就溜走了只留下這一對古舊的耳墜付伊的帳福爾摩斯先生你倘能找到伊我就

感激之至福爾摩斯道待我把這屋子搜查一下定能找到伊的彼得士道你的搜查票在那裏福爾摩斯把他衣袋中的手槍拔出了一半說道把這箇暫代少停自有正式的搜查票送來彼得士大聲道怎麽說你原來是一箇平常的強盜福爾摩斯含笑說道就當我是強盜也好我這伙伴也是一箇很危險的惡徒我們就合夥兒來抄你的家了彼得士開了門喚道愛妮喚一箇警察來當下便聽得婦人的裙幅綷縩之聲從甬道中過去又聽得一陣廳門開關的聲響

福爾摩斯對我說道華生我們的時間有限了彼得士你倘敢攔阻我們定要受了傷纔罷我問你那送到你屋中來的棺材可放在那裏彼得士道你要那棺材做甚麽我們正需用著棺中已放下尸體了福爾摩斯道我定要瞧這尸體彼得士道不得我的許可你不能去瞧福爾摩斯道如此不用你許可罷說時遲那時快他把

彼。得。士。推。在。一。旁。大。踏。步。入。到。廳。中。見。前。面。有。一。扇。門。半。開。著。我。們。就。走。了。進。去。裏。面。是。一。間。餐。室。在。那。半。明。的。燈。光。之。下。瞧。見。案。上。放。著。那。口。棺。材。福。爾。摩。斯。把。棺。蓋。開。了。棺。中。深。深。的。橫。陳。著。一。具。瘦。削。的。尸。體。燈。光。照。處。照。見。一。張。年。老。的。臉。面。在。那。美。貌。的。馥。蘭。茜。郡。主。怎。樣。受。虐。捱。餓。或。害。病。也。決。不。會。變。成。這。煤。氣。燈。把。棺。蓋。開。了。棺。中。深。深。的。橫。陳。著。一。具。瘦。削。的。尸。體。燈。光。照。處。照。見。一。張。年。老。的。臉。面。在。那。美。貌。的。馥。蘭。茜。郡。主。怎。樣。受。虐。捱。餓。或。害。病。也。決。不。會。變。成。這。枯。瘦

基。督。教。徒。所。應。當。做。的。誰。知。第。三。天。上。伊。竟。死。了。醫。生。說。是。年。老。衰。頹。這。是。天。早。上。的。意。見。你。定。然。明。白。的。我。們。託。甘。新。頓。街。的。施。天。生。公。司。料。理。伊。的。殯。殮。定。明。錯。誤。到。底。了。那。時。你。開。了。八。點。鐘。安。葬。福。爾。摩。斯。先。生。你。對。於。這。事。還。有。吹。求。之。處。麼。你。這。樣。錯。誤。可。可。憐。的。九。十。歲。老。婆。子。單。瞧。你。那。張。呆。望。的。臉。大。可。拍。得。照。片。呢。

福。爾。摩。斯。雖。被。他。的。對。手。方。嘲。弄。著。臉。色。卻。仍。沈。定。不。動。但。他。那。雙。手。緊。緊。地。握。著。拳。兒。已。足。表。示。他。的。著。惱。咧。當。下。他。說。道。我。要。遍。搜。你。的。屋。子。彼。得。士。道。請。便。請。便。我。們。停。會。兒。瞧。罷。這。時。已。聽。得。甬。道。中。起。了。婦。人。的。聲。音。和。重。重。的。腳。步。聲。彼。得。士。忙。又。嚷。道。警。官。們。請。到。這。裏。來。這。兩。箇。人。強。闖。到。我。的。屋。中。我。攆。不。掉。他。們。請。助。我。一。箇。警。官。和。一。箇。警。察。立。在。門。口。福。爾。摩。斯。便。從。名。片。匣。

中取出他的名片來授與警官道這是我的姓名住址這一位是我的朋友華生醫士警官道先生我們原是向來知道你的但你沒有搜查票可不能留在這裏福爾摩斯道當然不能我原也知道的彼得士道快拏下他來那警官莊容說道我們要拏下這位先生時以後儘可去拏福爾摩斯先生請你快去罷福爾摩斯道華生我們去罷

一分鐘後我們又到了街中福爾摩斯仍很冷淡但我卻怒火中燒覺得太恥辱了那警官跟著我們出來對福爾摩斯說道福爾摩斯先生對不起這是法律上定的福爾摩斯道警官原是原是任是你也不能如此警官道我料你到這屋中去定有道理可有甚麼事要我做——福爾摩斯道警官爲了一箇婦人失踪的事我們以爲伊就禁錮在這屋中我希望立刻得一張搜查票警官道福爾摩斯先生如此

我來醫心瞧著他們倘有甚麼可疑之點就來報與你老人家知道這時不過九點鐘光景我們仍忙著幹這勾當第一步先到勃立克司頓貧民工場病院中去據說幾天以前確有一對仁慈的夫婦上門來瞧他們一箇老病的舊僕後來得了院中去訪問那霍索姆醫士他確曾被召了伊的死自在意中不足怪的第二步我們就去把那老婆子帶回去了伊的死自在意中不足怪的第二步我們就去診治一箇老病將死的婦人日還親見伊氣絕而死當場便簽了一張證書接著他又說道我切實的對你們說這事實是尋常的病死不過見他們一箇下人都沒有暗暗奇怪罷了在那屋中時并不見甚麼可疑的事此外也沒有旁的消

天早上明天九點鐘再去時便可和賴斯德來一同去勃行咧這一天如此過去再息最後我們便上蘇格蘭場去請求搜查票因爲要地方官簽字不得不延到第二

也沒有旁的事了快近夜半時那警官趕來說他瞧見那黑屋的窗中燈光閃爍忽東忽西但是不見有人出入我們只索忍耐些兒等到明天了

這夜福爾摩斯怒得不願說話又爲了煩躁過度不能安睡我拋下他走了由他一箇人不住的吸著煙兩道黑黑的濃眉蹙在一起一壁把那細長的手指彈著椅臂原來他又在那裏苦心焦慮要解決這重疑案咧夜中有好幾次我聽他在屋中滿地裏踱著第二天早上他忽地跑到我房間中來身上穿著梳洗的便衣但瞧他兩眼深陷和慘白色的臉便可知道他昨夜是一夜未睡咧他很懇切的問我道甚麼時候殯殮八點鐘可不是麼如今是七點二十分鐘了呀華生上帝賜給我的腦子變成怎麼樣了快些朋友快些快些這是有關生死的事一百箇死機中只有一箇生機了我們這回倘再去得晏了我可決不能寬恕我自己啊

不到五分鐘我們已坐了一輛二輪輕馬車飛一般趕下倍克街去鐘樓的直到八點還缺二十五分到勃立克司頓街已八點鐘了好在送葬人也有遲到八點十分鐘柩車還停在那屋子門外到得我們的馬車停下時那棺材正由三人擡著從門內走出來福爾摩斯跳前去攔住了路伸手抵在第一箇扛夫的胸前沒口子嚷道擡回去快立刻擡回去彼得士一張血紅的大臉從棺後探出來怒呼道你這鬼到底是甚麼意思我再要問你一聲那搜查票可在那裏福爾摩斯道搜查票已在路上了這棺材須得停留在屋子裏等那搜查票送來福爾摩斯急呼道華生快些快些

命令服從了新命令仍把棺材擡回去既放到了桌子上福爾摩斯急呼道華生快些快些

這裏有一箇螺旋鑿在著又對扛夫們道我的朋友這一箇給你倘在一分鐘中

揭去棺蓋賞一金鎊不要問甚麼話自管動手做去這樣很好拔去一箇釘再拔去一箇釘大家合力揭將起來已動了已動了咦畢竟揭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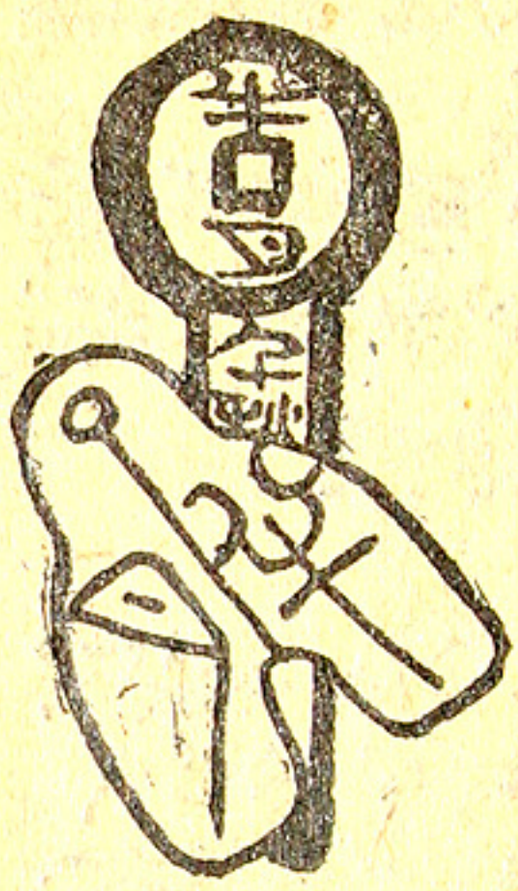
我們通力合作把棺蓋揭開了立時有一股非常猛烈的哥羅方氣息撲將出來棺中有人躺著頭部都圍著棉花浸透了麻醉藥福爾摩斯把來摘去了便現出一箇中年美人石像似的臉來一霎時間他早把臂膊伸下去扶伊坐了起來一面急著問我道華生伊已死了麼可還有一線生氣麼我們一定不致於來得太遲啊一連約摸有半點鐘光景馥蘭茜郡主當眞被那哥羅方的毒氣息塞住了氣似乎沒法挽救了末後便用人工呼吸法啊以太注射法啊所有科學上的種種方法全都用過纔見伊漸有生氣眼皮顫動了鏡子上有了霧氣了已慢慢兒的復活過來當下門外有一輛車子趕到福爾摩斯拉開了窗帘向外面望去接著回過來說道賴

斯德來已帶著他的搜查票來了但那鳥早已飛去咧這時甬道中已起了一陣沈重的脚步聲他又接下去說道這裏還有一人他能看護這位郡主比我們更爲周密的葛林先生早安我以爲我們應當趕快把馥蘭茜郡主移出去越快越好同時仍進行殯葬的事把棺底這一位可憐的老婆婆仍送到伊的葬地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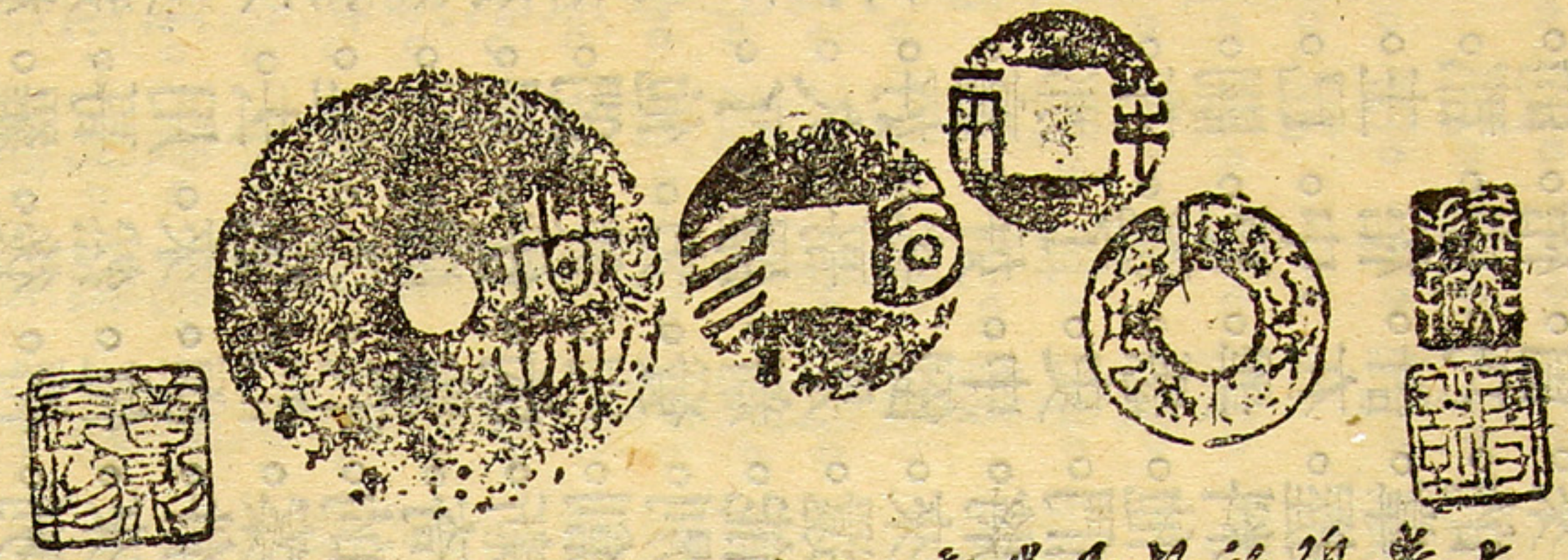
✣ ✣ ✣ ✣ ✣

這晚福爾摩斯說道我親愛的華生你可能把此案加入你的紀錄中麼這不過是舉一箇例子證明任是怎樣清明的心地有時也要糢糊的像這種小小蹉跌原是人生常有的最偉大的事就是自己能瞧得到能趕快補救逢著這種事我自問是有些兒把握的可是那夜我苦苦的想了一夜覺得我似乎得到過一箇線索一箇特點曾引起我的注意霎時間卻輕輕地拋開了直到大清早曙光黯黯之中忽

然。給。我。想。了。起。來。就。是。那。棺。材。店。中。婦。人。的。話。裴。烈。葛。林。所。報。告。我。的。伊。說。本。當。早。
就。送。來。了。可。是。爲。了。和。尋。常。的。不。同。工。夫。費。得。多。咧。伊。這。番。話。就。是。說。那。棺。材。是。和。
尋。常。的。棺。材。不。同。的。大。約。這。棺。中。有。特。異。之。處。所。以。定。製。一。具。但。是。爲。甚。麼。來。爲。甚。
麼。來。於。是。我。就。記。起。那。棺。材。很。深。又。記。起。棺。底。那。箇。枯。瘦。的。尸。體。來。安。心。想。那。麼。一。具。
小。小。尸。體。爲。甚。麼。要。定。製。這。樣。大。的。棺。材。就。爲。的。要。空。出。地。位。來。安。放。另。外。一。具。尸。
體。兩。具。尸。體。同。時。殯。殮。合。用。一。張。醫。生。的。證。書。沒。人。覺。察。要。是。我。心。地。一。時。不。懵。懂。
體。小。小。尸。體。爲。甚。麼。要。定。製。這。樣。大。的。棺。材。就。爲。的。要。空。出。地。位。來。安。放。另。外。一。具。尸。
小。小。尸。體。爲。甚。麼。要。定。製。這。樣。大。的。棺。材。就。爲。的。要。空。出。地。位。來。安。放。另。外。一。具。尸。
尋。常。的。棺。材。不。同。的。大。約。這。棺。中。有。特。異。之。處。所。以。定。製。一。具。但。是。爲。甚。麼。來。爲。甚。
就。送。來。了。可。是。爲。了。和。尋。常。的。不。同。工。夫。費。得。多。咧。伊。這。番。話。就。是。說。那。棺。材。是。和。
棺。材。不。許。離。那。屋。子。一。步。這。眞。是。很。難。得。的。機。會。眼。見。伊。竟。還。活。著。伊。的。性。命。委。
實。是。險。極。了。據。我。所。知。那。惡。徒。們。從。沒。有。殺。害。過。人。所。以。不。敢。用。辣。手。殺。死。郡。主。只。
住。棺。材。不。許。離。那。屋。子。一。步。這。眞。是。很。難。得。的。機。會。眼。見。伊。竟。還。活。著。伊。的。性。命。委。
這。事。原。是。明。明。白。白。的。八。點。鐘。時。馥。蘭。茜。郡。主。就。要。葬。了。我。們。唯。一。的。辦。法。就。須。攔。
把。哥。羅。方。迷。住。了。然。後。掩。埋。入。土。如。此。他。們。毫。無。殺。害。伊。的。痕。迹。我。料。他。們。定。是。懷。



著這種思想呢至於幹這勾當的情景你可以推想得到不見那樓上有一間可怕的暗房麼可憐的郡主已關在那裏好久了他們趕將進去用哥羅方迷倒了伊便逃華撞下樓來放入棺中棺中更灑了好多哥羅方使伊醒不過來然後把棺蓋釘上了生這眞是一箇巧計在罪惡史中倒是新發明的傚我們兩位傳道朋友這回竟過了賴斯德來的掌握料他們將來還能別創新奇的案件來咧



古泉新銓

半月一週年丹徒蘇碩人先生曾拓泉為祝古雅可愛仿其體拓布括師藏泉數品用祝

半月二週年並謝瘦鶴先生時刊拙稿之雅尚請教正

其一半兩其二東周言半月東出已二年主人為周郎也其三明四化其四共六千幣祝

半月之光正如明月之朗照四方有目共賞也

瀋陽雪影王英烈

異途同歸

程小青

異途同歸

道。我。見。爲。並　章。瞧。

一。下。子。不料。到。蘇。州。的。第二。天。早。晨。忽。新。

且。操。守。很。嚴。卻。還。是。一。箇。道。學。先。生。這。

時。他。忽。來。請。教。我。

們。一。時。眞。不。知。道。

二。位。回。蘇。料。想。必。是。什。

麼。人。家。出。了。不。幸。的。

事。今。天。卻。不。料。

『唉。就。爲。我。那。不。肖。的。少。章。他。書。讀。得。越。多。卻。越。發。糊。塗。了。昨。天。夜。裏。他。竟。

『請。問。沈。先。生。有。什。麼。事。見。教。』沈。筠。章。又。嘆。氣。

『我。因。道。

我。們。因。著。鐵。道。旅。館。張。秋。伯。自。殺。的。新。聞。好。奇。心。勝。特。地。自。動。的。回。到。蘇。州。

我。們。素。來。聞。名。的。他。寫。得。一。手。好。字。不　但。國。學。上。很。有。根。底。沈。筠。章。的。緊。急。電。話。

不告而出我已打發人往親友處問過都不知去向試想這樣鬼鬼祟祟的舉動我如何能耐所以特來煩勞兩位設法把這不長進的東西追尋回來好讓我切切實實的教訓他一番』筠章說畢已連連喘著似乎他體格本很虧弱又加上這麼一氣便有些擔受不起我瞧霍桑時見他緩緩吸著雪茄態度很是自然接著臉上微微透出笑容作安慰聲道『老先生你別這樣氣急少君雖不別而行但未必就一定有什麼不端行爲』筠章很堅決的答道『霍先生你大概還不明白我們家庭的情形我的家教素來主張嚴厲的兒輩做事必須先稟明了我才能實行這一次他竟越軌行動顯見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他從前在家的時候還算能循規蹈矩但近數年來他出外求學難保不結交幾箇損友因此他也許背地裏幹什麼不端行爲原是意想中事還有一層他這回還帶著五百元鈔幣出去呢……』霍桑聽到這裏突然張目問道『他還拏著錢走麼這就有些可疑了但那錢是怎樣……』筠章忙接口道『錢自然是我的只是現在的所有權卻已歸他因爲這筆錢本來是他求學的費用後來他在遠東大學的附中時大考時得了第一該校的定章凡得第一的得免費一年作爲獎勵如果以後能得年年保持在前三名還可以繼續免費這事倒虧他直維持到今年大學畢業所以省下了這項款子當時我向

他說過既然是學校裏好意獎勵我做家長的自然應當贊助故而就把這筆錢給他自己執管那裏知道現在倒反而助他作惡哩』霍桑沈吟了半晌問道『少君的錢平時安置在什麼地方』筠章道『他向來放在他的小鐵箱裏的今天早晨我們見箱門開著才知道他帶出去了』霍桑又道『那麼他在昨晚什麼時候出去的你可有些端倪』筠章搖頭道『這卻不知道了直到清早時傭人起來瞧見後園的門開著方才發覺牀上的被褥摺疊整齊光景昨夜沒有睡過』那時我不禁插口道『這樣看來定是上半夜走的了可是他如果去等火車至少要捱過五六點鐘才得趁一番他也不再提及我想不至於就爲著這原因出四點五十八分的車到上海去』霍桑向我瞟了一眼緩聲道『你怎知道他要趁火車呢卽使他要乘車又怎知道他的目的地定在上海二點四十三分一班往西的火車麼』我聽了他的話雖未必沒有辯難的餘地但這時憑空無據也不便再說不是有好譬如飲酒賭博等等』筠章道『沒有的有時他霍桑又向沈筠章道『請問少君平日可有什麼嗜出去瞧瞧了』霍桑向我瞟了一

走罷』霍桑不答但問道『少君已經訂婚了麼』

筠章點點頭忽從桌子抽屜裏取出一張照片來說道『這就是錢美珏小姐生得也不錯啊』霍桑瞧了一瞧便道『這婚事是否出於老先生的主意』

筠章點頭應道『正爲著如此他才覺得不滿意並且有什麼自由不自由的話頭但那頭親事還是二十年前我和錢親家指腹約定的這時如果突然退婚怎麼對得住人家女兒因此不能不委曲求全向少章說了幾句決絕的話打斷他那更變的意想況且婚期已近差不多只有三箇月了』霍桑忽回頭瞧著我道『包朗這種指腹訂婚的制度你可贊成麼』他說了這句似諷似譏的說話不等我作答又向筠章道『沈老先生你別見氣我看少君出走多分是爲著這婚姻問題呢』筠章遲疑了半晌忽作慍怒聲道『如果這樣那眞是不道德的行爲啊』我又攙言道『沈先生我以爲道德的標準常跟著時代而變遷的處在現今的時代若使一例用舊眼光論事那自然要激出意外的事故來了』筠章聽了只張著眼向我呆瞧並不答話我覺得沒趣便把目光逃去恰巧瞟在桌子上的一張上海報上我心中一動忽而記起一事就起身取了那張報紙果眞是隔日的申報我的眼光只在封面告白上略一瀏覽便滿我所望不禁大喜因又對筠章道『沈老先生你不是不贊成我的話麼那麼請你瞧這一段廣

告』原來那廣告就是本城鐵道旅館登的也就是必帶這麼許多錢了所以我想假使情勢上不逼他道姓的少年』筠章道『霍先生何以見得呢』霍桑老先生不必著急我料少君還不至於效法那張路廣的幾張登載』我們都點頭贊成筠章招呼了

我年正招家族認領尸體沈筠章接過報紙瞧了一回臉上漸漸的泛白兩隻手也撅撅抖箇不住忽而顫聲說道『唉我眞想不到現在少年的意志竟這麼奇怪難道我那可憐的孩子也會走這一條路麼』當日報上登幾天廣告應許他的要求他也許就會回來因爲出走的人對於輿論方面自然特別注意的霍桑忙安慰他道『這箇法子很好不妨就試一試』霍桑也點頭道『這箇法子很好不妨就試一試』筠章想了一想才道『二位既然這樣說我就去擬一箇廣告託上海朋友代登本城的小報也揀銷路廣的幾張登載』我們都點頭贊成筠章招呼了

一聲便轉身出去霍桑目送他去後便從衣袋裏掏出雪茄煙匣來分給我一支彼此燒著吐吸我瞧他的精神不很興奮默想他大概爲著這案子太簡單還不彀引起他好奇心的緣故不多一回筠章已拏著幾張信箋進來他坐定後對我們說道『現在我把那擬就的廣告念給兩位聽罷』接著念道『少章知悉你不告而走我很詫異卽使有難決的事故父子間也可剖誠商搉見報卽速歸家勿固執自悞筠白』霍桑道『這樣很好只是事不宜遲如果立卽就寄明天還來得及登出來呢』筠章答道『我已經寫好了一封快信寄給我一箇朋友敎他速卽代登』說著他就把廣告封好走到門口喊道『阿林阿林』那時有箇年輕的僕人進來應道『阿林出去了』筠章道『那麼這一封快信就是你替我去寄罷』僕人應了一聲拏著信去了筠章回身來定了一回神又道『現在雖然已經登了廣告然而內中有沒有別情仍舊要請二位出幾分力偵查一下』霍桑正待回答忽見外面闖進一箇人來那人年紀已五十開外面貌似很誠慤這時手裏執著一隻白帆布鞵子額上汗珠滴滴呼吸也很急促狀態異常慌張斷斷續續的說道『老……老爺……不……不好了』我們一見此狀不由的都立起身來筠章更慌得厲害顫聲問道『阿林怎麼樣』阿林止不住眼淚直淌嗚咽著道『少……少主死了……

……他投河死的』筠章直跳過去緊握著阿林的兩臂說道『你的話實實在在現在在那……那裏……快領我去』筠章說著拖了阿林就走我和霍桑聽了這意外的驚耗便也急急跟著他們走去出門後穿過一條小巷便是一片廣田又經過一座鄉人的村落那老僕已停止了腳步那時我見條石橋旁邊圍著許多人筠章搶上前去分開衆人問道『就是這裏麼少章的尸體在那裏呢』阿林還沒回答就有幾箇鄉人道『一定沈在河底沒有浮起來哩』另有一箇人道『前幾天下了大雨水流得多麼急也許飄向城河裏去了』筠章一聽不禁老淚縱橫掩面悲泣起來霍桑恐再發生什麼意外便竭力安慰了幾聲吩阿林扶老主人回店裏去問金先生金先生說是沈家少爺的名片那彷彿要自己跳到河裏去尋屍一般幸虧那送信的少年僕人也回來了才帶拖帶勸的扶他歸去霍桑脫身後便找幾箇鄉人細問情由內中有一箇首先發見這事的人答道『我剛才經過此地見有幾箇他們從水面上撈起幾張鈔票他們見了我便一哄而散當時我很覺詫異可是再在水面上尋尋已尋不出鈔票只見水草中間還浮著兩三張名片我不識字不知道是誰的後來又在河邊草裏又找到了一隻白帆布鞋子我更覺疑心因此擊到弄口雜貨

時恰巧阿林老伯伯經過金先生把他叫住我又說明了情由阿林伯伯一見我手中的鞵子便認識是他少爺的他又說了少爺出走的事所以金先生就斷定他是投河自盡的阿林伯伯著了慌便搶了我手裏的鞵子回去告訴他的老主人』霍桑道『那幾張名片呢』那人道『還在金先生那裏他因爲要看店不能出來可要我去拏來麼』霍桑搖頭道『不必那也沒有什麼關係』說著謝了那人又向河岸上視察了一回便和我回到沈宅見筠章淚流滿面的躺在安樂椅上霍桑走到他跟前安慰他道『沈老先生你別過於悲傷令郎的尸體既沒有找到似乎還算不得完全失望』筠章悲哽道『霍先生多謝你的美意但我卻已完全絕望了試想他在黑夜中走到那荒僻的田野中去不是自盡又爲什麼呢』接著又哭道『自從拙荊過世以來我雖然感受家庭寂寞幸喜還有這孩子做伴滿望他將來承懽膝下又誰知空騙我一場唉我自問生平不曾爲非作惡又何至於如此結局呢』說時仰起頭來瞧見兩箇僕人站在旁邊便道『你們在這裏做什麼還不去打撈尸體麼』那阿林手拭著眼淚應了一聲因向那年少的僕人道『三寶你侍候著主人我一箇人去彀了』說著又向三寶遞了一箇眼色似乎教他防著主人不要更鬧出別的岔子阿林既回身出去我們正待商量進行的方法忽見阿林又

回了進來手裏拿著一封信授於筠章道『還有什麼人寄信給少爺哩』說完又恩恩出去筠章接過封上瞟了一眼便向筠章道『沈先生我瞧這封信有些蹊蹺你瞧信面上寫著『名內詳』三箇字好似帶著些祕密性質可能容我拆開來瞧一瞧麼』霍桑念畢很注意的說道『這筆迹好似女子寫的筠章點了點頭便將信授給霍桑霍桑拆信念道『

少章先生我雖和你沒有見過面可是我聽說你已在大學裏畢業諒來是一箇高尚的人物必不願意受人侮辱的但你可知道你的未婚夫人卻有不軌舉動麼你如果不信盡可在傍晚時分到拙政園去偵查一下眞相如何就可以明白了楊月清敬告』

霍桑念畢很注意的說道『這筆迹好似女子寫的麼人寄信給少爺哩』說完又恩恩出去筠章接過封上瞟了一眼便向筠章道『沈先生我瞧這封信有些蹊蹺你瞧信面上寫著『名內詳』三箇字好似帶著些祕密性質可能容我們拆開來瞧一瞧麼』

霍桑桑霍桑桑拆信念道『

筠章只呆呆出神並不答話接著嘆了一口氣似乎深自悔恨忽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霍桑見筠章如此無從措手因只婉聲安慰他道『老先生你須加以偵查才能明白眞相好在我們還有幾天勾留或能有消息奉告再見罷』

姑且別急保重身子要緊我以爲此番令郎失蹤尚以偵查才能明白眞相好在我們還有幾天勾留或能有消息奉告再見罷』

那天午飯罷後霍桑忽往後院中去打盹不一回便將信授給筠章只呆呆出神並不答話接著嘆了一口氣似乎深自悔恨忽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霍桑見筠章如此無從措手因只婉聲安慰他道『老先生你須加以偵查才能明白眞相好在我們還有幾天勾留或能有消息奉告再見罷』

那天午飯罷後霍桑忽往後院中去打盹不一回便將信授給筠章只呆呆出神並不答話接著嘆了一口氣似乎深自悔恨忽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霍桑見筠章如此無從措手因只婉聲安慰他道『老先生你

備往城河中去打撈尸體我就跟著同去但在內城河中繞了大半箇圈子仍舊沒有撈到後來在盤門城外的弔橋下面又發見一張沈少章名片顯是從城內流出去的但別的卻沒有什麼直到夕陽西斜我方才歸家霍桑卻已獨自出外我暗自詫異不知他一箇人出去是否就爲著沈家的案子怎麼早先不和我說明我又想起胥門外發見的那張名片似乎沈少章的尸體已流出城去如果如此那就不容易撈尋但就種種方面觀察少章的投河不像是自盡只不知道霍桑見解是否和我相同那時他既不在我也無從質證等到天色垂暮才見霍桑從外面回來我見他愁眉不展似乎有什麼事不很稱心因忙問道『霍桑你從那裏來不是就爲著探聽沈家案子麼』霍桑點頭道『正是你不是也出去探聽的麼怎麼一箇人悄悄出去不告訴我一聲現在先聽聽你的成績』我就把網船撈尸沒有端倪又在城外發見名片的事說了一遍霍桑沈吟了一下問道『那麼你對於這件案子的意見怎樣』我乘機發表道『我以爲沈少章決不是自盡』霍桑道『何以見得』我道『如果他要自盡爲什麼要帶五百元的巨款況且投河的人斷不會愛惜他的鞵子即使要脫了鞵子投河何以又只脫一隻鞵子這豈非都足以證明他不是自盡麼』霍桑微笑道『你的話不錯但可還有別的見解麼』我道『我想他

一定是被人害死的』霍桑道『被什麼人害死的包朗你這一種理解我實在不敢贊成』我不解道『爲什麼呀』霍桑道『試想少章出走事前連家可有什麼證據』我道『現在有一種不正當的船戶專在晚上出現往田裏去偷摸些產品想必少章遇著了這種人起先他們不過見財起意要想行劫至於銀錢露眼更不近情理你想他們便將他處死末後又將尸首拖到船上預備往別處去丟掉借以滅迹』霍桑道『那麼解釋呢』我道『這一定是在那劇鬪和搶奪的當兒丟下的』霍桑道『如果沒有目的何以會走到田野間去這都不是有些說不通麼』我聽了他的駁詰不禁漲紅了臉反問他道『那麼你的意見怎樣也請你說說』霍桑忽搖頭笑道『你可是就從那封

告密信上著想以爲這事是少章未婚妻主使出來的一箇圈鍵我當然是非常注意的不料我在拙政園灣灣曲曲剛走到一張照片一瞧那信果眞是『你別打斷我的說話』霍桑道『你瞧了兩箇鐘頭竟使我失望但我們案的眞相這一著還不能輕輕放過你若要明白全園裏掏出一張照片給我瞧瞧了一瞧忙退了一步探首一瞧忽的停止了腳步輕輕將我的衣服一拉又仰著臉望著霍桑忙向我丟了一箇眼色似乎怪我不該說話聲道『是啊不和片中完全相肖不禁失聲道『霍桑我天傍晚我們再一同去走一遭罷』次日傍晚我們已進了拙政園灣灣曲曲剛走到假山腳下霍桑忙向我丟了一箇眼色似乎怪我不該說話聲道『是啊不和片中完全相肖不禁失聲道『霍桑我天傍晚我們再一同去走一遭罷』次日傍晚我們已進了拙政園灣灣曲曲剛走到假山腳下霍桑忙向我丟了一箇眼色似乎怪我不該說話聲道『是啊不和片中完全相肖不禁失聲道『霍桑我

果然見有一男一女年紀都約摸二十不是有兩箇人麼』我一聽忙退了一步探首一瞧忽的停止了腳步輕輕將我的衣服一拉又仰著臉望著霍桑忙向我丟了一箇眼色似乎怪我不該說話聲道『是啊不和片中完全相肖不禁失聲道『霍桑我天傍晚我們再一同去走一遭罷』次日傍晚我們已進了拙政園灣灣曲曲剛走到假山腳下霍桑忙向我丟了一箇眼色似乎怪我不該說話聲道『是啊不和片中完全相肖不禁失聲道『霍桑我

裏握手談心霍桑又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照片給我那左右正在那面四角亭裏瞧一瞧只是還沒有動靜似乎有點不對頭我們已進了拙政園灣灣曲曲剛走到假山腳下霍桑忙向我丟了一箇眼色似乎怪我不該說話聲道『是啊不和片中完全相肖不禁失聲道『霍桑我

細根究根究呢』我問道『那麼我的事完後就先出了園門就沒有你的事我卻在暗中偵察還要仔做窺探他們舉動似的故意使他們覺察等到他們都走了纔忽附著我的耳朵道『他們也許已經瞧見我們了纔忽附著我的耳朵道『他們也許已經瞧見我們了

自回去麼』霍桑說完已退向假山後去只點頭示去我暗想霍桑分派我的職司已經完畢正要雇車回家忽的意我於是故意躡足走向亭子上去那時他們倆的態度似乎還沒有覺察後來那女子偶然回頭過來見了我偷偷掩掩的舉動頓時粉臉上現出慌張狀回到十梓街寓裏時路燈已上我的身旁有一輛車子從東面過來險些撞在我的身上我擡頭一瞧車子中坐的卻是霍桑我回想剛才的經歷顯來就伸手將伊的同伴推了一推那箇戴草帽和穿外國紗長衫的少年受了伊的默示也回過頭來瞧我我見那人面貌非常漂亮新劇人式的頭髮剪得十分齊整我不便多瞧因假意回轉頭去裝做看池裏荷花的模樣但目光卻時時從眼梢裏窺探他們不一會他們似乎覺得眼中有刺不敢再留便走出亭子向假山下面走去我遠遠跟著他們也不時回頭瞧我我一直跟出園門見他們坐上車子向西而

你怎麼把這話問我我們剛才不是明明眼見的麼

以爲那錢美玨果眞有什麼外遇麼』我詫異道『

煙談論那事結果卻又出我所料霍桑問我道『你

是一箇疑問直到霍桑回寓我們吃晚餐罷後彼此吸

發現不知是否已流入大河裏去或是被人移去還

一箇關鍵此刻已很明顯但他的尸體至今還沒有

沈少章所以出走主因就在乎此霍桑所說那信是

見那楊月清的警告信已的確不是虛構因此可知

我的身上我擡頭一瞧車子中坐的卻就是霍桑我

回家忽的

去我暗想霍桑分派我的職司已經完畢正要雇車

」霍桑笑道『不錯但你實在沒有瞧清楚須知那美玨的同伴並不是男子只是一箇翦髮的新女子喬裝的同伴乃是伊的同學汪文英所以如此做作』霍桑呼吸了一時竟疑信參半不知所答霍桑呼吸了」我一聽這一時竟疑信參半不知所答霍桑呼吸了目的就要破壞伊和沈少章的婚約』」我道『這眞幾口煙又說道『我來告訴你昨天我讀了那封告發信以爲就是少章出走的主要原因爲澈究眞相計不能不調查明白所以不惜走了兩趟但方才我見了他們起初也信以爲眞後來我見那男子行步的姿勢和彼此間神氣卻似有故意做作的狀態直到跟到臨敦路錢家我見他們一同進去才確信他們倆決不是一對戀人我們卻誤會了』」我道『你既明只可惜那沈少章還沒有結局他的尸體不知倒底……』」霍桑不待我說完忽阻止道『你說那裏話少章實在沒有死我料他不久就會得回來的』霍桑點點頭道『我已託故進去見過楊月清的告發信也是伊自己假造的了』」霍桑只名譽卻不願結成怨偶』」我道『這樣說那封具名著不贊成指腹訂婚制麼』霍桑道『這是一箇原因此外伊還風聞沈少章已有戀人故而寧願犧牲

」我驚道『當眞麼我因他尸身至今不曾發見也疑他未死但你可有什麼憑證」霍桑忽從椅子上起立打開皮包取出一隻白帆布鞋子來說道『你瞧這一隻鞋子不是和昨天岸邊發見的一隻相同麼』我一見應道『正是你從那裏得到的」霍桑道『我從少章牀上的枕頭下面尋到的」我瞠目不解霍桑道『昨天午後我午睡醒來見你已出外我就也往沈家裏去那時沈筠章睡著我但和阿林說通向他索取了錢美玨的肖照又到少章臥室中察驗了一回就尋得這隻鞋子觀此可見少章出外裝做投河的模樣故意藏了一隻鞋子留在岸邊打破的因此他才允許退婚現在好做他已死了結了錢家的婚事他自己就會得出面況且今天報上廣告既然依舊登了出來所以……」說到這裏忽見一箇女僕傳進一張名刺進來霍桑一接忽而跳起來道『唉包朗我給你介紹這是沈筠章先生的少君少章世兄」說時已見有一箇穿白夏布長衫的少年手執草帽緩步走進室來一見我們更深深的行了一箇鞠躬禮低聲說道『我已見過家父他老人家不但寬恕卻還成全了我的素志我眞不知道怎麼樣感謝二位」霍桑笑道『這件事你應得謝謝包朗先生須知令尊的道德觀念乃是被包君打破的因此他才允許退婚現在好在錢家小姐也有此意將來磋議起來不致另生支

節。你也儘可安心了。』少章羞紅了一陣。果然重向了得一箇印證。不致於始終固執。『我不禁點頭道。『原來如此。我當時將報紙取給令尊時一翻就得果眞很好。但佈置上究竟還有破綻。別的莫說。你把也暗暗詫怪怎麼這樣湊巧。卻想不到也是你故意紙幣和名片散在河裏。眞是一箇最大的漏點。須知就情理而論。自盡或被劫都不致有這種事實發生。卻只顯得你故意作假。欲蓋彌彰。罷了。』沈少章道。『我這舉動。原只想矇蔽一時。所以並不曾計畫周密。當然逃不掉先生們的法眼了。』霍桑道。『那麼我要請問一句。此番的事。可是你自己主動的麼。或是。你的——你的愛者——』少章這時越發漲紅了臉。忙接口道。『不是此事的動機。就是那自殺的。那個抱著革新的觀念。並且風聞你已有了愛人。才將伊潔的好女子。不過伊對於指腹婚的惡俗意存破壞。竟使你如願以償。那個因著指腹婚的惡俗。



煙波

陸澹盦

李飛。是不。十。分。喜。歡。吸。煙。帶。著。一。隻。很。精。美。的。煙。盒。這。是。預。備。著。用。心。思。時。候。吸。的。但。是。他。衣。袋。之。中。總。盒。內。裝。滿。著。上。等。的。紙。煙。便。吸。得。愈。多。他。每。逢。遇。到。什。麼。疑。難。的。事。情。一。箇。人。苦。思。力。索。起。來。便。一。刻。不。停。的。吸。煙。好。像。借。著。那。裊。裊。不。斷。的。煙。雲。可。以。提。起。他。的。性。靈。來。一。般。所。以。我。可。曾。用。過。什。麼。心。思。祇。要。打。開。你。的。煙。盒。子。一。看。就。能。知。道。他。也。含。著。笑。點。頭。承。認。

這一天是十一月廿七星期日。喫過午飯之後。我們倆。想出去看影戲。將要出門之前。李飛偶然把煙盒子打開。一看。見裏邊祇賸了一枝紙煙。再看那桌上的香煙罐內。也賸得兩三枝了。他便掏出三角小洋來。打發女傭朱媽出去買一盒十支的國旗牌紙煙。朱媽去了一會。拏著一盒紙煙回來。李飛接過去。

煙。盒。裏。誰。知。剛。一。拆。開。忽。然。失。聲。的。怪。呼。起。來。道。咦。胡。亂。搪。塞。他。們。就。算。要。作。弊。也。決。不。會。傻。到。這。箇。樣。

朱　媽。這。紙。煙。是。那。裏。買。的。

我。披。在。身。上。猛。聽。得。李。飛。這。樣。很。突。兀。的。詰。問。他。便。

裏。買。的。怎。樣。呀。難。道。是。懺。過。的。嗎。李。飛。道。倒。不。是。煙。紙。店。裏。的。人。倒。不。見。得。是。存。心。來。欺。騙。你。的。

呆。呆。的。答。道。就。是。前。街。靠。馬。路。轉。角。上。那。爿。煙。紙。店。的。你。們。來。看。這。一。匣。那。裏。是。煙。呢。我。同。朱。媽。走。過。去。了。

朱　媽。正。拏。著。一。件。斗。篷。替。我。披。在。身。上。猛。聽。得。李。飛。

這。樣。很。突。兀。的。詰。問。他。便。

一。看。大。家。都。呆。了。原。來。這。

卻　是。一。匣。子。的。木。屑。朱　媽。

眞。豈。有。此。理。怎。樣。拏。木。屑。賣。人。家。的。錢。呢。待。我。拏。去。

調。換。我。還。要。罵。他。們。幾。句。哩。李。飛。止。住。他。道。且。慢。我。

想。那。煙。紙。店。裏。的。人。倒。不。見。得。是。存。心。來。欺。騙。你。的。

紙。煙。這。樣。東。西。人。家。買。了。去。就。要。拆。開。來。吸。的。豈。能。

拾。好。了。方。纔。跟。我。下。樓。稟。明。了。老。太。太。一。聲。三。箇。人。

手。裏。拏。著。這。一。匣。木。屑。翻。來。覆。去。看。箇。不。停。等。我。收。

情。你。也。值。得。費。心。思。嗎。李。飛。聽。了。我。的。話。一。聲。不。響。

一。聲。他。們。肯。認。帳。最。好。不。肯。認。帳。也。就。罷。了。這。種。事。

弊。與。你。我。什。麼。相。干。我。們。出。去。的。時。候。順。便。問。他。們。

一。眼。道。你。又。要。沒。來。由。的。找。事。情。做。了。就。算。內。中。有。

件。事。情。十。分。奇。怪。倒。很。有。研。究。的。價。值。呢。我。瞅。著。他。

裏。去。問。問。也。許。能。問。出。一。點。端。倪。來。我。覺。得。這。

上。和。他。們。去。吵。鬧。我。們。橫。豎。要。出。去。了。不。妨。一。同。到。

便一同出去

那馬路轉角上這爿煙紙店牌號叫做宏昌倒也是十幾年的老店了我們到了店門口李飛走近櫃檯邊和一箇年輕的夥計招呼了便拏出那一匣木屑來給他看和他說明原委那夥計接過去看了一看搖著頭道我們店裏決不會拏木屑賣人家錢的恐怕你們弄差了吧朱媽在旁接口道明明是你們店裏賣出來的那裏會弄差呢說的時候櫃檯內還有幾箇夥計大家都圍攏來看這班夥計大半是二三十歲的少年他們那裏肯承認七張八嘴都說店裏決沒有這一回事惹得朱媽發起火來便要和他們爭論李飛一面攔住朱媽一面便笑著對店裏的人說道這一匣紙煙不過兩角幾分洋錢誰喫虧都可以不過事情總得弄箇明白我們決不會爲了兩角幾分洋錢前來訛詐這一層諸位大概都可以相信的了現在我倒有一箇解決的法子這一小匣煙當然是打從大匣子裏取出來的現在你們不妨照樣再拏一匣出來當面拆開一看要是拆開來是好好的紙煙那末就算是我們弄差了不必再談倘然裏邊也是木屑這事就奇怪了你們必須要仔細根究纔是這時候帳檯上坐的一位老先生也走過來了他聽李飛的話說得很有理便命一箇夥計取一匣國旗牌來放在櫃檯上李飛請那老先生自己開拆匣子剛一開拆一班在旁觀看的夥計大家都面

面相覷著做聲不得原來那一隻匣子裏邊果然也是滿滿的一匣子木屑這時候李飛倒不作聲了店裏的衆夥計大家頓時議論紛紜起來帳房先生親自走過去把那一大匣子的紙煙都取過來仔細一看原來這一匣還是剛纔打開的內中五十小匣祇賣掉一匣這就是朱媽去買來的了衆夥計還有些不相信又一連打開了三四小匣誰知裏邊完全都是木屑連一支紙煙都沒有帳房先生道不必拆了大概這一大匣內都是一樣一面便向李飛道歉道這種弊病一定是出在香煙公司裏所以我們一點也不曉得請你要原諒我們李飛道我也說你們決不知道怎能怪你們呢但是這種弊病究竟出在公司裏呢還是出在你們自己店裏這倒也要細細的調查纔是衆夥計聽了這話異口同聲的說道這是一定出在公司裏我們店裏的人決不會幹這種事情的帳房先生對衆夥計道店裏還有幾匣國旗牌紙煙快快檢點明白倘然都是木屑我們也好向振華公司去交涉呀一箇夥計走過去點了一點道這裏一共還有十三大匣帳房先生道你再拏一匣來拆開看看裏邊可是木屑不是那夥計果然拏了一匣來拆開一看卻是好好的國旗牌紙煙並不是木屑了帳房先生不信再拏一大匣來從中拆開一小匣也是好好的紙煙不是木屑李飛在旁觀看倒也弄得莫名其妙心裏暗想爲何內中祇有一大匣裝

的。是。木。屑。呢。這。時。候。店。裏。的。人。大。家。議。論。紛。紛。都。說。要。算。這。一。種。最。得。利。了。聽。說。去。年。一。年。整。整。的。賺。了。
一。定。是。公。司。中。人。作。弊。必。須。要。與。他。們。嚴。重。交。涉。纔。八。十。萬。洋。錢。西。歐。公。司。所。出。的。冰。山。牌。紙。煙。本。來。是。很。通。行。的。自。從。國。旗。牌。一。出。生。意。便。完。全。被。他。搶。了。
好。那。帳。房。先。生。卻。另。外。取。了。一。匣。煙。換。給。李。飛。並。且。去。了。振。華。公。司。的。總。理。孫。永。熙。和。我。家。還。帶。著。一。點。親。戚。哩。我。問。道。三。嬸。娘。的。內。姪。女。兒。不。就。是。嫁。的。那。箇。孫。永。熙。嗎。李。飛。道。不。差。就。是。他。呀。我。與。他。在。三。叔。家。裏。會。過。兩。次。這。人。很。精。明。強。幹。學。識。也。不。差。振。華。公。司。歸。他。總。理。怪。不。得。要。發。達。起。來。了。
向。李。飛。再。三。道。歉。這。時。我。便。拉。著。李。飛。的。衣。服。道。這。
走。罷。要。是。耽。誤。了。影。戲。的。時。刻。我。可。不。答。應。你。的。李。
事。究。竟。是。那。一。方。面。作。弊。與。我。們。都。不。相。干。了。我。們。
飛。含。笑。點。點。頭。一。面。打。發。朱。媽。回。去。一。面。便。喚。了。兩。
輛。車。子。與。我。同。往。上。海。影。戲。院。觀。看。影。戲。
好。那。帳。房。先。生。卻。另。外。取。了。一。匣。煙。換。給。李。飛。並。且。
一。定。是。公。司。中。人。作。弊。必。須。要。與。他。們。嚴。重。交。涉。纔。
事。究。竟。是。那。一。方。面。作。弊。與。我。們。都。不。相。干。了。我。們。
走。罷。要。是。耽。誤。了。影。戲。的。時。刻。我。可。不。答。應。你。的。李。
飛。含。笑。點。點。頭。一。面。打。發。朱。媽。回。去。一。面。便。喚。了。兩。
輛。車。子。與。我。同。往。上。海。影。戲。院。觀。看。影。戲。
我。們。到。了。影。戲。院。裏。時。候。尚。早。影。戲。還。沒。有。開。映。
李。飛。坐。著。沒。事。和。我。閒。譚。便。又。提。起。那。紙。煙。的。事。
哩。情。來。了。他。蹙。緊。了。眉。頭。道。這。件。事。很。是。奇。怪。近。年。來。
國。旗。牌。紙。煙。銷。場。極。好。振。華。公。司。所。出。的。各。種。紙。煙。
好。銷。數。上。便。很。有。關。礙。振。華。公。司。的。營。業。恐。怕。要。大。

受打擊了我笑道你心心念念還是想的這一件事情眞算得是愛管閒事了你又不是振華公司的股東他們又不託你偵查何必要你白費心思呢你一用心思又是紙煙晦氣我勸你還是少吸幾枝紙煙罷他聽了我的話笑了一笑這時候電燈一熄銀幕上的影戲開始映演了我們一心看影戲譚話就因此中止

這一天晚飯之後李飛整整的吸了二十枝紙煙我知道他爲了白天那件事又在那裏用心思了我也不去說破他心中卻暗暗地好笑

第二天早上八點半鐘李飛剛要到公司裏去朱媽忽然拏著一張名片上來說有一箇客人在會客室裏等著李飛接過名片一看上面印著「孫永熙」三箇字他便笑著給我看道你說人家不託我偵查如今託我的人來了我見那孫永熙果然來找李飛心中倒也覺得高興起來李飛問我道你也一同下去見他嗎我躊躇道客客氣氣我不下去也罷李飛笑道你還怕見陌生客人嗎你既然要做我的特別書記那就不能不一同下去了我道呸那一箇怕見生客沒有我的事我自然就不下去了你既然要我下去我就去聽你們談談也不妨呀當時我們倆便一同下樓走進會客室孫永熙正伏在桌上看報見我們進去急忙站起身來招呼我看那孫永熙有四十開外年紀身材高大黑蒼蒼的面孔兩眼很有

些威勢露出一種精明強幹的樣子李飛替我們介紹了大家坐下來略略寒喧了幾句孫永熙便開口對李飛說道今天爲着一樁很疑難的事情特地前來要拜託你替我解決解決李飛點頭道這件事恐怕我已經知道了可是爲那國旗牌紙煙出了毛病後來嗎孫永熙很詫異的道正是這件事你怎樣已經知道了呢李飛笑道我非但知道而且還買着一小匣哩當時就把昨天的事情大略述了一遍孫永熙聽得吵嚷出去不大好聽一面卻著手偵查務求水落石出以除後患我們這種國旗牌紙煙目下正在暢銷的時候萬一市面上有了謠言銷路便要呆滯公司中方纔說起報告的人家一起一起的來得多了異起來祇得命他們把假貨退回照數換給他們免得再鬧出什麼亂子來但是一時茫無頭緒教我趕緊查明這弊病出在那裏作弊的是誰早日破案免得打從那裏查起呢警察局裏的包探我是不十分信任他們的而且恐怕張揚開去反爲不妙所以也沒有報告警局昨天晚上我忽然想起你的偵探術十分高明已經有好幾箇人同我說起大家都非常稱承認以爲是他們店裏的夥計自己出了毛病後來

讚你所以我特地前來拜訪要想請你替我偵查偵查不知你可能答應我嗎李飛點頭道這有什麼不可以呢倘然我探不出來你可不要笑我孫永熙道你能答應我我就感激極了現在你對於這件事情你可有什麼具體的意思嗎李飛道這件事情我昨天已經想了半天略略有一點意見如今聽了你的話把我的意見又完全推翻了在我起先的意思以爲這種弊病一定是出在煙紙店裏誰知現在聽你說來各家煙紙店都有發現那末這一箇弊端恐怕是出在你們公司裏了孫永熙道你也以爲這弊病是出在公司裏嗎但是我仔細想來我們公司中人要想作弊實在是很不容易你倘然到我們廠裏去一看自然就知道了廠裏捲煙裝匣裝箱各部工人雖多處處都有檢查的人留心偵察耳目衆多斷不能出什麼毛病李飛道你們廠裏可有棧房嗎孫永熙道有的我們的貨物向來不上別家的棧所以也決不會出毛病的李飛道這件事果然離奇得很假定弊病是出在你們公司裏你意中可有什麼可疑的人嗎孫永熙想了一想道祇有管棧房的那箇林震生有人說他很喜歡賭錢但是他對於公事倒還認眞並沒有什麼差誤也不見得會作弊呀李飛燃著了一枝紙煙吸了幾口仰著頭默默的想了一會便問孫永熙道你們的總廠不是在楊樹浦麼孫永熙道不差在楊樹浦的西面李飛道我想到你們的

廠裏和機房裏去看看也許能查出一點端倪來孫永熙喜道這樣很好橫豎我的汽車停在外邊我們一同去罷李飛點點頭便站起身來打了一箇電話給公司裏請了一天假電話打完迴過頭來問我道你去不去呢我說道在家裏也悶得慌倒不如跟你們一同去罷李飛道你同去也好今天天氣很冷你還是把斗蓬披上我的大衣也可以拏出來了我答應了一聲回到樓上自己披了件斗蓬又把李飛的大衣拏出來和孫永熙已經站在會客室門口等我我把大衣交給李飛三箇人一同出來帶到樓下李飛

如何李飛點頭答應帳房便領了我們兜到貨棧的前面李飛留心察看那所貨棧離廠屋約有二丈多遠中間隔著一方空地牆壁窗戶造得都十分堅固棧外空地上果然堆著五箱紙煙我們走近一看內中兩箱已經打開了其餘三箱卻原封不動李飛在那打開的兩箱中間抽出一匣拆開一看果然是木屑之類並非紙煙孫永熙又隨手拆開兩匣與李飛手中的都是一式一樣只氣得他臉上失色半晌說不出話來李飛問道你們這木箱裏邊爲何不襯一層洋鐵皮呢孫永熙道這是向來不襯的自從歐戰之後洋鐵皮的價錢飛漲覺得有些犯不上所以箱子裏邊祇用油紙等類塡襯不用洋鐵皮了李飛道究竟還是用洋鐵皮妥當些這倒是不可省的孫永熙問那帳房道五箱紙煙他們祇開了兩箱怎能說完全都是木屑呢帳房道大概他們也是猜度之辭因爲兩箱都是木屑所以還有三箱也一概都不要了孫永熙道你叫人把那沒開的三箱撬開來看看再說帳房點頭答應便去叫了一箇工人來將三隻箱子一齊撬開誰知那三箱果然都是木屑連一枝紙煙都沒有孫永熙歎口氣道這眞奇了別家煙紙店裏不過發現一兩匣罷了偏偏他家這五箱卻完全出了毛病眞是怪事李飛問道這樣一箱紙煙值價多少孫永熙道每箱一百大匣計五千小匣批價大約一千塊錢左右李飛道這爿永大煙紙店能批

五箱大約生意一定不小了難道這兒店回回來批
都是這樣多的嗎孫永熙道並不
回是特別的平常來批也不過一
大約有箇外幫客人向他轉買所
李飛聽說便也不再詰問
停了一會我們到貨棧裏去查看
林震生恰巧背著手站在門口見總
臨便忙不迭的上前招呼陪著我們
那林震生約有三十多歲年紀中等
都很活潑再看那貨棧裏邊並不
右手的角裏另外隔著一小間想
的紙煙大約有百幾
十箱孫永熙向林震生道現在棧裏還有幾箱國旗
牌林震生道還有三十二箱都堆在那邊角裏李飛
二箱兩箱罷了這回
聽說便走到堆積的地方向那一隻一隻木箱上仔
細察看忽然看見內中有幾隻箱子外面都用白鉛
粉畫一箇圓圈他便突然指著問林震生道這箇白
鉛粉的圓圈畫在上面是什麼意思林震生冷不防
的被他一問不覺一呆很有些慌張的樣子支吾著
答道這是裝箱的時候畫上的大概是一種記號罷
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李飛微微一笑回頭對
孫永熙說道我要想在這三十二箱之內打開一兩
箱來看就是那林震生你儘管可使得嗎孫永熙道這有什麼使不得呢
你叫人來打開便了李飛便吩咐林震生去喚

兩箇工人來把一箱國旗牌煙搬到門外空地上工人搬出來之後正要將箱打開李飛上前看了一看忽然攔阻道且慢我要開那箱上有白粉圈的林震生聽他說這話臉上頓時失色惡很很的說道有圈沒圈不是一樣的煙嗎李飛笑道倘然是一樣的煙我也不要看了說完這兩句話便立逼著那兩箇工人去換了一箱有圈的出來當場打開工人開箱的時候我留心看那林震生的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好不難看一會兒木箱蓋撬開了孫永熙走上前去把襯塡的紙張一揭臉上忽然一呆便很詫異的嚷道這一箱內爲何缺少了幾匣紙煙呢我過去一看那箱內果然有一箇很大的窟窿好像已經抽去了幾匣的樣子李飛大踏步走過來伸手在箱中抽出一匣開了匣蓋取出一小匣拆開一看裏邊倒是好好的國旗牌紙煙一連打開幾匣都是如此這一來李飛倒遲疑起來好像是出於意料之外孫永熙命工人將箱子裏的煙匣一隻隻都搬運出來檢點數目一共祇有八十八匣缺少了十二匣李飛跑進棧房去一看箱上有鉛粉圈的共有六箱便命工人把六箱一齊搬到場上打開檢點果然每箱都缺少十幾匣不等共少七十六匣但是箱中倒都是好好的紙煙並無裝著木屑的攙雜在內孫永熙看著林震生冷笑道我命你看守棧房你倒監守自盜起來眞好大膽我且問你這七十六匣紙煙到那裏去了林

震。生。見。事情破露低倒了頭只不做聲孫永熙問李偸過兩次但是贏錢之後便趕緊買了煙來補進去

飛。道。還有二十六箱可要打開來檢點嗎李飛道據搪塞過了所以不曾破露這幾天因爲輸得多了一

我。看。來沒有粉圈的裏邊決不會少不必看了孫永時沒法搪塞就弄穿綳了李飛道你爲何要每隻箱

熙。不。信。打開一箱檢查果然一匣都不少便不再檢多了幾匣呢林震生道一隻箱子裏各取十幾

查。了。停了一會孫永熙帶著林震生來到總理室裏我察分開幾隻箱子便不覺得了李飛道那幾隻箱

與。李。飛。也一同進去孫永熙向林震生細細盤問林上畫一箇白鉛粉圈這是什麼意思林震生道因爲

震。生。明。知事已揭破賴也無益便承認這七十六匣公司裏倘然有人來批貨便要打發小工到棧房裏

煙。都。是。他一箇人偸的因爲賭錢輸極了一時沒法來提貨我恐怕那有弊的幾箱被他們提出去沒法

所。以。出。此下策孫永熙問道你在什麼時候動手的彌補所以自己做箇暗號凡有白圈的便可以不許

呢。林。震。生道都是半夜裏動手的所以沒人知道孫他們搬動了孫永熙道這等說來各煙紙店退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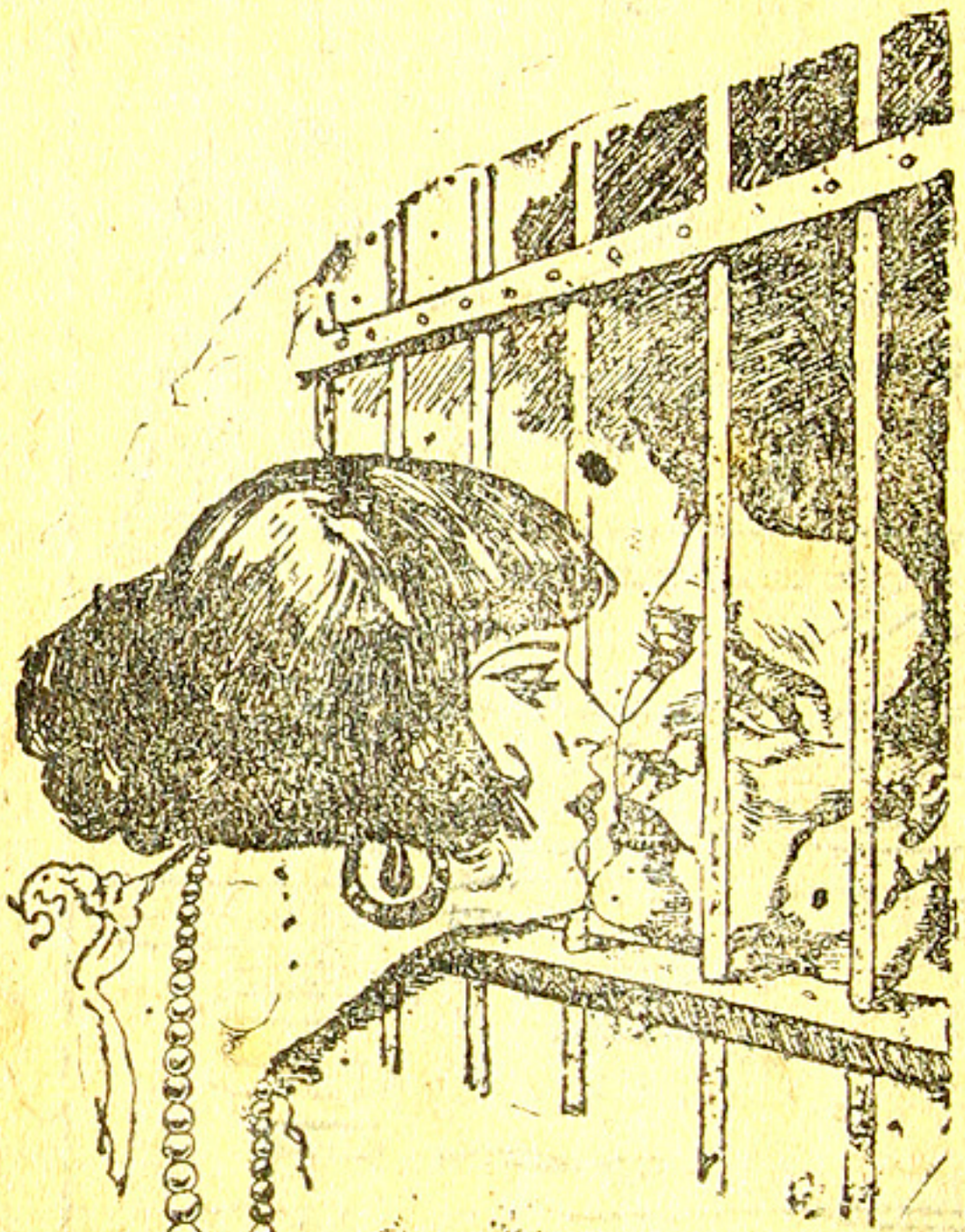
永。熙。道。你以前可曾偸過沒有林震生道以前也曾假貨一定也是你弄的玄虛了林震生道這件事情

實在不是我做的而且我一點也不知道不要都牽在我的身上孫永熙道你也不必推諉了紙煙既然是你偷的木屑當然也是你裝的我勸你還是一概承認了罷林震生忿忿的道是我幹的我可以承認不是我幹的我怎樣可以胡亂拉在身上呢正在說時帳房裏已經去叫了一箇警察來孫永熙便把林震生交給警察請他帶回署去追究贓物警察便押著林震生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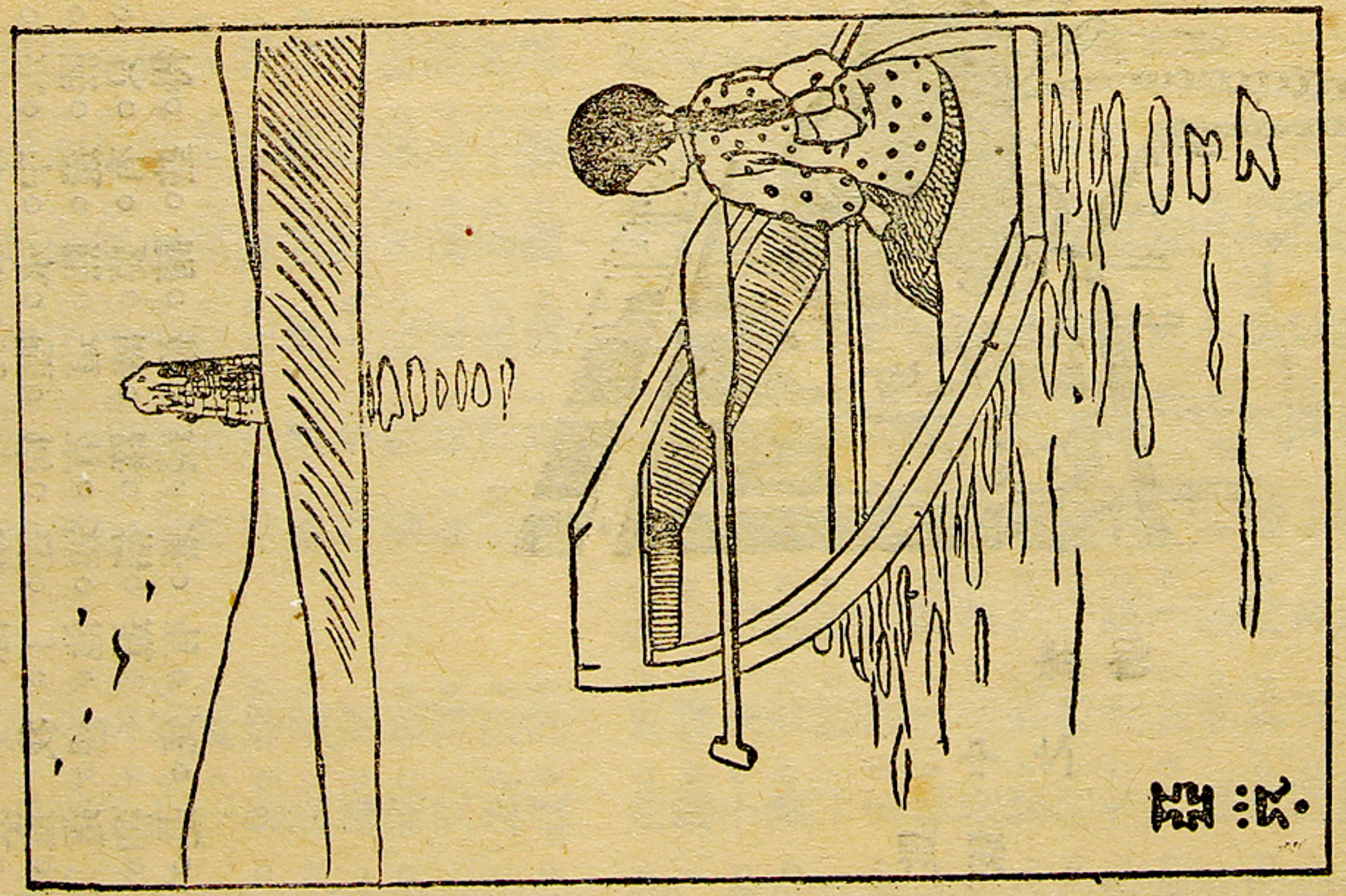
林震生去後孫永熙非常佩服李飛向他再三道謝又問他道你怎樣知道林震生是箇罪犯又怎樣知道那畫著鉛粉圈的箱子裏出了毛病呢李飛道這都是很容易推測的據你所說廠中各部都不容易作弊那末作弊的一定在棧房裏了你又說林震生歡喜賭錢有些可疑這就更對了大凡好賭的人輸極之後往往作奸犯科所以我對於貨棧方面格外注意後來我檢查那堆著的三十二箱國旗牌煙內中有幾箱外面釘的鉛皮不十分妥貼而且上面有許多釘洞好像是拆下來之後重新釘上去的我就非常起疑再加那幾隻箱子外邊一律都畫著白鉛粉的圓圈這就更加可疑了所以我決定這幾箱紙煙定有蹊蹺不過我起先的預料以爲有鉛粉圈的箱子裏一定都是裝的木屑誰知拆開一看雖然短了幾匣卻都是好好的紙煙這倒出乎我意料之外了因爲這一層上我就很疑心恐怕偷香煙的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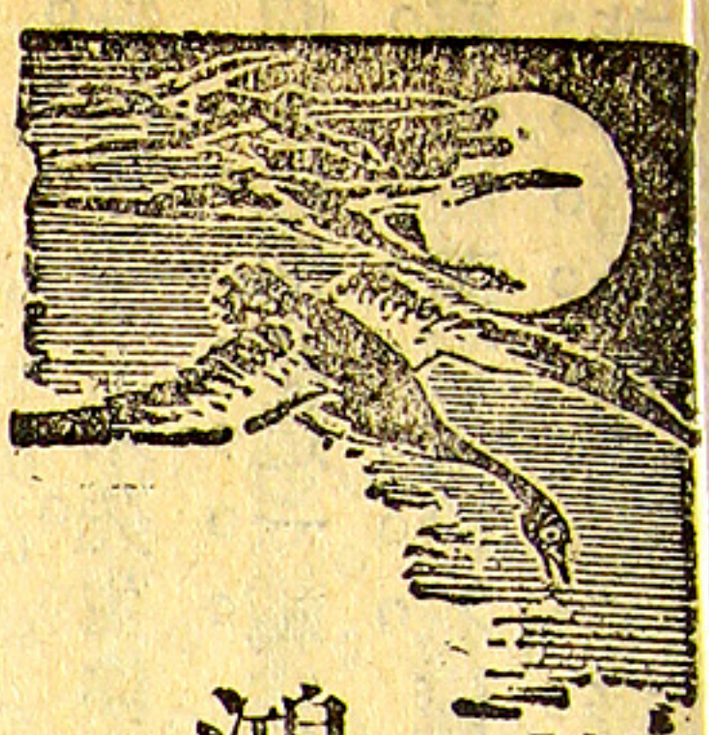
是林震生那裝著木屑的假貨卻另有一箇人做的與林震生並無關係孫永熙笑道這卻是你神經過敏之談了我想一定也是林震生做的除了他還有那一箇呢李飛把頭連連搖著慢吞吞的說道內中尚有蹊蹺我還要好好的研究哩這時候已經十二點鐘了孫永熙要請我們喫飯李飛說家中還有些事情執意要回去孫永熙只得用自己的汽車送我們回家

煙波



美國監獄中之毒吻





鴻飛冥冥

家庭偵探宋悟奇新探案

張碧梧



一箇星期日的下午我因閒著無事想起和宋悟奇已有好幾天不見面難得今天有暇正好去會會他聽了他豪爽痛快的議論眞能令人胷襟大鬯他或許再講些奇巧的案件給我聽呢我拏定了主意當卽動身前往不多一會已到了他家向用人問了一聲說他正在樓上我是常來的熟客不必待用人通報一直走上了樓見他辦事室的門正關著伸手敲了幾下聽見他在裏面招呼進去便緩緩的推開門跨到裏面隨卽反手再把門關上定睛瞧時只見他正坐在寫字椅上臉上露出笑容向我點了點頭在他對面的一張椅上卻坐著一位少女打扮得樸實無華態度也很凝重像是一位高等學生面貌也端正清雋祇是眉宇之間似乎含著愁悶的神氣臉上也似覺蒼白一些當悟奇朝我點頭時伊曾望了

我一眼神情之間斗然有些偪促不安起來悟奇大去勢必致始而詫怪繼而憂悶終則憤怒更必致於

概已瞧得明白便指著我對伊道這位是我的好友小則因憂成病大則因憤怒而破壞了我們的情感

郁文哉再對我道這位是吳畹華女士我當卽向伊了伊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悟奇便道這眞是怪事掛

行了箇禮伊也起身回答悟奇又招呼我和伊都坐的你們在這兩箇月中來往不下二十封掛號信怎

下接著再和伊說道郁先生固然是我的好友並且是我的臂助我的事不啻就是他的事你要會一齊遺失呢我敢說郵務局中決不會疏忽到如此畹華接著道是呀若說是一齊遺失固然是決無

說的話倘有必須緊守祕密的他決不會洩露一些的事不過還在情理之中最奇怪的便是這十多封

出去你儘管放心儘管繼續說下去罷畹華道那末

好極了……宋先生你想這件事不是奇怪極了麼

倘非他回來這一趟當中的蹊蹺雙方再也不會覺

察他儘著寄信給我儘著接不到我的回信我也儘

著寄信給他也儘著接不到他的回信這樣長久下

寄信都未收到的話起初也以爲是中途遺失我便

的問道既未遺失你怎麼又說都未接到呢畹華道

你有所不知原來他回來之後我們雙方說明都曾

掛號信分明一封也未曾遺失啊悟奇神情很詫異

檢出近來寄掛號信的憑單向郵務局責問請他們希奇歹人自有同黨儘可遣派一人趕到那裏專管私收你寄去的信件我以爲最希奇的便是郵差送到門上送掛號信更要送到屋裏等候蓋信都是送到北京也查查究誰知他們把收到信的回單也一一檢出上面有我的圖章這是他昨天打電報告訴我的因此我們雖未接到信郵務局自然不能負責啊悟奇道回單上蓋的圖章果然是你們常用的圖章一那歹人怎能有私收的機會呢這又是一層我想你們的寄信出去那邊的信又幾時寄來那歹人又怎能曉得準備私收呢這又是一層我想你們的信中至多不過寫些別後懷想的話頭非軍書公文可比那歹人又何必費這心思並不怕違法私收你們的信件本沒有歹人仿造你們的圖章私收你們的信件晚華道初看上去正和我們常用的圖章一般無二細看之後卻略有不同悟奇道這樣看來當呢這是第三層這三層我以爲是最希奇的了晚華道這箇並不上面可以曉得暗中必有歹人隨時窺伺著我們我們

們不禁有些恐懼再則長久下去難保歹人不另生他計妨害我們因此我特地前來請你查究一番這事雖覺離奇但以你的天才和經驗諒必能不費吹灰之力使魑魅現形悟奇並不謙遜低頭沈吟了一會復行擡起頭問道你家中有甚麼人呢畹華道我家人口很簡單父親早已去世祇有一位母親和一箇十四歲的弟弟他是寄宿在學校中一箇月當中難得回來一兩次的另外僱用了一箇娘姨一箇婢子和一箇車夫上下共是五箇人悟奇道娘姨是鄉下人麼畹華道是的其蠢如牛很是討厭悟奇道車夫可識字麼畹華道不識字的悟奇道僱用他有了幾年了畹華道大約有兩年多了悟奇道你家中可有常來的親戚朋友麼畹華道因爲我們本非土著我父親又已去世所以親戚朋友都不多常來的更是絕無其人了悟奇道是了這回事情節雖不複雜卻很離奇我必須細細考慮之後纔能發表意見那時候我們再細談罷畹華道好又連連稱謝並說查明之後固然十分感激更當重重的酬報說完這話便告辭走了

我等悟奇送伊走後便問悟奇道我雖聽你們談了這半天但不能完全明瞭請你從頭講給我聽好麼悟奇道也不必細說把你未曾聽見的話告訴你箇大概罷這位吳畹華女士有一位情人——據伊說已是未婚夫了他姓羅名叫國鈞一向在北京幹

失。一。了。再。壞。國。沒。憂。收。封。恩。事。
不一萬也。前。鈞。有。急。到。又上。今。
料。設。分。忍。約。忽。可。不。但。怕。路。年。
向。了。驚。耐。不。然。憐。接。最。遺。臨。春。
郵。說。詫。住。寄。回。伊。連。近。失。行。天。
務。於。便。所。信。來。急。寄。兩。封。時。曾。
局。是。把。以。去。見。得。去。箇。掛。二。回。
查。二。自。請。害。了。幾。了。月。號。人。來。
問。人。己。假。得。伊。乎。幾。封。來。起。曾。
之。纔。也。回。他。的。要。封。伊。初。約。過。
後。明。正。來。日。面。害。掛。不。一。定。一。
雙。白。是。當。夜。第。病。號。曾。來。每。次。
方。猶。盼。面。盼。一。了。信。接。一。箇。耽。
的。以。望。問。望。句。上。仍。到。往。星。了。
收。爲。和。箇。寢。話。箇。是。他。的。期。不。
信。信。焦。究。食。問。月。一。的。信。各。多。
回。件。急。竟。不。伊。裏。封。信。都。人。幾。
單。是。的。伊。安。爲。這。信。自。如。寄。天。
上。中。情。聽。因。何。位。回。然。期。信。又。
都。途。形。伊。爲。破。羅。信。自。誰。一。恩。
遺。之。聽。伊。笑。情。：。然。要。我。蓋。
伏。件。之。事。違。道。書。哦。固。誰。不。著。
著。既。後。你。法。你。指。：。然。要。必。收。
你。再。再。預。的。莫。南。大。是。他。再。信。
然。作。計。備。事。說。……。概。了。們。說。人。
也。計。較。怎。我。笑。大。因。現。的。了。的。
被。較。我。樣。道。話。概。材。在。情。你。圖。
人。我。道。辦。這。了。因。料。有。書。已。章。
私。道。我。呢。不。要。材。缺。些。呢。聽。是。
收。我。想。悟。過。知。料。少。書。我。見。誰。
去。想。吳。奇。說。仿。缺。圖。坊。道。了。蓋。
可。吳。晚。道。笑。刻。少。章。店。這。你。的。
見。晚。華。現。話。圖。圖。私。裏。是。的。圖。
國。華。問。在。了。章。章。收。發。呀。圖。章。
鈞。問。箇。沒。要。私。私。信。行。這。章。是。
那。箇。明。有。知。收。收。件。甚。種。私。誰。
裏。明。白。辦。仿。信。信。都。麼。情。收。的。
也。白。以。法。刻。件。件。是。言。書。信。圖。
有。以。便。等。圖。都。都。情。在。人。已。章。
歹。便。考。章。是。是。是。尺。當。的。聽。是。
人。把。慮。罷。私。了。了。贖。事。信。見。誰。
隱。國。你。了。收。現。現。。人。不。你。蓋。

查。究。纔。是。你。怎。麼。祇。查。問。晚。華。的。家。況。呢。悟。奇。望。了。偷。閒。急。急。的。跑。到。悟。奇。家。裏。在樓。下。一。問。湊。巧。他。未。

我。一。眼。道。你。這。話。說。錯。了。你。要。曉。得。私。收。他。們。信。件。曾。出。去。我。再。蹬。蹬。的。上。了。樓。跨。到。他。的。辦。事。室。裏。見。

的。歹。人。雖。然。是。各。居。一。地。但。必。是。同。謀。毫。無。疑。義。那。他。正。躺。在。沙。發。上。吸。煙。他。一。眼。瞧。見。了。我。微。微。的。含。

末。我。若。能。查。出。這。一。方。面。的。歹。人。所。以。我。祇。須。注。重。這。一。方。面。的。歹。人。便。不。難。從。他。身。上。笑。點。頭。接。著。神。情。很。安。閒。的。問。

再。追。出。那。一。方。面。的。歹。人。便。不。難。從。他。身。上。笑。點。頭。接。著。神。情。很。安。閒。的。問。道。你。可。是。來。打。聽。吳。

面。便。是。不。必。舍。近。求。遠。啊。

光。陰。過。得。飛。快。不。知。不。覺。已。三。天。過。去。了。我。在。這。

三。天。當。中。常。常。想。起。吳。腕。華。和。羅。國。鈞。的。情。書。被。人。

私。收。的。事。不。知。宋。悟。奇。可。曾。偵。查。出。眉。目。很。想。去。問。

問。他。偏。偏。這。幾。天。我。事。情。太。忙。日。間。竟。不。能。分。身。到。

了。晚。上。雖。然。有。些。空。閒。工。夫。可。是。精。神。已。十。分。疲。倦。

懶。得。再。跑。出。門。去。到。了。第。四。天。好。容。易。纔。能。忙。裏。

偷。閒。急。急。的。跑。到。悟。奇。家。裏。在樓。下。一。問。湊。巧。他。未。曾。出。去。我。再。蹬。蹬。的。上。了。樓。跨。到。他。的。辦。事。室。裏。見。他。正。躺。在。沙。發。上。吸。煙。他。一。眼。瞧。見。了。我。微。微。的。含。笑。點。頭。接。著。神。情。很。安。閒。的。問。道。你。可。是。來。打。聽。吳。晚。華。的。事。麼。我。一。面。笑。著。應。道。正。是。你。一。猜。便。著。大。偵。探。畢。竟。名。不。虛。傳。啊。我。請。問。你。那。件。事。現。在。怎。麼。樣。了。我。想。既。經。過。你。的。三。天。偵。查。內。中。的。眞。相。諒。必。已。完。全。暴。露。了。罷。悟。奇。坐。起。身。來。道。老。實。對。你。講。我。在。這。三。天。當。中。無。時。無。刻。不。是。細。心。考。慮。和。著。力。偵。查。然。而。到。了。如。今。尚。未。能。把。內。中。的。眞。相。完。全。暴。露。出。來。說。著。擲。去。一。支。煙。盒。重。行。取。了。一。支。並。遞。一。支。給。我。我。掏。出。一。隻。手。裏。的。煙。頭。從。衣。袋。

伸手接過來等不及把煙點上忙問道內中的眞相尙未能完全暴露麼竟這樣的爲難麼悟奇不答祇搖了搖頭緩緩的把煙點上我又道現在雖未能暴露但終必有暴露之日這是我深敢信任你的如今先請你把這三日中偵查的情形講給我聽聽可好麼悟奇雖仍不則聲但我見他點了點頭曉得他已允許我了我便連忙劃火吸煙凝神靜聽悟奇也先吸了幾口煙纔朗聲說道這案的情形你是完全曉得的我想你這幾天必然常常想到請問你可曾想出一箇頭緒不曾我連連搖頭道不曾……不曾……悟奇道起初我大概想了一會也是想不出一箇頭緒好似站在叢山之中簡直尋不出一條出路然而越是尋不出越要努力搜尋因爲叢山之中決非可以久居之地啊後來我又心口相商了一番纔想出一條進行的捷徑當卽從一箇人的身上入手這人是誰呢便是郵務局的信差因爲我想送掛號信和送平常信不同送平常信的信差若見收信人家的門上裝著收信箱自然便把信投入若沒有收信箱便或是隨便交給門裏的一人又或從門縫中插將進去但是送掛號信卻不能這樣隨便必須交給一人等那人在回單上蓋了圖章纔算盡了他的職務那末我祇須向那箇送掛號信到吳家的信差問明屢次收信的人是誰便可再向那收信人追問信往那裏去了左右某號信差是送某路的信件郵務

局裏是派定的一問便可曉得於是我先查明吳家住的寶惠路是屬於第幾郵務分局的區域以內再向那分局裏打聽送寶惠路掛號信件的信差是第幾號原來這信差是姓周名叫阿福接著我再尋著這周阿福問他屢次送掛號信到吳家收信的是箇甚麼樣的人他說說也奇怪近來送信去時收信的人都是一箇黑鬍鬚的老者既未曾有別人接收且不曾瞧見過別人好似那房屋中祇有那箇老者一般又說近來送去的掛號信都是北京寄來的因爲路程和時間的關係大概送到吳家時總在下半天每次送信去時那箇老者都要問明是從那裏寄來的可見他必不識字我聽了周阿福這番話很覺高興暗想這樣看來仿刻圖章私收信件的歹人自必正是這箇黑鬍鬚的老者了但吳畹華曾說過伊家中祇有一母一弟和三箇用人並未提起有一箇老者呀這老者是誰呢當下我又問周阿福那黑鬍鬚的老者約有多大年歲是甚麼形狀周阿福說大約有五十歲光景中等身材有時是短打扮有時也穿著長衣服不過都是布的看他的神情好像是箇用人我又問道那末他接過你的信諒必要進去蓋章呀周阿福道是的他連回單一齊拏進去不多一會再把蓋過章的回單送出來給我我又暗想周阿福既說得這樣眞切當然可信怎麼畹華未曾提起呢難道伊偶然忘卻了不成應該去問伊一聲纔是因

此昨天午後我便尋到伊家推門進去見有一箇中年男子正在客堂裏掃地原來正是伊家的車夫我便問他晚華小姐可在家中他說晚華小姐每天早上便到學校裏去教書必須五點鐘後方纔回來天天都是這樣的我聽了這話心想伊每天出外至晚方歸上次並未向我說起於此可見伊上次所說的話不過祇是箇大概也許伊家中果然有箇黑鬍鬚的用人一時忘卻說了出來那末停一會兒我會見伊時祇須叫伊向那黑鬍鬚的用人追問那些掛號信的去處並責問他爲甚麼要私收那時不怕他不直說既直說出來這樁疑案便可了結了想不到以爲是十分離奇的案件竟會這樣簡易的破獲天下事眞是捉摸不定啊悟奇一口氣說到這裏方纔頓住手裏的一支紙捲煙早已燒完便又換上一支我忙問道吳家果有一箇黑鬍鬚的用人麼果然是晚華忘卻說了麼案已破獲了麼怎麼你方纔又說內中的眞情尙未能完全暴露呢這可有些自相矛盾了罷悟奇微笑道並不是我矛盾實在是你太性急不等人家把話講完便亂下批評你再聽我講下去罷後來我等到五點多鐘再到吳家去晚華果然已回來了見了我的面自然忙著問我有無眉目但我並不回答先問伊那箇黑鬍鬚的用人名叫甚麼不料伊聽了很是詫異說伊家裏委實祇有三箇用人並沒有黑鬍鬚的用人當下我也很覺奇怪便把郵

差周阿福說的那番話一一的講給伊聽伊幾乎嚇得暈了過去說是這樣說來這黑鬍鬚的老者自然正是歹人先前以爲歹人在旁邊窺伺著已覺得惶恐不安誰知歹人正在家裏這還了得好不可怕啊祇是伊家房屋並不大人口也簡單歹人藏匿在那裏呢或者平常歹人並不藏匿在伊家等到北京有信寄來時方纔趕去接收但是畹華縱不在家家中尚有幾箇人怎會都不瞧見呢歹人又怎能曉得北京有信寄來呢文哉你想想看起初據畹華所說不過是有人私收信件案情尚覺簡單如今查出這箇黑鬍鬚的老者更覺得複雜離奇幾乎要無從著手辦理咧

又過了兩天我在一處宴會中遇見了宋悟奇特地把他拉到無人的所在悄悄的問他吳畹華的事究竟怎麼樣了他說細想這案的情形可知歹人的黨羽必多佈置又十分周密而奇巧那末我若用顯明的態度公然的偵查他們必能隨機應變設法抵禦我勢必致勞而無功甚至反受他們的暗算所以我斟酌至再不得不用陰毒的手段隱祕的方法引誘他們自行來上我的圈套現在我已把這方法告訴過吳畹華伊很以爲然當即照辦不過能否獲到圓滿的結果卻不敢預先斷定呢悟奇說這話時神情很是得意大概在他的意思之間以爲這方法十有八九是能收效的我又忙問是箇甚麼方法請他

告訴我免得我胡猜亂想在悶葫蘆裏悶得難受我總當守絕對的祕密不洩露一箇字好了悟奇點頭答應先向四下裏看了一看連人影兒也沒有他這纔低低說道這方法說出來並不覺甚麼希奇不過歹人若不防到這一著我想總難免要上我的圈套呢但也幸虧吳畹華託我偵查這事從未對旁人說起祇有伊自己和你我二人曉得倘伊曾告訴過旁人這風聲便不免傳入歹人的耳中那末他們自然有了準備我這箇方法便一定不能收效而且沒有實行的價值了我很性急的催道閒話不必說你祇把這方法告訴我好了悟奇微微一笑道我在把這方法告訴吳畹華之先曾問伊羅國鈞有無至親住在北京伊說他有一位姑母住在北京離開他的辦事處並不很遠我說這就好極了於是我便招呼畹華把伊託我偵查這事的大概情形打電報告訴羅國鈞因爲若由郵局寄信去自必仍被歹人私收了去這電報並且不能直接拍給羅國鈞可拍到他的姑母處託他的姑母暗暗地當面交給他電報上面又叫他莫露聲色照常再寄一封掛號信來同時再十分祕密的寄一封快信必須寄到我家裏祇須說明掛號信已於何日寄出好了畹華聽了我這話立刻祕密的擬好電報稿給我看了一遍昨天午後又親自送到電報局去我想歹人雖然詭詐但決不會曉得我們有這種佈置的他們既不曉得我們便有

成功之望了現在祇等羅國鈞的快信寄到那時候我便可準備動手捉人因爲快信比較掛號信固然來得迅速但也不過相差一兩天或是兩三天等我準備妥當掛號信必已寄到那便是歹人的詭計敗露之日了悟奇說這話時我本聽得很注意但他說完之後他的用意我卻未能明瞭便問道你怎麼說你何以見得掛號信寄到的那天便是歹人的詭計敗露之日呢悟奇笑道你不懂麼這正是我所說的方法呀我越發不懂道這是甚麼方法呢悟奇道好了好了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你當眞猜詳不出麼我想了一想道我眞箇猜詳不出請你明白的告訴我罷悟奇忽的搖搖頭道你既猜詳不出我也不必明白的告訴你等到了那一天你自然便明白了後來我再三央請他明白說出他卻儘管搖頭不說祇說道預先完全說破臨時便不覺希奇了左右不過七八天的工夫對不住得很請你忍耐一下了罷

我只得耐著性子等過了八天到了第九天湊巧正是星期日我忙趕到悟奇家裏他見了我便笑道你來遲了羅國鈞的掛號信是昨天寄到的於是在喫晚飯以前仿刻圖章屢次私收掛號信的歹人便已破獲私收的原因也已查問明白了我道那末你佈置下的那箇方法已獲到圓滿的結果了悟奇道是的我本說過祇須歹人不曾防到這一著我一定

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佈置那方法時非常的嚴密啊段分別發到各分局去這也有一定鐘點的我預先我道如今歹人既已破獲你可把那方法的詳情告訴我了你爲甚麼拍電報給羅國鈞叫他照常寄一封快信呢用心如今不必多說祇須把昨天發生的事實講給你聽不是便能明白我事前的用心了麼我道這話沒有我很相信昨天午後我又趕到那郵局剛巧周阿福捧著許多信正從局裏走出來預備各處去分封掛號信同時又寄給你一封快信的掛號信前天我共去問過好幾次周阿福都回說沒有他是經手送掛號信的人自然不會弄錯他說尋著那箇周阿福問他有沒有從北京寄給吳晥華的

他說是掛號信回單上要蓋章的裏面這纔答應開門但是過了一會門纔開了一扇那時我站在門的斜對面假作閒踱之狀偷眼去瞧那開門的人果然是一箇黑鬍鬚的老者那老者果然問周阿福信是從那裏寄來的周阿福說是從北京寄來的那老者纔拏著信進去一會把回單送出來交給周阿福隨即把門關上我便忙走到周阿福面前見回單上蓋著一方陽文圖章是畹華兩字又問周阿福每次接信的人是不是這箇黑鬍鬚的老者每次回單上蓋的圖章是不是和這一方相同他說都是的一些不錯因此我便曉得屢次私收信件的歹人正在吳家裏面呢於是我急忙掉轉身走到吳家門前咚咚的敲門冒稱是送信的因爲北京再有一封掛號信方纔忘卻交出了過了一會門又開了開門的仍是那箇黑鬍鬚的老者……方纔我是站得遠遠地又是偷眼瞧著自然看不眞切此刻和這老者對面站著便被我看出破綻來了你道是甚麼破綻呢原來那老者是假扮的不過戴著一箇假面具罷了我既看出了破綻便伸手去一拉假面具落下眞面目出現卻正是吳家的車夫呀……我聽了跳起來道吳家的車夫麼他戴著假面具麼周阿福屢次去送信怎麼瞧不出呢悟奇道你這話錯了周阿福是箇信差他祇曉得把信交給人家自然不注意人家的面貌而且他又沒有這種智識也不能瞧出那種精緻妙

肖的假面具的破綻啊再有一層他是無意注意力也就有強弱之分了我道對的悟奇道我也曾和圖章都是那人給他的分付他如此這般的做法呢

夫爲甚麼要戴上假面具私收他小主人的情書呢

悟奇道這樣問他他說是受人之託假面具去問他何必問吳家的車夫而且他也未必會曉得

吳家的車夫先問箇明白啊悟奇道既然如此據羅潤泉說他和羅國鈞的本是堂兄弟國鈞的

每月給他十塊錢他因爲有錢拏便答應下來湊巧

他家老主母是有煙癖的終日躺在牀上婢子在旁服侍時刻不離晚華小姐又每天傍晚纔回老娘姨喫過中飯便在寵下打盹所以他屢次把信私收下來

喫過中飯便在寵下打盹所以他屢次把信私收下來並沒一人曉得我又問他那人姓甚名誰住在那裏他起初不肯說後來我拏話威嚇他他纔說出是羅潤泉

晚華小姐又每天傍晚纔回老娘姨並沒一人曉得我又問他那人姓甚名誰住在那裏他起初不肯說後來我拏話威嚇他他纔說出是羅潤泉

服侍時刻不離晚華小姐又每天傍晚纔回老娘姨並沒一人曉得我又問他那人姓甚名誰住在那裏他起初不肯說後來我拏話威嚇他他纔說出是羅潤泉

他家老主母是有煙癖的終日躺在牀上婢子在旁服侍時刻不離晚華小姐又每天傍晚纔回老娘姨並沒一人曉得我又問他那人姓甚名誰住在那裏他起初不肯說後來我拏話威嚇他他纔說出是羅潤泉

每月給他十塊錢他因爲有錢拏便答應下來湊巧

和圖章都是那人給他的分付他如此這般的做法呢

悟奇道我也曾這樣問他他說是受人之託假面具去問他何必問吳家的車夫而且他也未必會曉得

夫爲甚麼要戴上假面具私收他小主人的情書呢

已查出主使之人是羅潤泉他是何居心

書呢你應該向吳家車夫先問箇明白啊悟奇道既然已查出主使之人是羅潤泉爲何要費這許多心思私收晚華和國鈞的情書呢

潤泉

悟奇停了一會纔又說道文哉我若叫你猜測羅潤泉是何用心我想你必以爲是一種酸素作用必是羅潤泉看不得羅國鈞和吳晚華愛好特地設下此計使他們互生意見而致情愛破裂他再乘時而入成就他和晚華的好事這不但你要這樣想的誰知事實上偏偏不是大概不論甚麼人都要這樣想的

如此據羅潤泉說他和羅國鈞本是堂兄弟國鈞的

鴻飛冥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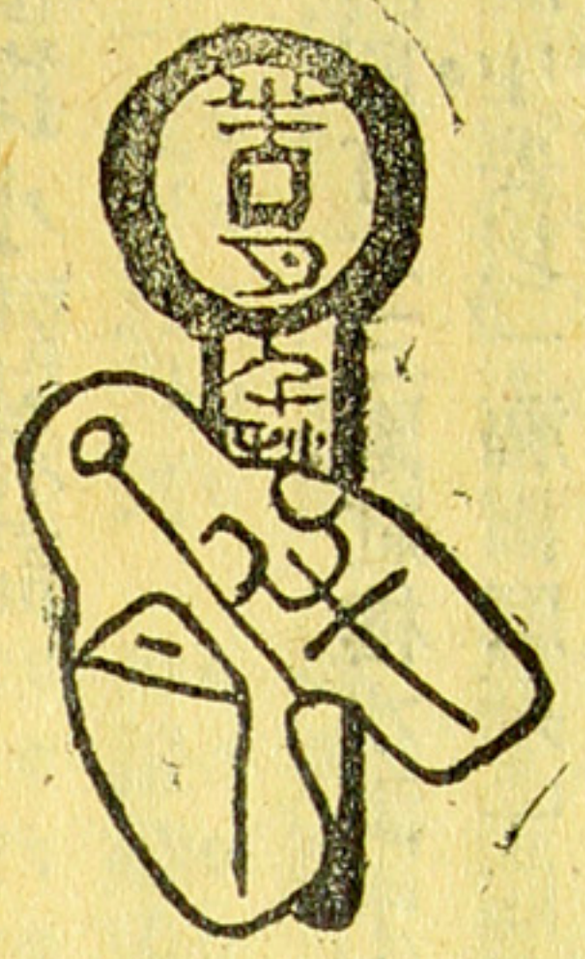
父。親。死。時。曾。留。下。豐。厚。的。遺。產。倘。若。沒。有。國。鈞。便。該。策。來。了。
泉。很。巴。望。國。鈞。病。死。但。國。鈞。偏。生。不。死。他。便。生。出。害。遺。
潤。泉。承。繼。承。襲。遺。產。一。生。可。以。喫。著。不。盡。了。因。此。潤。寄。給。吳。晚。華。的。掛。號。信。時。立。刻。寄。封。快。信。給。他。又。叫。他。
產。不。曾。受。著。到。被。官。廳。捉。去。抵。命。因。此。又。不。敢。下。手。遺。
死。國。鈞。的。毒。心。可。是。他。膽。力。很。小。生。怕。鬧。出。事。來。遺。收。晚。華。寄。去。的。掛。號。信。他。再。一。面。串。通。晚。華。的。掛。號。信。時。立。刻。寄。封。快。信。給。他。又。叫。他。
但。奢。望。心。又。不。能。自。制。便。想。用。一。種。和。緩。的。毒。計。叫。夫。注。意。進。備。私。收。國。鈞。寄。來。的。掛。號。信。他。又。怕。車。夫。的。車。夫。那。朋。友。依。照。國。鈞。常。用。的。圖。章。仿。刻。一。方。好。設。法。私。
國。鈞。自。己。陷。入。絕。地。剛。巧。他。打。聽。出。國。鈞。和。晚。華。十。萬。一。日。後。追。問。起。來。容。易。查。究。便。給。車。夫。每。當。他。接。到。那。朋。友。的。快。信。後。便。招。呼。晚。華。寄。去。的。掛。號。信。他。接。到。那。朋。友。依。照。國。鈞。常。用。的。圖。章。仿。刻。一。方。好。設。法。私。
分。愛。好。國。鈞。曾。向。人。說。過。今。生。若。不。得。到。吳。晚。華。情。願。立。刻。便。死。又。打。聽。出。他。們。曾。約。定。每。星。期。寄。掛。號。信。一。封。活。該。有。事。他。有。一。箇。要。好。的。朋。友。和。國。鈞。在。一。處。幹。事。他。們。本。都。是。住。在。辦。事。處。的。寄。宿。舍。裏。偏。偏。又。同。住。在。一。間。房。裏。於。是。羅。潤。泉。便。想。出。這。條。計。

面。既。然。久。久。不。見。回。音。自。必。也。生。出。許。多。懷。疑。對。於。面。拜。託。那。位。朋。友。隨。時。注。意。國。鈞。倘。見。他。傷。腸。斷。縱。不。會。立。刻。便。死。也。必。憔。悴。而。亡。晚。華。一。方。心。不。接。到。晚。華。的。回。信。自。必。疑。心。晚。華。變。了。心。腸。那。時。儘。著。這。樣。辦。法。至。多。三。箇。月。後。國。鈞。因。儘。著。寄。信。一。具。假。面。具。收。信。時。戴。上。遮。掩。信。差。的。耳。目。他。以。爲。

國鈞的愛情自然有絕大的變動斷絕往來了那時受慘禍卻也足見惡人定下的惡計終久不會成就候他便償了心願準備著承繼過去領受遺產了不的啊……

料他那位朋友一時疏忽國鈞動身回來竟未曾曉

我聽悟奇講完說道難得羅潤泉還說出這最後得以致毫無防備讓國鈞和畹華會面而有今日的的一句話來分明含有懺悔之意他的良心大概尚敗露一著錯滿盤輸這大概是國鈞和畹華不該身未完全泯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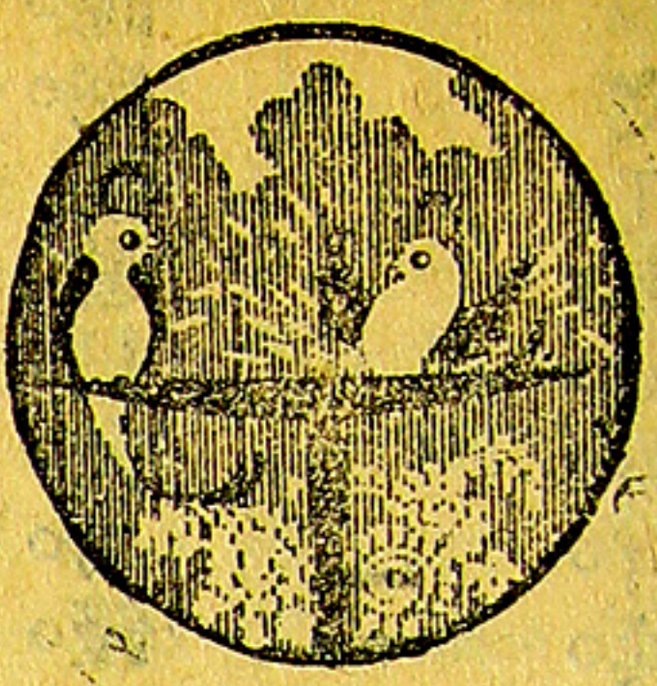
偵探小說雜話

程小青

小說中之人物。除我國原有之三國。紅樓。水滸中之各人。及流行於普通社會之方卿唐伯虎等外。新小說中。要以「福爾摩斯」四字爲最通行。無論孺子老嫗。凡曾讀譯本小說者。靡不知之。

福爾摩斯之英文原名爲 Holmes. 以官音譯之。當爲霍爾姆斯。未知最先譯述者伊誰。竟將 H o 二字拼音譯作「福」字。殊不可解。或謂其人殆浦東產。「福」字固讀音作 H o 者。此說雖無從稽考。然可通也。

福爾摩斯四字雖凡愛讀偵探小說者皆所熟稔。然其歇洛克之名。則已不逮其姓之普及。顧其助手華生之名爲約翰。則知者尤鮮。試舉以叩善讀福爾摩斯偵探案者。我知十之六七。亦必將瞠目無以對也。



外行偵探與外行竊賊

徐卓呆

譚文江心裏深悔著接了父親的信特地趕過來聽著默默無語父親又道你一味玩著負了許多債此刻在表面上不能不聽幾句父親的教訓父親說還要瞞了我一點也不提文江方始開口道實在我你不是向我立過誓說三箇月以後一定可以得到也很難說……他下面說不下去只是很窘的要想相當的職業不再繼續那嬾惰生活了麼所以我倒覓一句什麼推託的話向父親室內環視時見父親近來很深信你你怎麼又會弄到如此譚文江低頭桌上有一册偵探小說雜誌無心的這偵探二字映

文江與父親有共同的性質他最恨是作事半途而廢一動了手非做到最後不可因此虛僞成了事

外行偵探與外行竊賊

入眼中來列文江忽然想得了說道此話實在不容事你說有危險難道有祕密的事麼其時譚文江並非故意說謊單單不過一時想逃避罷了現在被父親這麼一問倒不能取消刚即道不是的……實在是偵探……這必須嚴守祕密我是還沒到賺錢的地步刚起初自然誰也不能就可以獲利的不過總不能把他隨便說出來文江這麼一時的推託竟無法中止了不料意外的效驗極大父親頓時高興他便索性談起偵探術化裝術等來了譚文江已經踏到虛僞的第一步刚

實。他只好當眞做偵探了。就在某街設一箇小事務所。掛著一塊牌上書「私家偵探譚文江」一面在報上登一箇小廣告說專代人搜查秘密或犯罪於是他要開始辦事了。心裏倒很不著急以爲不會有人來託我辦什麼案子的然而也不能不備些假髮假鬚顏料及一切變裝用具此外手槍鑰匙擴大鏡化學藥品等也備著暗道這麼一來便可以在父親面前敷衍好久咧好在不會眞有人來請教我的不料他的期待竟被推翻了不知是他的幸呢不幸在懸牌登報第一天的早晨居然有人來找他了很激烈的推門進來的是箇矮小的中年男子神氣很慌張喘喘地說道這位是私家偵探譚文江先生麼我姓馬號桐伯你或者也曾聽得過這是我特地永遠藏在伊房裏的鐵箱內不知怎樣昨天失去了今天早晨我在報上見了你的廣告所以特來奉求報酬一層隨便你要多少不過這是非常複雜的事情我竟不願給誰曉得文江知道故意很鎭靜的說那麼這贋石花籃是盜去的麼馬桐伯很難爲情的說起初是我疑的在昨天兩點半鐘文江聽得有興了訝道倒很有趣請你從頭講起罷於是馬桐伯徐徐說來方知這贋石花籃在昨天午後以前卻好好藏著馬夫人平日常常把鐵箱上的鑰匙四處亂放的因此桐伯曾經對伊說你每天

到。忙回到樓下書房中還不放心開開抽屜來看看中來的是變裝他暗想待我且來試試好在這裏又

知。我上樓時太急了把樓下鑰匙沒有收拾我一想開始了到底從什麼地方著手呢第一

入。抽屜內下了鎖再到樓上去尋覓時也找不到那自信馬桐伯去後他忽然閉目默思暗

樓。上抽屜中的麼因此就將鐵箱中取來的花籃藏在的朋友總之你一切信任我纔行文江

得。我有一星期不開這抽屜了所以以爲或者放在去也說不定假姓名叫朱惠棠你別忘掉

你。以爲是什麼時候失掉的馬桐伯答道這倒不曉得文江應道明天罷我

門。一看假貨沒有了文江聽得更高興說這很重要

打。算將假貨換到鐵箱裏去的不料開了抽屜的鎖

樓。下書房中從前我造過一箇假的鑽石花籃此時

鐵。箱中取出來的桐伯講到了這裏又說我就回到

把。鑰匙藏好必定有一回要被盜那知伊昨天又

不。把鑰匙忘在桌上於是桐伯嚇嚇伊特地將花籃從

很爲複雜文江暗想其時我若能够問

剛纔放進去的花籃竟又不見了文江

外行的偵探實在無從問起桐伯又說

用的話必定得益的心中只管要覓幾

句話可憐這

探我把全權給你必須請你查獲鑽石

過對於我內人小女面前務求要守祕

什麼時候可以去文江應道明天罷我

去也說不定假姓名叫朱惠棠你別忘

的朋友總之你一切信任我纔行文江

自信馬桐伯去後他忽然閉目默思暗

開始了到底從什麼地方著手呢第一

中來的是變裝他暗想待我且來試試

好在這裏又

沒有人瞧見他忙在新辦的用品中取出假鬚來裝在臉上其時又有人推門進來了乃是一位華麗的中年婦人微微笑著說先生是私家偵探譚先生麼文江點頭稱是也不便取去假鬚了卽忙招呼伊坐下婦人又說要請先生偵探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丈夫就是馬桐伯他已經來過了麼文江道在我的職務上凡委託者的話一一不能多說不是那失去鑽石花籃的事麼因著沒有竊盜的痕跡所以你來的麼婦人答道近是近的其實很不對那鑽石花籃在此伊說時徐徐從手提小皮夾內取出燦然的鑽石花籃來授與文江又說這暫時留在先生處我要請先生到舍間去檢查一次我丈夫的事先生恐怕還不很詳細我在這二三年中爲了這花籃實在苦極我與他商量打算索性要託銀行保管我丈夫一點不聽因此我猜他莫不是要來盜了去有意窘我麼於是我把眞物永遠藏在這小皮夾內片刻不離的鐵箱內放的是假貨昨天我丈夫把假貨盜去了文江忙說這是很重要的關鍵夫人又道先生我女兒若儂也只是熱心著這花籃啊伊昨天見父親從鐵箱中盜出花籃時就暗暗到父親書房內開了抽屜把假貨盜去了我偷看著伊也沒有留心文江說道令愛所盜得的也是假貨眞物你永遠收藏著麼明白了總之我且到府上去觀察一下變了裝前去也論不定我是算你家主人的朋友叫做朱惠棠的於

是。跛。這　人。批。是　比。道。親。抄。地。原
馬。去。時。已。評。箇。他。先。先。錄。址。來。
夫。想。候。立。眼。從。理。生。來。先。出。如。
人。起。又。在。光。他。想。我。母。生。來。此。
欣。了。有。窗。也。那。中。姓。親。的。的。我。
欣。與。人。口。總。批。的。馬。隨。地。所。總。
然。父。推。他。算。評。女。叫。後。址。以。替。
回。親。門。不。很。眼。子。若。來。父。我。你。
去。談。進。禁。高。光。還。儂。的。親。也。特。竭。
文。起。來。有。了。中。要。我。父。出。母。會。地。力。
江。偵。了。些。不。遠。好。的。母。門。親。過。來。幫。
很。探。他。驚。料。離。幾。父。後。也。了。了。忙。
爲。之。回。異。立。著。倍。母。來。抄。父。文。只。
滿。時。頭。他。在。的。伊。親。的。了。親。江。要。
足。不。一。平。那。一。笑。今。我。先。抽。很。我。
在。免。看。日。邊。位。盈。天。見。生。屜。快。能。
室。有。這。對。的。絕。盈。早。父。也。內。活。殼。
內。些。新。於。委。色。的。晨。親。會。的。的。的。
踱。好。委。美。託。美。啓。在。母。過。假。說。說。
來。笑。託。的。人。人。口。報。親。了。貨。話。……
了。了。人。好。還。常。父。上。隨。父。與。算。若
儂。女。欣。若。儂。因。母。好。假。後。親。母。雜。
了。士。欣。儂。又。母。親。幾。貨。來。母。親。極。
麼。道。然。又。說。永。把。倍。與。的。常。也。了。
父。怎。回。說。當。久。眞。伊。母。我。常。抄。若
親。麼。去。必。眞。把。物。笑。親。見。同。了。儂
必。不。文。定。這。眞。裝。盈。手。父。樣。先。又
定。能。江。說。一。物。在。盈。提。親。的。生。說。
說。殼。很。了。箇。裝。小。的。皮。母。將。的。昨
了。鑽。不。母。花。在。皮。啓。夾。親。鑰。所。天。
母。石。對。親。籃。那。夾。口。內。手。匙。以。父。
親。花。於。也。便。邊。內。他。不。內。提。亂。很。親。
也。籃。美。把。是。的。不。離。的。皮。放。想。的。
把。的。的。一。合。委。離。開。假。夾。的。的。和。
一。事。事。箇。家。託。開。自。貨。內。眞。所。不。
箇。情。情。花。不。人。自。己。與。的。物。以。和。
花。爲。眞。籃。睦。的。己。身。母。假。一。我。幸
籃。眞。的。所。的。原。身。親。花。掉。取。
的。的。花。以。不。因。體。手。籃。了。
事。事。很。很。怎。答。的。中。所。抽。
情。情。得。得。麼。回。但。了。以。屜。
已。已。了。了。回。答。是。文。很。內。
經。經。不。不。答。的。父。江。多。的。
曉。曉。得。得。的。的。親。聽。的。假。
得。得。了。了。的。的。的。到。眞。貨。
了。了。的。的。的。的。所。這。物。與
的。的。的。的。的。的。以。裏。一。母
的。的。的。的。的。的。我。又。掉。親
的。的。的。的。的。的。取。道。了。
的。的。的。的。的。的。的。此。抽。
的。的。的。的。的。的。的。事。屜。
的。的。的。的。的。的。的。複。內。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心方知他從鐵箱中盜了假花籃出來回到自己書房中去了其時父親纔曉得自己的假貨失去又急趕到樓上去我就取了父親盜來的假貨逃往庭中去咧所以我現在有兩箇一箇是眞物一箇是父親盜來的母親的假貨若儂說完也從手提的小袋內取出一箇小匣一箇紙包來說道這小匣內是眞花籃紙包內是假的兩件一齊存在你這裏罷文江道知道了伸手接過兩件東西藏入抽屜中若儂又說我雖有很好的方法不過容易使父母不快還是用別的方法罷因此想求先生幫助斟酌了於是伊說伊的婢女叫阿翠昨天阿翠私下對伊說今天鄉下一箇情人來了住在城外我打算去會他若儂就利用這機會打算演一幕喜劇等阿翠一到城外便說花籃是阿翠盜來的然後算是譚文江探出阿翠所盜從城外取回眞假兩隻花籃來了若儂又說我把此意向阿翠一說伊說一點也不打緊於是我想一切佈置要請先生作主了我一心只想防止爲著這花籃家庭中常有暗鬬等事罷了文江便道事情卻很周折你且把全權託付我罷總之我須到府上查看一次其時或者變裝而去也論不定只算是令尊的朋友叫做朱惠

這一天的下午譚文江的偵探總算失敗了他爲在珠寶等物上很有眼光的且替我分別一下罷說了此事用盡腦力咧不過馬若儂這種天仙似的姿時從抽屜中取出花籃來父親接過去倒把背面看態更把他的頭腦管轄著他與伊的關係只能彀繼續到此案解決的日子麼此刻要到伊家中去應當聽得他們的東西眞好今天纔看見文江問道那箇怎麼打扮呢還是不變裝罷他爲著若儂只是種種的那箇假的呢父親倒喫了一驚一下就還他道很好明光公司的出品麼我一向亂想拏出伊畱著的兩隻花籃出來比比一點也不能發見絲毫差異之處再把夫人的也拏出來看時三箇竟全然相同文江實在辨別不出那箇是眞那箇是假其時又有人推門進來文江慌忙將花籃藏笑著將東西塞入抽屜之中這一天晚上他再請文江只得笑了說道別胡鬧罷你也曉得的明光公司不是有名的專製假貨的麼珠寶鑽石他都能做得一時辨不出眞假來文江只好說是的是的假入抽屜中原來進來的是自己父親他便很得意的說現在正接手一件新案子籌盜虛僞欺詐混合在一起的幷且中心又是一件貴重的鑽飾不錯父親專門家去看也與父親一樣說法說是明光公司最著馬公館裏有名的鑽石花籃並不在內文江何等近的出品製得極好不過背後各有小小的牌子附

的失望啊若儂在他事務所中時他胷中已經有了很完備的計畫了此刻不能不頓挫咧但是他的性質倒很特別案子雖錯雜得如此竟絲毫不妨礙他的安睡到早晨醒來他先想著若儂女士到馬公館去時連三隻花籃也幾乎忘掉了沒有帶去馬桐伯很歡迎他并且介紹他見夫人小姐說是我的至友朱惠棠君伊等很怪訝的對他看著文江把昨天關照的話也忘掉竟隨身的趕去二人都不信眼前無鬚的青年就是昨天的偵探啊他與家中人一箇一箇的細談直談至飯時桐伯以爲眞的花籃一向有盜賊們注目著定是被他們盜去的文江聽了十分驚嚇他對夫人也說過眞話說伊昨天拏來的花籃並非眞物而且把三隻花籃一齊給伊看說眞物定是早早盜去了又對夫人說目下且暫守祕密夫人得了這消息失望得幾乎暈過去文江見了小姐也說三箇都是假的再叫伊看背面俱有明光公司小牌子又說現在眞物究竟在何人手中不能明白若儂一聽得明光公司急得臉都青了伊纔直說從前自己也製過一箇假的當時拏了一箇眞花籃或者單不過自己當他是眞曾經差了婢女阿翠到明光公司去定製的文江就問道那麼你那假貨呢若儂道不明白了我取了父親的與我的一起放在櫥內用鎖鎖好的竟失去了這一件事我卻不願向什麼人提起……文江點頭應道事情更複雜咧頭緒也

太多不知要費多少日子纔有把握或者要請求警察援助也論不定照我想來定是盜賊道若是這麼辦法眞物還是不能出來這便怎麼處若儂急去關照好了於是在飯後譚文江吸著煙在園中踱踱低著頭呆想應當採取什麼方鍼其時假山後突出一箇人來攔住去路一看是一箇小姑娘睜然閃出大著眼睛滿面興奮的神氣問道你是偵探麼已經得到了眉目沒有文江便說你是阿翠麼拏著眞花家不和的大原因而且人人不喜歡眞物都要去造

到的所以此刻是很緊要的時候你還是不要請假

幸虧此人本領極大所以保證著犯人不久就會捉了來叫我去製假貨的我因爲這纔石花籃便是合

他一調查纔知一向當做眞鑽石花籃的乃是假貨的是偵探密著不向他人說破麼我不是盜的起初是小姐盜

裏頭去了若儂在樓上向阿翠說今天來的是偵探若得了東西可以不把我交給警察麼可以一切祕

洋洋的喫午飯了桐伯一人陪他喫飯婦女們退到那邊快些交給我罷阿翠不知想到了什麼答道你

有了兩樣了譚文江這麼調查了一上半天便得意的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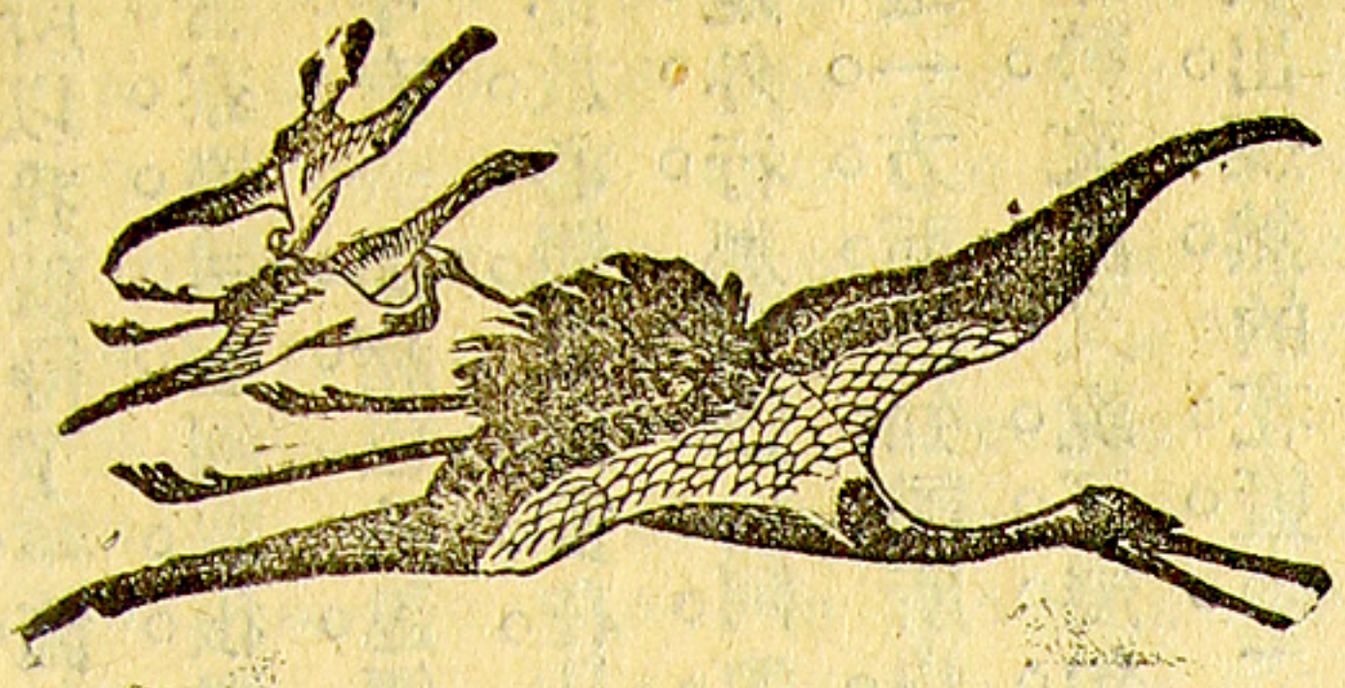
你且放心我竭力幫你一人纔是現在有力的幾索盡我的全力

從父親一定有責任的罷弄到如此困難全是

我想我父親一定有責任的罷弄到如此困難全是

假貨所以我就得了一箇好機會了你
送往警察署去麼阿翠很激昂的說著其時文江見
伊手中有一箇赭色的包便道阿翠決不把你送給
警察你放心罷東西實在是你盜的這譚文江的偵
探本是外行那竊盜的阿翠也是外行兩箇人都缺
乏著這一方面的知識所以事件的進行大有急轉
直下之勢文江又說了幾句什麼話便從阿翠的紙
包中取出燦然的花籃來二人立著的樹下很爲黑
暗文江見光彩煥發一望而知與從前的三箇大不
相同了阿翠又說小姐處也不可提起我們二人應
當共同守此祕密運小姐最初盜取一事也不可道
破你定能不向什麼人洩漏麼文江道一定不說你
全部託付給我好了你也不可向人亂道只消你嚴
守祕密就不把你交給警察說罷將包好的花籃納
入懷中對阿翠一笑

二星期後譚文江到馬公館去向大衆報告說東西實在是盜賊團所盜去的他一點也不使家中人有嫌疑將一眞三假四箇鑽石花籃拏出來又說盜賊已逃往遠處這是我得到了部下一箇電報纔動



岩芝

近來產生了許多偵探小說的作家。不過我只服膺小青和若狂二人。小青的霍桑探案。若狂的滑稽偵探。都很出色。若說偵探譯作。那麼瘦鵑小青若狂都是箇中好手。小青最超。有人喚做他二十世紀的亞侖波。可惜他的說部中沒有指定的主人翁。所以不能和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相比並。至於瘦鵑所推重的。便是那福爾摩斯的勁敵亞森羅蘋了。

外行偵探與外行竊賊

身。人。案。
去。鑑。子。
捕。了。後。
獲。箇。還。
的。箇。打。
還。很。算。
是。喜。辦。
昨。歡。第。
夜。譚。二。
回。文。案。
來。江。麼。
的。偵。那。
咧。探。是。
馬。了。在。
公。這。下。
館。一。的。
裏。件。不。
合。湊。明。
家。巧。白。
的。的。了。
不。儂。
過。咧。
譚。
文。
江。
爲。
了。
此。
事。
竟。
順。
便。
得。
了。
箇。
情。
人。
馬。
若。

X 徐常雲新探案

張無諍

◆上

季同超驚呼道怎麼說你連你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麼唉這簡直和小說上說的一樣難道你有神經病麼……這時季同超驚異的顏色都被立在他對面的那少年看見了那少年便是季同超說他有神經病的那人臉上白得和紙張一般他聽了季同超那些話覺得不快沈下臉來道先生我那裏會有什麼神經病不過他告訴我說你正缺少一箇書記叫我來補了這箇缺我那會有什麼神經病呢季同超笑道爲什麼你連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呢無論什麼人他怎麼蠢法可是連自己都不曉得那可以……那少年道不過總覺得這事奇極了少年道或者你們聽了是要這般詫異的其實依我看來一點

也沒有什麼奇怪我從小便不知自己姓甚名字叫甚季同超生性很好奇如今他正缺少一箇書記那少年便拏了一封信說這人當書記也還當得並不知這寫信的是誰季同超見著這般奇事很想要試試他看看他到底是箇什麼人便笑道噲朋友你做我書記是可以的只是……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瞧著少年微笑少年道只是怎麼呢季同超道只是我呼你做什麼呢少年道聽你你給我取一箇名字罷季同超笑道我可不能替你造箇姓氏啊我叫你做什麼呢少年道聽你季同超笑道我呼你做X好麼少年道好的同超便笑道我便叫你做X了X君請坐罷X便在睡椅中坐下同超道我有許多話要問你X君我終不解爲甚連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的你在什麼地方生長的呢你的父母呢X道我在什麼地方生長的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不知在幾歲上便關在一間房子裏有兩進房子是很大的還有一箇天井那兩進房很華麗我也不知怎麼才華麗不過出來時看見別的房子一比較便知道他華麗同超道你永世不出來的麼X道這是自然四方沒有門的只有很厚的牆在一定的時候有一箇老人從天井中下來送飯給我喫我有一次我見他從梯子下來想爬出去看看他忽地取出刀來喝我別動……季同超呼道呀有這種事麼噲X你除了那老者之外不看見過一箇人麼X道我沒有關進那

屋子。以前正在牙牙學語彷彿有人教我說話抱著說地名不知道你只要問季同超先生的住址是人。
我不知是否我的父母我在那時看見許多人過的人知道的他又拏幾塊錢給我季同超大笑道你別。
後來不知怎樣關在那屋子裏了同超聽了吐了口扯謊啊世界上那有這般奇事X道我不知扯謊是。
氣道眞怪極了眞怪極了……X又續言道我在什麼我所說的是親身所歷的同超連著說道奇極。
相當年紀便有箇人來教我的書我天資很好如今了奇極了說著呆呆瞧著那X道有。
我自信有些學問了同超道教你書的是誰X道有記罷在季同超的意思要看看他究竟怎樣的那X。
許多呢各科有各科的教授人到了昨天那老者來便在季同超家中做書記這事一傳十十傳百大家。
送飯時和我說道你學問也可以了你可以出來了都詫異得了不得報上也記著這事報館中的訪事。
便帶了許多衣裳也不知誰給我辦的出來我帶了許多衣裳也不知誰給我辦的員更是紛紛到季家來要看看那可怪的X這是硤。
我要爬過牆了那老人給我手巾很緊的矇著眼睛從那裏來的也不知道又乘了一夜的火車的大富翁季同超有箇不知名姓的書記叫他做X。
所以我從這裏來他不是奇事麼那些喜歡議論的人有些人說那X是。
老者領我出車站拏一封信給我叫我到這裏來他

要奪同超的財產所以這般鬼鬼祟祟那些話都是扯謊的或者他是有神經病的還有些人猜他以前是箇惡人如今痛改前非了不願把眞姓名說出因此這樣但是X在季同超家中已幹了三箇多月季同超很是歡喜頗合他的意並且X很熱心往往季同超要做什麼事還沒有說X已先幹了季同超非常信任他好像覺得X並不可怪可是社會上的人仍然紛紛議論說這事總覺可疑啊報館中仍竭力探聽此事上海的申江報說若有人知道這事底細情願出三千塊錢那些訪事員歎道唉這事除了X一人之外沒有第二箇人知道呢除非叫他憑良心說話可是季同超一方面覺這事並不奇怪或因他太信任的原故還有些偵探們雖不去偵探可是時時猜想有些人說季同超定是什麼不正當的人那X是箇偵探探他底細的但悤悤的又過了兩箇月只當他一件疑事議論的聲音也漸漸地息了下來

在X進季同超家的第五箇月正是春天同超的小兒子名叫兆文的他學校裏正放春假同超便要和他到杭州遊西湖去他原有一箇別墅在西湖葛嶺這天便預備動身咧許多人收拾物件X也在其內那兆文無意之中尋見一隻舊小箱子開開一看裏面一些字畫X便拏出幾種來看看翻了幾翻忽然看見一箇紙包打開一看是一隻舊的空火柴盒他忽然神色慌張全身都顫了慘白的臉上微現紅

色心怦怦跳箇不住氣也喘了他全神都注在這火柴盒其餘的人一箇也不覺著這時X將火柴盒拏到窗下細細照一遍忽然銳聲大呼將火柴盒放在桌上全室的人都大驚問他怎麼X慘聲呼道怎麼……唉……你這惡魔……狗……一定要死了……他斷斷續續的慘聲呼喊態度已和前大不相同了衆人大驚有箇人看見他在窗前察看火柴盒忽然狂了季同超聽了更加詫異極了X忽然在室中跳來跳去忽又坐在地下唱將起來忽又笑忽又哭這時衆人見他狂了都逃了出去同超仔細看那火柴盒並沒有異樣這火柴還是八年以前的是野貓牌鼎和公司裏出的如今是沒有了但是火柴盒並沒有異樣啊X忽然從地上跳將起來對同超肩上一拳同超硬扶他去睡X仍跳著叫喊這天各地的晚報上便載著這事同超家中又擠滿了訪事員人人都以爲是從來沒有的奇事怎地看見了火柴盒便發起狂來有許多醫生去診說X是受了一箇很大的激刺只要靜養因爲這事同超又不能往杭州終日裏只好招待訪事員議論的人更多了X便住在硤石醫院裏這時人人腦中都有一箇X的影子報上也用銅版印著X的小照詳詳細細的記載這事加以議論都說其中必有一段隱史或者只有X一人知道醫院中人時時報告季同超說X的病已有轉機了這一天夜裏他忽然向看護婦道你出去

罷你出去再來看護婦道你有什麼事啊X皺眉道我叫我命看護婦出去我當時也莫明其妙待看護你勿管你快去快去不依我我心很是焦急看護婦婦出去了忽然有箇黑人唉……這模樣怕可怪的不得已便出去待再進來X已不見了看護婦大驚他用刀對我臂上一刀說著將手臂露出血仍不止只見牀邊有一滴滴的血他見血直到窗前窗子開的流出來又道他然後背我出去我也彷彷彿彿不著立刻通知人只見窗外一架梯子梯子上也有一知怎樣一件事現在那黑人不知那兒去了這事一滴滴的血有些人都打起寒噤來了便從梯子爬下來全硤石的人又都詫異極了X出現已經奇怪了去下面是曠野拏電筒照著一滴滴的血在地上很後來忽而看了火柴盒發狂忽而一箇什麼黑人來清楚依著血印走便走到一箇森林裏一條小河隱捉他此事差不多鬨動了全國都打不破這悶葫蘆隱約約看見河濱有人躺著走過去一看不是X是報館裏特地印了增刊討論這事還有許多報館懸誰

他已暈了過去衆人便設法將他弄醒後來問他了賞格求探明白這疑事有些人便說這事再也探怎樣到此他道其實我也不知道彷彿有人暗中逼不明白的恐怕連X自己都不知道有人說這事何必探那X是箇有神經病的此是硤石日報上說的

武林日報便大大駁他說他既然有神經病爲甚他在季君那裏辦事辦得好好的只最可怪的便是看了舊火柴盒發狂或者是火柴盒上有什麼毒氣觸了發狂的硤石日報又駁他道既然是火柴盒有毒看見了要發狂怎麼別人看了不發狂呢此時人人議論報館更多猜想彼此爭論有些富於理想的更發出一些不可思議的話來正在大家議論紛紛忽然又有一樁奇怪的新聞出現原來有一天黃昏X又失蹤了衆人大驚四處去找有人忽然聽見呼聲這聲音很慘不覺大驚覺得這聲音有點像X的便照了呼聲走去又到一條河邊覺得呼聲更近了月光之下只見水中浮著一箇人曉得呼聲是這人發的忙救他起來衆人腦中又充滿了驚疑原來這人就是X他滿身是水已不能說話了衆人忙用人工呼吸法救他不一會便蘇醒過來問他又說有箇可怕的黑人用手抱著我走過這河邊我叫起來便將我擲在河裏唉這事更奇咧報館裏更忙極了全硤石的人腦中都有這怪事的影子季同超更皺著眉一天到晚坐在會客室裏見訪事員一星期後正是星期四下午九時了X忽地跳起來將看護婦亂打看護婦立刻暈了過去X慌忙之中著起衣袴面更慘白無人色向四方望望恐怕有人來又將看護婦頭上打兩拳奔到窗前從袋中拏出繩子繫著窗子只見X漸漸下去這夜細雨濛濛X也不知所往了

河。濱。下。去。牛。里。光。景。發。見。一。箇。尸。首。右。手。缺。一。拇。指。

是。假。造。的。星。期。五。的。早。晨。又。來。一。樁。很。奇。怪。的。事。沿。

至。於。發。狂。至。於。自。殺。他。說。的。遇。見。了。什。麼。黑。人。這。或。

麼。地。方。尤。和。並。說。他。必。定。受。了。什。麼。絕。大。的。激。刺。以。

自。殺。的。可。是。也。沒。有。什。麼。證。據。又。的。屍。也。不。知。在。什。

必。定。死。了。只。是。不。知。怎。樣。死。的。汪。尤。和。說。他。恐。怕。是。

幾。根。頭。髮。便。將。他。收。了。起。來。報。上。又。載。著。這。事。說。又。

長。到。那。處。去。察。看。忽。發。見。一。箇。指。頭。是。大。拇。指。又。有。

日。光。X。前。兩。次。的。失。蹤。都。在。這。裏。尋。著。汪。允。和。同。警。

愼。便。到。那。河。邊。去。河。邊。原。有。許。多。大。樹。終。日。不。大。見。

前。來。偵。查。這。事。有。箇。偵。探。長。姓。汪。名。允。和。做。事。很。謹。

星。期。四。夜。的。事。報。上。又。載。著。咧。這。時。警。署。聞。報。便。

X

左。手。拳。著。手。鎗。式。樣。很。舊。這。死。者。死。得。怪。可。憐。的。他。

面。部。被。鎗。打。爛。了。面。目。都。辨。不。出。也。不。知。是。誰。著。着。

X。的。衣。裳。汪。允。和。決。定。他。是X。允。和。暗。暗。得。意。覺。得。

他。的。話。不。錯。這X。是。受。著。激。刺。發。狂。終。至。於。自。殺。現。

在。X。的。尸。身。也。得。著。了。他。是。自。殺。無。疑。報。上。載。著。這。

事。並。說。這。奇。案。不。久。會。破。偵。探。長。汪。允。和。先。生。竭。力。

偵。探。這。事。已。有。把。握。探。明。X。是。自。殺。可。是。他。爲。甚。要。

自。殺。受。了。什。麼。激。刺。以。致。發。狂。弄。到。這。般。田。地。汪。允。

了。自。己。的。手。指。是。什。麼。意。思。汪。允。和。因。要。偵。探。這。案。

和。當。時。雖。然。決。定X。是。自。殺。可。是。爲。甚。發。狂。而。且。切。

常。與。季。同。超。往。來。季。同。超。好。奇。眼。巴。巴。望。著。卽。日。破。

案。星。期。五。上。午。忙。了。半。天。一。無。所。得。但。並。不。灰。心。以。

爲自己能力小便想起一箇最欽服的徐常雲來

❖下

龔仁之道X的尸是星期五覓得的我們在星期五的下午三時便接到硤石偵探長汪允和的電報並叫我們到硤石之後可以住在季同超家中這一天的五點鐘我和徐常雲已在季同超家中了常雲問我道仁之你可看見過X麼我搖頭說沒有常雲道我倒看見過的前兩箇星期我正爲了韓志林一案到硤石來便看見了說著手中拏著那火柴盒又道仁之來看看這奇妙的舊火柴盒你的見解如何我仔細看了一下可是並沒有異便道呀常雲這盒子有甚奇妙呢據我知道的火柴是野貓牌鼎和火柴公司製造的還是八年以前的東西如今也尋不出了鼎和公司在民國五年倒閉常雲道你可知道X爲甚看了這火柴盒要發狂他一面說著一面棄了火柴盒翻著舊報恐怕這種報紙的舊和火柴盒不相上下呢常雲和我到硤石來時便將他帶了來好似很鄭重似的我當下便答道常雲據我想來不能和鼎和公司無關啊常雲道你說和鼎和公司有關麼仁之你再仔細看看與尋常火柴盒有異麼我又仔細看了一下說道我看不出異點來常雲再拏著火柴盒說道仁之可不必用顯微鏡你看這野貓右眼上不是有一箇小孔麼我道咦有的可是與X

案有關係麼他道老友你只沒有看見別的野貓牌火柴盒……仁之我們一來汪允和便很殷勤的招待我們來我們應到那河邊去看看我們先在砍石後我也道我看不是死前切下的看那顏色明明是死人切他手指啊……那麼他不是自殺的麼常雲道我們可以去看那X的屍去了我們一面走汪允和使我有頭緒了阿阿我看他那副神情很是得意隨他老已呀果然是的唉我太疏忽了如此說來必有第二箇後我們已到了那河邊汪允和也在一起他樣兒很又問道如此另外還有一箇兒手麼我忽然觸著靈機說道必定那兒手就是那黑人便是X所說的頭恭敬這河邊都是大樹葉子生得密密的把日光也擋住了這河兩岸附近人影都不大有這地方已在砍石的東常雲在河邊看了一會允和便拏了一箇盒子向我們道這便是X的大拇指膚色黑黃斷處的血色已不鮮明允和道我很不解他既然要自盡的奇頗難著手要看了X的尸才好有把握呢可是……或者和你們說的大大不同因這案子很一小時後我們三人已驗過X的尸了常雲和汪

允和道你先說是手槍打死的麼允和赤著臉道這倒不是不過看X手中拏著一柄舊式手槍因此疑心他是用手槍自己打死我看那手槍只有五粒彈子常雲道那尸的臉不是打爛了麼你試想他一粒手槍彈縱然打在面上也不過打腐一部分能夠向臉上一槍他的面目便不能辨了麼我也不覺恍然大悟說道嗄……不是……允和插嘴道定是老式獵槍那火藥是散的所以將面部打爛了麼常雲道正是啊噲你以爲死的是X麼我不覺大駭道常雲這是什麼話難道不是X麼允和也很詫異的看著常雲他和我表同情咧常雲竟點點頭道是啊死者不是X和X一點也沒甚關係正不是X汪允和搔搔頭道那麼這案更棘手了怎地案情複雜得如此X又何往呢這死者被誰殺死的呢常雲很得意的說道朋友別吵別吵一步一步來啊仁之我不是對你說過麼我前次來到硤石看見過X但是他的膚色是白的你看這死者膚色黑黃很有幾分像印地安人並且死者穿了X的衣裳很是不合……我眞不懂他們人人以爲死者是X麼我道難道X與死者一無關係麼常雲道仁之你試想死者爲甚著了X的衣裳你們可有什麼解釋沒有我道這死者是X殺他的麼常雲道正是正是我們到季家去或者能够證明此事嗄還有一件事咧允和那條河深麼允和道不深不深可以……常雲插嘴道允和如此

我。有。命。令。了。限。你。今。夜。將。河。中。的。獵。槍。撈。起。來。這。便。

是。箇。證。據。證。明。我。那。話。不。錯。死。者。確。被。獵。槍。打。死。的。

尤。和。道。撈。不。著。便。怎。樣。呢。常。雲。道。不。會。的。你。想。他。拏。

著。獵。槍。有。什。麼。用。當。然。拋。在。河。中。咧。可。以。滅。形。迹。我。

道。那。麼。X。逃。到。那。裏。去。了。呢。常。雲。道。呀。進。行。了。替。老。太。太。雪。冤。啊。尤。和。問。道。那。麼。X。逃。了。我。們。捉。他。麼。常。雲。點。頭。道。是。啊。這。案。不。久。要。破。了。我。們。看。了。看。表。又。道。現。在。甚。麼。鐘。了。晚。上。九。點。鐘。再。見。罷。仁。之。來。我。們。也。好。去。

X

喫。晚。飯。了。

七。點。鐘。了。

中。拏。了。一。柄。舊。式。獵。槍。向。常。雲。道。給。我。撈。著。了。還。有。

一。封。信。是。封。快。信。是。寄。到。我。這。裏。叫。我。轉。交。給。你。便。

將。信。交。給。常。雲。常。雲。道。頃。左。全。寄。來。的。呀。仁。之。他。來。

晚。上。九。點。鐘。時。汪。尤。和。很。高。興。的。跑。來。果。然。他。手。

這。裏。有。條。小。道。可。以。到。一。箇。小。村。子。叫。做。五。家。村。這。

鐵。道。不。是。通。到。王。店。去。的。麼。這。是。向。北。走。的。……嗆。

地。圖。攤。在。桌。上。看。一。會。忽。道。你。們。快。來。看。這。裏。有。條。

諸。詼。了。這。時。他。笑。嘻。嘻。的。走。到。桌。旁。拏。了。一。張。砂。石。

破。案。了。說。著。很。是。得。意。向。我。們。瞧。著。我。知。道。他。又。要。

剛。剛。來。季。同。超。便。問。我。們。可。有。把。握。沒。有。我。說。明。天。

們。捉。他。麼。常。雲。點。頭。道。是。啊。這。案。不。久。要。破。了。我。們。

進。行。了。替。老。太。太。雪。冤。啊。尤。和。問。道。那。麼。X。逃。了。我。

太。太。必。定。要。到。這。裏。來。咧。可。是。我。們。明。天。清。早。便。要。

全。說。常。雲。他。們。正。在。砂。石。季。同。超。家。中。仁。之。這。位。老。

兒。子。到。砂。石。去。從。此。不。見。他。回。來。已。有。好。幾。天。了。左。

證。明。我。的。理。想。啊。有。箇。老。嫗。到。我。們。家。裏。說。他。一。箇。

是向東走的再由五家村西走又有一條路可以到王店這是箇三角形啊呵呵仁之你記著這是箇三角形啊說著得意極了拍拍我的肩又瞧著允和笑笑又道仁之你記著這箇三角形很有益於我們啊允和幸得你今天便來邀我們假使遲兩天便不得了咧我們明天一箇清早便要走了我們倆聽了不知道常雲說些甚麼我問道這三角形與我們有甚關係啊常雲笑道仁之你只呆想想我們從此地出發得了五家村再由五家村到王店這樣近呢還是我們直接乘車到王店近我道當然是直接到王店近允和道並且由此往王店可以乘火車快得多咧常雲道對啊對啊如此我們明天清早動手了……

咦還有一件事呢我出去一會便來這事極要緊的唉怎麼忘記了仁之你不願去休息休息也好允和兄你等也好不等也好聽你的便再會罷說著悤悤地去了允和還微笑的望著他去然後向我道你可懂得他什麼三角形麼這是什麼意思我道他常常如此今天的話我倒很明白大約說X殺了人之後便往王店逃了允和道我也是這箇意思可是那五家村怎樣的我忽然觸著靈機說道必定是X逃到五家村去了允和愕然道不錯啊那麼常雲到五家村去了我道決不是他去定要人助的一箇人決沒有這能力允和偶然瞧見桌上的舊報笑道他攤了這許多舊報做甚我道他很鄭重的帶來呢允和走

將過去看了看不覺驚道這還是八年前的京津報麼我道京津報不是專門記載祕密事件的麼他的訪事員很厲害偵探各種黑幕佈露出來眞好極了允和道可是爲此給人封了記者兪兆文被暗殺至今成爲疑案那時假使常雲已是箇偵探了那麼你筆記中又要多一些材料咧我笑道可惜那時他還是箇學生啊允和道可見他那時已有當偵探的心思了他處處留心的把舊報留下他這次的探案這舊報定有功的允和同我談了一會便去了自鳴鐘打十一下時老友徐常雲已高高興興的來了

他道你要睡了麼我知道他要告訴我所經歷的事了立刻振起精神說道誰說的他笑道如此很好我到了那酒店裏問到了他的模樣膚色白帶著呢帽黃色袍子仁之酒家裏答不出是什麼衣料實在可恨袴子也是黃的黑襪黑鞵又笑道仁之還有要緊的還帶付藍眼鏡帶了假鬍子我道是X麼他道正是啊我的眼睛多麼銳利他雖化裝了那能逃過我的眸子仁之你只注意著就是了我知道你還有疑問明天定能解決了我道明天可以完全明白麼他點點頭我道那麼那X到底是箇什麼人他怎麼看見了野貓牌火柴盒發瘋這種問題都能解釋麼我問這話時實在帶著疑惑他聽了不答我想這種奇事他未必能解釋他忽道仁之我的能力還不能解釋這種事麼我聽了這話不好怎樣回答他又道

仁之。你預備著或者明天有鬪事呢當下我很疲倦到了五家村再到王店如此人便不疑他因他到了五家村去因爲此地人很少並且又落雨他想啊他星期四逃走今天星期六他要步行到五家村去方都好逃的由此地小路出口那荒野地方有箇酒家兼著住客其實這地方並不是荒野也是由此地到五家村的要道我便去問那酒家就是昨夜我並且喫酒問他們下毛雨的這夜可見有人從此走過他們便說這夜行人一箇也沒有只有一箇黑鬍子老人慌張的模樣來喫了一會酒便自去了他們覺得這人很可疑我問著了他的裝飾便是我昨夜和你說的定是他的化裝啊我道我們現在到王店去常雲道自然

便睡了第二天起得很早我們已預備了物件允和常雲向他道你寫了信去麼允和道寫去了那邊的偵探叫林國治很是和藹常雲道謝你我們如今可有車麼允和道如今太早了最早的車也要七八點鐘常雲道那麼我們還可以談談咧仁之我已來常雲向他道你寫了信去麼允和道寫去了那邊的偵探叫林國治很是和藹常雲道謝你我們如今可有車麼允和道如今太早了最早的車也要七八點鐘常雲道那麼我們還可以談談咧仁之我現在破例將我探得的說出來你贊成麼我了常雲便道那河濱兩旁都是大樹向前走一里多一條小路這路不常有人走路便通五家村X

又要從五家村到王店兩天還不彀呢王店車站前不有箇永安客棧麼我們只住在那裏預備警察和偵探等X來自投羅網呢呵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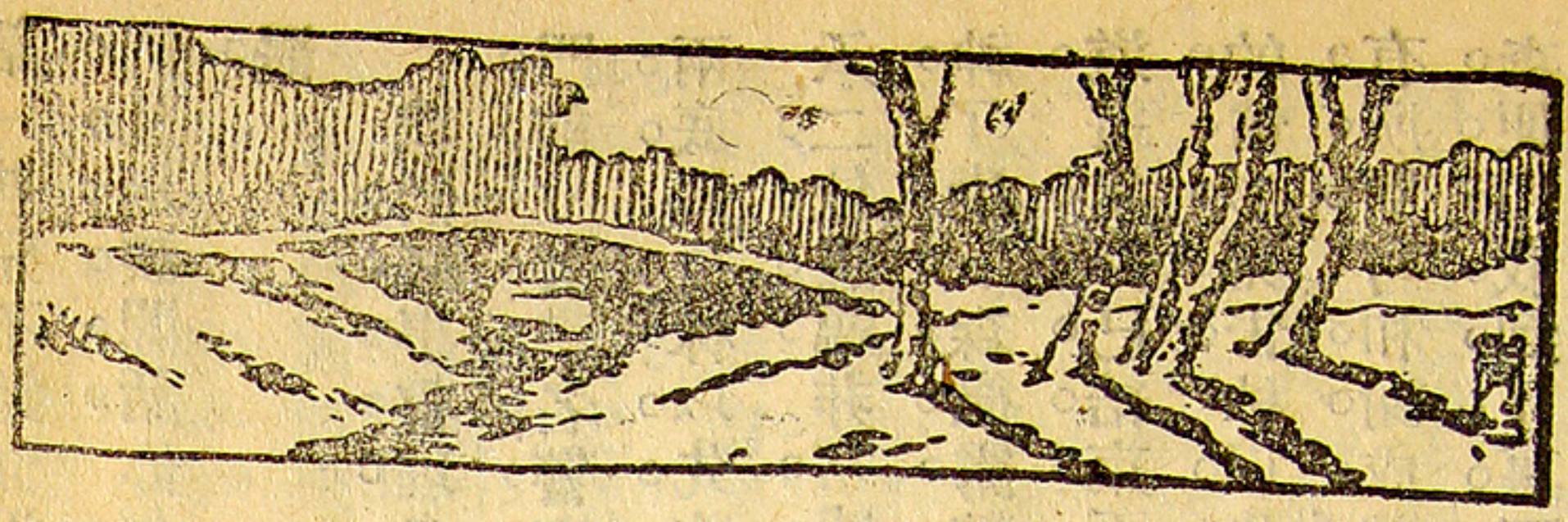
我們到了王店臨行時周到的徐常雲寫了一張條子留在季同超家中他說我們到了王店那可憐的老太太定要爲他兒子雪冤到季家來找我們他那條子上寫道『我們已往王店就是爲了替令郎雪冤徐常雲』他既留下了字我們很放心的到王店便宿在永安客棧十四號那間房子很好窗子朝著車站門口我們從這樓窗下望什麼人都逃不了我們的眼睛我們一到便認識了林國治還有一位偵探叫江立夫他那副模樣適和林國治忠厚的樣子相反尖尖的面孔眸子東張西望很是好看他倆帶著警察來預備聽命我們到的時候便在窗前注意常雲跑到樓下在車站前徘徊可是注意了一天仍沒有什麼我不覺灰心他只是說他的話不錯必定達到目的的到了夜裏他並不睡我們奔勞了兩天自然很疲倦九點鐘我便睡了常雲終夜不睡眸子注意窗外我一睡醒來已九點半鐘了慌忙起來問他可看見了沒有他說沒有說時並不失望這時林國治和江立夫又來了等在十一句鐘上下徐常雲發出一聲很短促而機警兩箇字說道快來我們立刻隨了他他忽回頭道聲慢些我們正走在門口常雲忽然向一箇人身邊跑去我一見這人很是觸

目他的妝飾正是常雲前夜和我說的

我回頭看見他兩位偵探都振起精神躍躍欲試這時常雲已走到那X身邊這街道很狹他們倆說的話有幾句聽得出常雲低聲向那X道你可知道那單子在誰手裏X聽了兩眼頓時發出兇光幾乎要撲人了慘白的臉上現出兩朵紅雲很慌張的瞧著徐常雲一會才銳聲道不知道……可是你是誰啊……常雲道叫做徐常雲的便是X呼道你來做甚我犯了罪麼常雲道正是……我們猛地跳過去因爲看X的神情是要暴動了諸君以後審判的事我可不記下去了常雲照例的在證人席上

我們回去了我仍疑惑著對於X悶葫蘆並沒打破常雲知道如此便很快的講給我聽他道仁之我們當偵探的須要步步留心我留下舊報便是留心啊我可以說我所探得的全在這舊報這是京津報記載的都是祕密黨當下我聽說X一件事說他見了火柴盒發狂我便記起了報上一件事仁之待我來讀給你聽題目是『北京勢力最大的祕密黨』下面有行小字道『二十五人』內容說道『北京現在有一箇祕密黨勢力很大有中堅份子二十五人惟姓名未詳但知他們是些有名的人物這二十五人將姓名籍貫錄在一張名單上只要將二十五人的名單得著黨就破了』還有咧這是第二天的『昨天所記的祕密黨非常猖狂建起雖只有兩星

期犯案已很多了如王祕書被刺銀行被焚還有許多多他們二十五人的名單藏在什麼地方已探明白了他們造一箇野貓牌的火柴盒是夾層的造得很精那張名單便藏在這夾層裏那盒子面上畫著一隻野貓野貓的右眼有一小孔以此做記號的只不知這盒子在誰手裏』……仁之我當下便想到那黨作惡多了政府在那裏懸賞要得著這名單這名單便在那季家的火柴盒中咧恐怕同超還沒有知道依我想來那黨人知道是在同超家中便差X去拏我道他何必要叫做X呢不好造箇假姓名麼常雲道他定是要報上登他使黨人通消息你明白麼我點頭道明白了可是他怎樣看了火柴盒會發狂呢常雲道他見火柴盒的夾層裏名單忽然不見了當然受激刺依情理想來定是黨人逼他來取名單取不到手定要殺了他因此他見火柴盒裏沒有名單曉得自己性命不保就此發狂後來他屢次做出自盡的樣子想要他黨人知道他自盡了不來追究咧所以他殺了那路中的獵人你懂麼我道這案子了結後忽然政府裏派了祕密偵探捉了二十五箇人因爲那名單已得著咧二十五人都是些有名人物後來報上又登著X的口供和常雲說的一般無二也可見吾友的理想了可是X終不肯說出自己姓名直到如今還不明白那X姓甚名誰



康卜森新探案

三種證據

王天恨

康卜森放了聽筒向我道紀克你可知是誰來的電話麼又是謝成來請我去幫他探案的他說川路某號屋中出了一件奇案死者姓洪名甚麼我沒聽得清楚他夜間和他的夫人睡在一起不知怎樣今晨忽然慘死在牀上他的夫人尚不知道以爲睡著了比及死者的母親登樓方始覺察已死這案子眞離奇極咧我道果然又發生了一件奇案那電話來時非常悤迫我就有幾分料到康卜森道著啊著啊你料事的本領眞大有進步了但若有了旁的要緊的事要和我接洽也可以這樣悤迫的不僅是發生奇案啊我笑道惟有對於你可以如此著想因爲你的交遊既有限社會上旁的事業你又少接觸那麼有誰來和你說話這樣的悤迫呢康卜森點點頭道紀克你的

話。一些兒不錯。你們且別談閒話。你如有興致可隨我一同到那邊去。

婦人談話似乎在那裏辯論甚麼室隅立著一位少婦淚痕界面啜泣不已還帶著驚懼的神氣謝成見了我友忙招呼道康卜森先生你竟惠臨了康卜森大駕我很是抱歉當下不答我友發問便告訴我們道死者喚做洪芝軒這位老太是死者的母親少婦就是死者的妻子徐氏死者是服燐寸頭死的我起初勘驗時並不知是服燐寸而死似乎案情很是神祕所以才打電話請你到來末後在枕邊尋出一二

罷。門前立著幾名警察我們跨上階石那屋子是兩樓兩底署長林以先立在會客室裏見了我們歡呼道承二位惠臨非常感激不過這案已經結束無須勞神了康卜森微露驚詫之色向我瞧了一眼接著便道這案既已結束下走是求之不得的可否將破案的情形見告林以先道我此刻已預備回署先生如有所問可和謝成談罷恕不能久陪了於是康卜森便和我到了裏面果然見謝成正與一箇年老的時忽瞧了瞧徐氏又道恐是他的夫人強迫他服毒殺你可曾偵出原因來麼謝成道不是自殺——說

的康卜森詫異道是他的夫人強迫他的麼說著不禁也回過頭去瞧著徐氏只見徐氏哽咽著道芝軒尋此短見我一點也不知道怎麼是我強迫他的他是我的丈夫那有如此仇恨康卜森道那麼你既和芝軒睡在一張牀上芝軒如果自尋短見就該勸止他怎麼竟任他自殺而今晨你又不說還是若無其事的不是顯有嫌疑麼徐氏道我委實不曉得他尋死我如曉得怎麼不勸止他康卜森道如此芝軒昨晚在甚麼時候回來的呢徐氏道芝軒昨晚七點鐘時就由外面回來那時我尚在娘家沒有回來康卜森道夜間絕無動靜麼徐氏道沒有一些動靜所以我也有些納罕怎麼竟死了康卜森又向謝成道謝兄你說徐氏逼芝軒服燐寸而死究竟持何理由能否見告謝成道我一共有三種證據很足以證明徐氏謀殺之罪第一是在臥室中發現了一張廢紙康卜森道啊你說的話竟使我莫名其妙難道那廢紙上寫了甚麼字麼謝成道正是說著從身上取出一張紙來康卜森接在手中我近前一看乃是一張由書籍上撕下來的板權頁上面寫滿了草書有大有小字上加字簡直是不知所云看不出甚麼意義只約略辨出幾字道「金湘雲」「可恨的不顧廉恥的醜妻」康卜森沈思了一下道謝兄請問你發現這張廢紙是甚麼見解竟說是徐氏逼他服毒謝成似乎不耐道康兄你不明白麼這張紙上寫的字一

定。然。做。了。不。改。過。所以。說他可恨。由此推測下去。就可知芝軒。道那金湘雲的局因而腦中有這三字。就信筆所書的。或者死者曾叫過。沒。也。不。端的事。被死者覺察兩下。反了目。而徐氏竟。寫在一起。就覺得奇突了。謝成道。這廢紙上的「金湘雲」三字。是甚麼意。思呢。金湘雲是一箇妓女和這「可恨的」卻是徐氏。的醜妻」寫。

成進行案事上的大障礙照謝成說來芝軒之死果然徐氏很有嫌疑那廢紙和利刃以及指印等三種證據件件都合乎情理死者的母親怎麼又絕端否認可眞令人不解了康卜森又道如此你可導我去檢驗一下這案雖已結束但我們既到了這裏不妨增增見識謝成道很好當下就導我們登了樓我一瞧那屍體尙在牀上身上覆著錦被臉兒向裏康卜森用顯微鏡視察項中果然有好幾箇女子的指印嘴脣上也有極爲明瞭謝成又將利刃取出給康卜森看康卜森點頭不語在室中很精細的檢視了一回始終未發表甚麼意見就下了樓隨卽告別回寓

康卜森坐定向我道謝成的話眞武斷得利害也不細細考慮一下竟貿然說是徐氏強迫他服毒未免太輕率了我道是啊但那指印與利刃究屬是絕大疑竇便是非徐氏謀殺有了指印分明徐氏夜間已經起來過怎麼他今晨還不覺得芝軒已死呢康卜森道這兩層果然令人不解但也不難解決我道不難解決麼你用甚麼方法解決呢康卜森道這當然要用偵探的手續了我料定這案的內容不十分複雜只消略略偵察一下就可迎刃而解我道啊你以爲徐氏與案事無關麼然而那箇廢紙又作何解說我想那箇廢紙論不定眞的是芝軒有感而書徐氏有甚麼不端的行爲康卜森忽拍了我一下肩頭道我對於廢紙的懷疑就是「金湘雲」三字這金

湘雲三字和以下的那幾字連類而書便覺以下的那幾字失了價值於徐氏的操行上令人有一種了解的指示紀克金湘雲的芳巢不是在祥慶里麼我向來對於狎妓這一層很是痛惡可是我爲了職業上有不可免的需要也略略注意些所以我曉得他住在那裏此刻我就去和金湘雲談談或許於案事有了一種很明瞭的解決眞使我莫名其妙又說另有及那廢紙實足以證明徐氏謀害而有餘而康兄竟爲如此但看那死者項脣間的指印和褲下利刃以及那廢紙我道你不是說這案已結束了麼謝成道我委實是以道你不是說這案已結束了麼謝成道森兄命我來的他打電話給我說他對於此案已有了很明瞭的解決請我到尊寓中會晤我也十分贊同不過——我還沒說完康卜森已由外面走來只好將話頭中斷康卜森一見謝成道森兄累你久候了謝成道不客氣我接到你的電話隨即到來因爲你說對於此案已另有一種很明瞭的解決我非常詫異所以趕來一聆高見康卜森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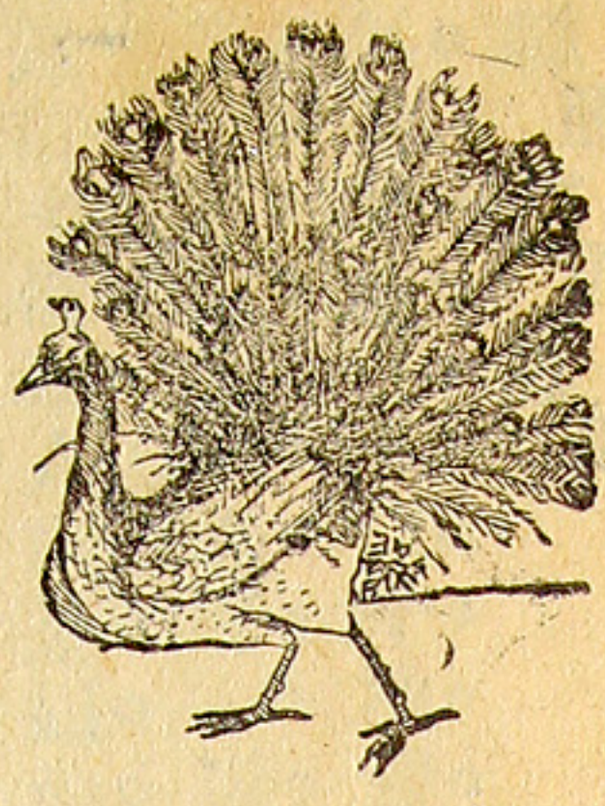
一直到午後三點鐘光景忽然謝成到我們寓中來我不知他此來爲了何故謝成道紀兄康卜森還沒回來麼我道正是你此來可是專晤康卜森的一一想也就有一半明白他的意義了身而出我驟然聽了這幾句話似乎不甚了解既而神並且還要進行偵探死者的環境如何說罷便起在那裏此刻我就去和金湘雲談談或許於案事有了一種很明瞭的解決眞使我莫名其妙又說另有及那廢紙實足以證明徐氏謀害而有餘而康兄竟爲如此但看那死者項脣間的指印和褲下利刃以及那廢紙我道你不是說這案已結束了麼謝成道森兄命我來的他打電話給我說他對於此案已有了很明瞭的解決請我到尊寓中會晤我也十分贊同不過——我還沒說完康卜森已由外面走來只好將話頭中斷康卜森一見謝成道森兄累你久候了謝成道不客氣我接到你的電話隨即到來因爲你說對於此案已另有一種很明瞭的解決我非常詫異所以趕來一聆高見康卜森笑道

如此不妨把我的鄙見宣布以便出徐氏於嫌疑地去他屈伏於闔威之下一腔怨憤無由發洩故而才位謝兄你推斷芝軒之死是徐氏強迫他服毒不是根據那廢紙和脣項間指印以及那褥下利刃麼現在我就將這三種證據逐一解釋第一那廢紙上寫「可恨的」就是因徐氏監視他的一種所謂「可恨的」卻顯然是芝軒片面的罵詞了謝成道那麼照你說來徐氏謀害的這句話已有大半失了依據了但芝軒爲甚麼要服毒其餘我說的兩種證據又作何解說呢康卜森正色道芝軒服毒實是自己尋死徐氏無絲毫嫌疑原來芝軒都刻刻監視著他夫妻間的愛情也因之衰淡徐氏對於芝軒去年交易所風潮洶湧的時候一般好做投機事業的人都想在裏頭撈摸一筆錢芝軒不能像從前那麼自由常到金湘雲那邊去他的財產本只有四五千元光景現在除

掉將財產完全丟盡外還虧空了五六千塊錢我由債權人我方始明白這許多債權人就是逼他自殺的原因他素重信用由去年虧空下來勉強支持到現在各債都已到期而且有一大部份就約在今天備以一死了之又因徐氏回了娘家夜間也不回來償還他沒有法想只好出於自殺的一途了他既預便備了一柄利刃藏在褥下打算在夜間自裁那知到了晚上徐氏竟回來了他不免著急而且用刀自裁無論何人恐怕都沒有這般勇氣況徐氏又同臥在一張牀上事前既不能說明事後又不免禍及髮妻所以才另想別法乘徐氏酣睡時服燐寸自盡謝成已十分愧怍十分氣沮但猶問道徐氏既覺察成道然而屑項間的指印又是甚麼原故呢康卜森道這一層我爲了不能解決曾去婉詢徐氏究竟夜間可曾覺察甚麼徐氏方始告訴我說芝軒服毒的時候他正在酣睡比及驚醒芝軒呼吸已斷他一時心慌知道不妙用手捺住他的項際看他可有轉機捺了一會仍是僵臥著不動又去撥他的嘴脣故而才留下這兩處指印那時已將天明徐氏驚得手足無措不敢聲張所以直等到死者的母親的登樓始將死耗傳出來死者的母親見芝軒死得不明白臉上又現出非病死的特徵問問徐氏徐氏只好推說不知一時痛子情深才報告警署康卜森說到這裏

芝軒已死如何又堅言不曾覺察呢康卜森道這原是他腦室恐怕自己有嫌疑你清醒後的遁詞乃是後來又直指是他謀害益發不敢說了謝成無話可詰面色由紅而白過了好一會方始搭趉著說道「容我偵查考慮」





偵探小說雜評

范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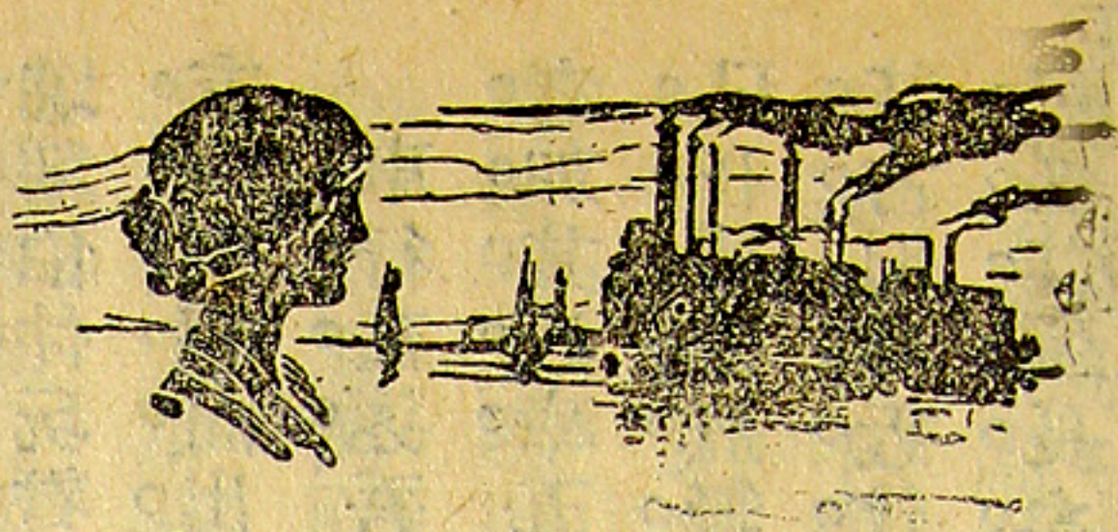
程小青的東方福爾摩斯霍桑探案做得非常巧妙他那本「箱屍」一氣貫連沒有漏洞情節曲折而且很合事實讀到末葉眞不免拍案叫絕我看過二遍第一遍覺得很好看到第二遍覺得興味更濃厚了他的長篇小說很多我卻大都沒有看自從看了這「箱屍」以後對於他的著作很歡迎的了

程小青君說「做偵探小說心要精細」他做了一篇須得要重校一遍有一次做一部長篇是敍寒天的事情要使一人藏在看不出的地方於是構造一座大樹他起初也不曾留意後來校正的當兒覺得冬天的樹木不會枝葉叢密的於是急急改良他

劉雲新探案

彈力

李雲子



時爲六月下旬烈日如炙炎風吹人欲睡余友劉雲方手晨報臥沙發上讀之津津有味若不覺其炎熱者時而大聲狂呼時而搓掌惡詈厥狀乃類癇人余（李光自稱）知其病發掩耳假寐故不之聞蓋余友性情暴躁偶讀報紙見政客弄權軍閥跋扈輒狂呼惡詈以洩其憤不知者疑爲癇發余則已司空見慣矣俄聞其忽發莊嚴之聲曰嘻大總統令張作霖晉給大勳位又令李光授一等寶光嘉禾章余聞疾躍起力奪其報遍讀第一版命令欄不得余名方知爲戲因怒之以目余友笑曰適見汝沈沈欲死特授嘉禾章以驅汝睡魔耳噫吾自破獲箱中怪盜一案後居恆鬱鬱至今不獲一試吾技咄咄羣魔殆盡雌伏不敢出耶言罷頻搓其掌環走室內余顧而笑曰汝業偵探盜不至而故欲其至豈以長日奔波引爲至樂乎余等正喋喋電鈴聲忽大震立止吾二人之譚

鋒。俄侍者引一客至。客顧而長。雙目炯炯有光。望之生怖。客非他。乃探長洪飛也。甫入室。卽怪聲問曰。劉雲先生汝曾閱今日之午報乎。大銀行家顧六奇自殺矣。警長候汝趣往趣往……余友瞠目無以對。半晌笑曰。洪飛先生君之語無倫次。殆與吾老友李光堪稱伯仲。玩君語氣……洪飛不待畢其詞。力掣余友臂。疾趨而出。余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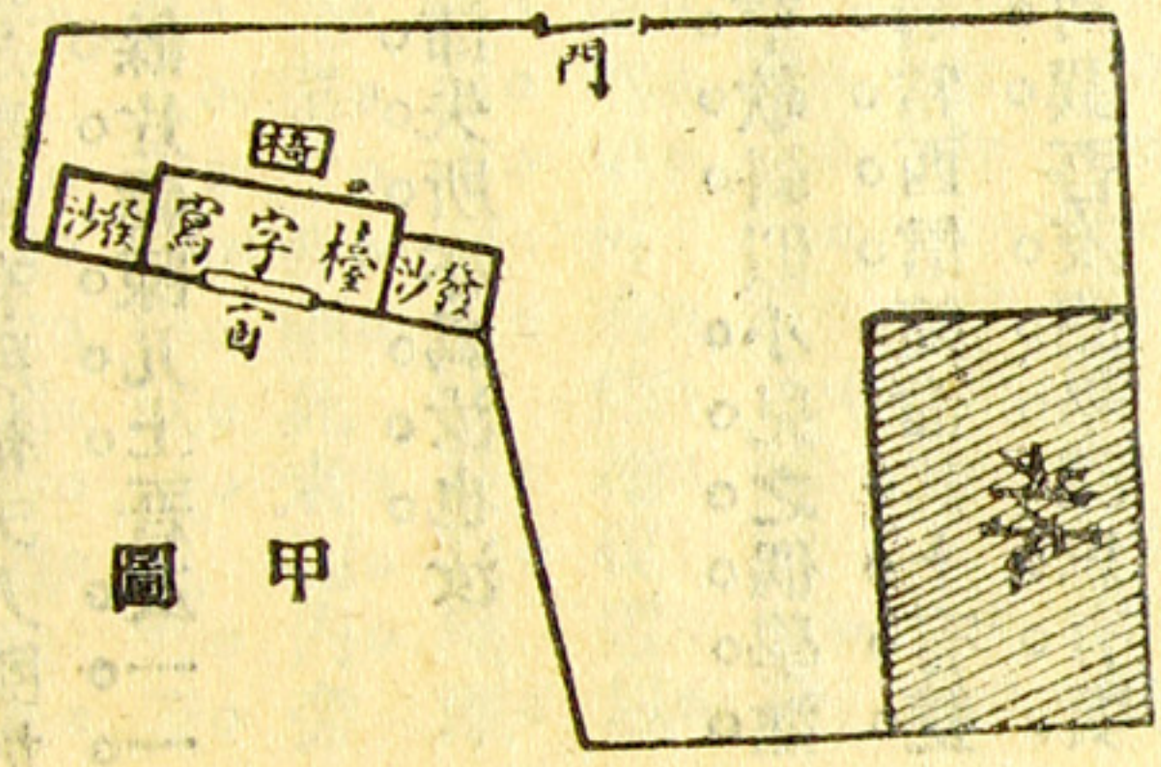
車行甚速。吾等默不一言。惟聞探長叫囂聲。命御者加其速率。五分鐘後。車抵獅子橋畔。顧六奇之宅已在望。宏壯無匹。四周雜植灌木。綠葉成蔭。惟式制甚古。似非近代建築物。探長顧余友笑曰。君今日又可掉以輕心也。余友弗應。隨探長棄車入門。警士舉手致敬禮。余等昂然直抵廳側。隨晤警長。警長年逾三十。肥碩無朋。然狀至和藹可親。與吾友略通數語。卽相將入陳尸之室。室在宅之北隅。乃六奇先生寢室也。電炬猶明。爲狀至慘。余乍入此室。腦中構成無數幻象。不禁寒慄。室中陳設精雅。一桌一椅。莫不具有美術觀念。惟室形絕奇。前狹而後寬。闊厥狀長。有肖手槍北有窗一。洞開以透空氣。外有鐵柵復罩以鋼絲細網。用防宵小。寫字檯面窗而設。沙發二。橫陳左右。椅几各一。銅牀則設於室之西隅。死者面內旁臥。牀上腰後汩汩流血。其夫人方傍坐飲泣。見吾友至。含淚起迎。吾友略事勘查。決其爲槍彈所斃。惟身可展。其所長矣。警長縣長皆恭候君勘查此案。君不可掉以輕心也。余友弗應。隨探長棄車入門。警士舉手致敬禮。余等昂然直抵廳側。隨晤警長。警長年逾三十。肥碩無朋。然狀至和藹可親。與吾友略通數語。卽相將入陳尸之室。室在宅之北隅。乃六奇先生寢室也。電炬猶明。爲狀至慘。余乍入此室。腦中構成無數幻象。不禁寒慄。室中陳設精雅。一桌一椅。莫不具有美術觀念。惟室形絕奇。前狹而後寬。闊厥狀長。有肖手槍北有窗一。洞開以透空氣。外有鐵柵復罩以鋼絲細網。用防宵小。寫字檯面窗而設。沙發二。橫陳左右。椅几各一。銅牀則設於室之西隅。死者面內旁臥。牀上腰後汩汩流血。其夫人方傍坐飲泣。見吾友至。含淚起迎。吾友略事勘查。決其爲槍彈所斃。惟身可展。其所長矣。警長縣長皆恭候君勘查此案。君不

旁不見兇器如云自殺則槍又安在遍索室中初無痕跡可尋不得已詢夫人曰室中各物曾移動否曰否警長命令不得移動各物即屍身亦未敢稍動吾友遂叩其案因夫人泣曰茲事殊奇慘出人意表吾夫業商爲萬國銀行華總理向以和藹待人與友朋無稍忤上星期六日之午後銀行例不營業吾夫攜吾散步郊外至河西公園略事休憩吾方與之並坐椅上指點風景從者忽將一函至吾夫閱未半忿怒叫囂裂箋片片作蝴蝶舞復以足踐之余疑其精神錯亂欲引與俱歸而吾夫暈矣須臾悠然復蘇握拳向空而搖恐怖之色悉露於面吾叩之不答拾地上殘書綴合觀之幸一片未遺猶能成文劉雲疾曰此殘書存夫人處乎請示余於事或有所補夫人隨於枕畔發一小篋出碎紙十餘片雜陳几上吾友一一綴合遂成一函函曰

跋涉重洋爲汝也顛沛失所亦爲汝也汝將何以對我

函爲毛筆書成字跡潦草欹斜似小兒之偶學塗鴉者末署李根二字紙爲尋常西信箋惟其上有雙桃作標記鮮豔動目彌復可異吾友閱畢深思有頃忽曰李光汝試觀此字跡離奇極矣一勾一撇之末端悉狀若毛刷或笞箒吾識字近三十年未嘗見此怪字吾意其人必不善執毛筆或以鋼筆旁執法書之故成此不中不西之怪字余曰此人或懼筆跡之

誤落人手特故意模仿亦未可料劉雲曰否否吾非特決其人不能模仿筆跡不善執筆且吾決知其人必非吾國人也因吾人縱不善書亦未有以旁執法書中國字者汝試觀末畫二字則理愈顯明也夫人曰二君請稍止待吾畢吾言討論不遲也遂曰吾夫歸後狀至恐怖一變曩日瀟灑之態長日無事惟匿居室中不知其所作何事又招匠人於窗畔門隅設種種驚賊機關偶有客至必令奴僕狂搜其身畔恐挾兇器不利於彼奴僕稍有忤誤則鞭撻無算故一家之人無一不恨其暴戾者嗟乎今不死於人手而死於自殺則殊令人不能無疑劉雲曰夫人言尊夫自殺吾業偵探垂十年未聞自殺者捨前賢致命之所而傷其後腰也且榻旁初無手槍槍彈將從何而至夫人答曰茲事殊奇突昨夜吾方獨宿鄰室時鐘鳴三下陡聞吾夫室中砰然有聲吾急起趨視門鍵不可奪呼奴僕撾門入室中閎無一人而吾夫已長逝矣夫人言畢已泣不成聲一室寂然吾友搓掌攢眉運思良苦忽曰李光速取吾之繪具出爲吾繪此室之形狀窗椅牀榻之部位務期精確無訛余應命立成一圖以示之（如甲圖）



甲圖

劉雲曰縱觀此圖之結構如有人於窗外開槍能擊中牀上死者乎余曰否否槍彈之發出悉依直綫決不能成弧綫折而入榻上果窗外有人發彈必擊於近門之一邊或門上吾友復沈思有間曰得矣眼中陡發異光四燭室內狀若狸奴之伺鼠俄疾趨門畔手拈一物曰嘻此何物也余等隨往觀之則爲一裝闔門上彈簧之鐵片約四寸見方厚可寸許上著深刻之白痕似曾受重物之磨擦者繼聞吾友高呼曰夫人此爲誰氏所裝設請語我探長於此忽發輕薄之聲曰老友吾殊不耐此特爲顧先生生時所裝之機關用以防賊者與本案無關喋喋何爲哉吾友默坐不語惟輾轉弄此鐵片忽左忽右額上汗出如瀋俄忽出一吹粉管吹之粉著鐵片白痕愈清晰繼嗅以鼻鼓掌大笑而起吾等咸不解其意瞠目視之吾友復取皮尺量鐵片與死者傷痕之距離得十一尺疾曰李光速爲吾書之又曰鐵片與傷痕適成平行綫較牀高一寸又十分之七又拓其皮尺測量鐵片與窗之距離得十二尺八寸亦成平行綫量訖疾奔而出吾呼之不應即窗外視之則吾友方撥視窗畔芊芊之草若有所覓時見叢草果紛亂似早爲人所踐踏者少選聞吾友狂呼曰夫人兇徒已得即爲尊夫裝設機關之匠人法當立逮其人勿使遠颺夫人亦知其居處乎曰知之在德華路一〇二號吾友曰洪飛君速往捕之吾自有術以實其罪

耶。匠人。獰笑。操不規則之華語曰。余名韋廉弗利門。眼媚腰扭醜態百出。歌良久。猶格磔不止。吾友疾止。

二小時後。探長率匠人至。劉雲詫曰。彼竟爲西人。死乎。余友曰。然。匠人忽高歌蘇格蘭小調。婆娑而舞。

實。大不列顛產也。吾之被捕。必汝授意。今以何種證據。之曰。密司脫弗利門。君何事狂樂。弗利門曰。吾笑其終有一日死於余手耳。吾友曰。然則君之眞名得非李根乎。

然。顧生用以防賊者。吾友笑曰。吾恐非特不能防。於英倫大學校。交情極密。某年之春。雙桃黨員鑾集。

賊。反爲賊所利用耳。匠人俯首不能聲。吾又曰。朋友不必辯辯亦無益。汝實利用彈力（彈力者。凡物體有彈回之力量也。）之原理。特裝設乎。曰。然。余名漢沙李根。曩曾與顧六奇同讀。

友。汝生用以防賊者。吾友笑曰。吾恐非特不能防。於英倫秘密宣傳主義。黨中之主義有三。曰無政府。曰打破平民貴族階級。曰遺產充公。余二人既困於讀。

一物體有彈回之力量也。）之原理。特裝此。以死顧先生耳。昨夜三時。汝實來此。匿於窗畔。見室。中電炬猶明。汝猛捩槍機側擊門畔鐵片。殊佳彈著鐵片受鐵片之彈力而愈猛。旁飛楊上洞。

穿顧先生之後腰而死。然乎。匠人忽大笑曰。顧六奇。

書又困於貧乏。一時不察。遂同隸斯黨。二年後。彼之命運。殊佳。一躍而爲雙桃黨魁。爲所欲爲。無所懼。黨中貲財。漸爲彼取用以盡。余等方擬羣起難之。而彼已先余等而發難矣。』李言至此。已怒不可遏。口

紛。無。以。劉。身。旁。又。無。利。器。惟。徒。手。受。縛。而。已。

此。後。鐵。窗。風。味。余。乃。飽。嘗。之。矣。同。黨。見。余。下。獄。紛。

紜。跡。顧。則。安。然。攜。吾。妻。不。知。何。往。余。繫。獄。二。年。忽。

得。余。妻。函。中。多。懺。悔。語。大。致。謂。不。堪。爲。顧。氏。虐。待。彼。

視。吾。如。囚。徒。愛。情。已。全。失。且。謂。彼。現。方。經。商。中。國。上。

海。獲。利。頗。豐。云。云。此。事。余。本。擬。置。之。弗。問。既。念。吾。妻。

平。時。遇。吾。尙。不。薄。吾。當。設。法。爲。之。復。仇。懲。彼。狂。且。三。

年。後。余。徒。刑。期。滿。遂。渡。重。洋。來。海。上。寓。居。於。德。華。路。

一。〇。二。號。日。則。傭。工。自。活。夜。則。蹤。跡。顧。氏。之。後。蓋。吾。

面。目。黧。黑。衣。衫。襤。褸。已。一。變。往。日。之。狀。貌。顧。氏。亦。不。

吾。識。矣。忽。忽。數。月。聞。吾。妻。已。死。吾。友。續。娶。已。兩。載。吾。

一。時。憤。火。中。燒。謀。殺。之。念。益。急。』李。根。言。未。畢。忽。大。

嗽。血。沾。余。衣。嗽。已。立。暈。吾。友。急。招。醫。生。至。而。李。根。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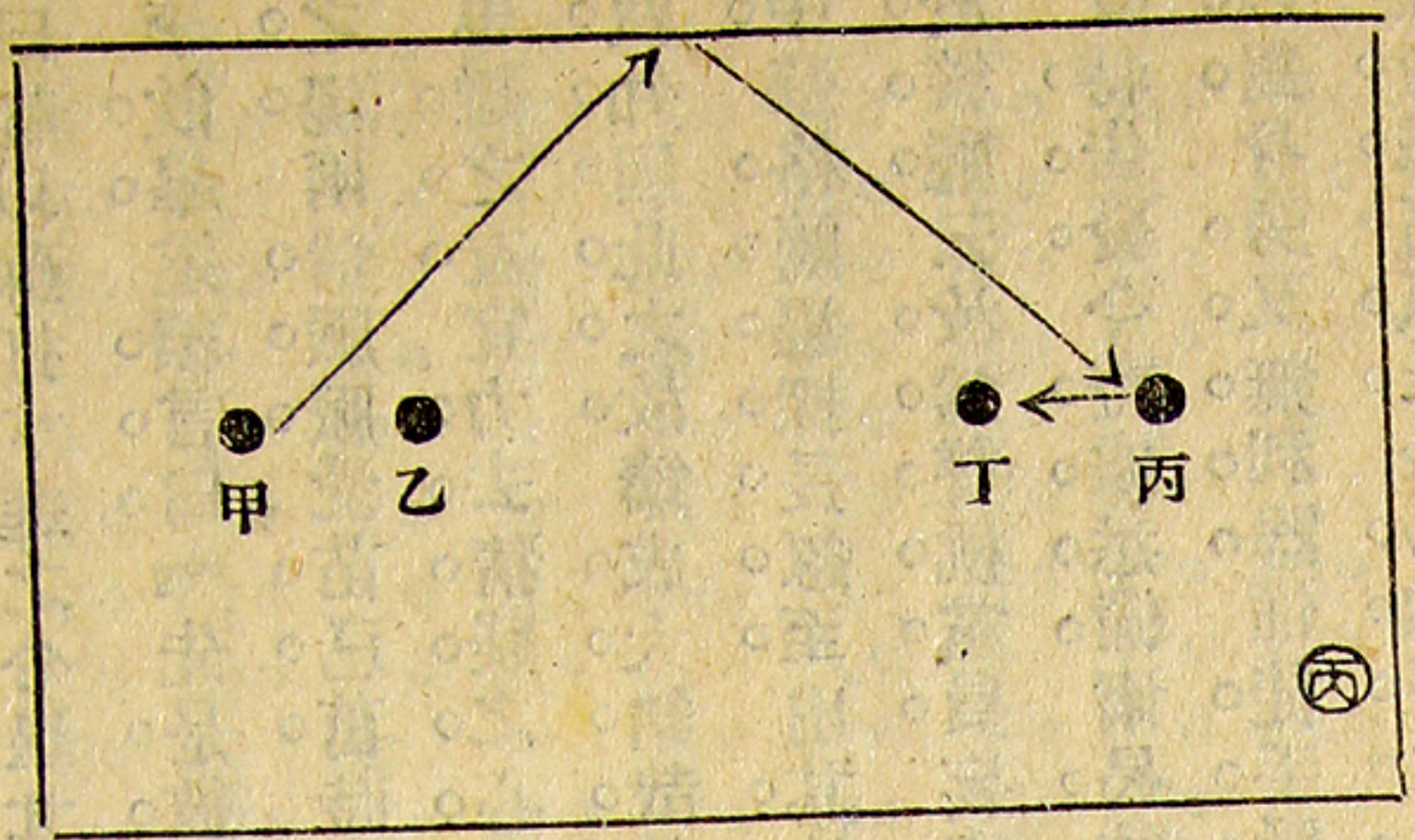
死。醫。謂。死。者。喜。怒。過。度。精。神。受。震。故。不。救。云。

某。日。之。夕。余。與。劉。雲。復。譚。此。案。予。曰。縱。觀。此。案。頗。

彈力

可研究顧彼彈力何以能分毫不差洞穿顧六奇之腰是殊可異也劉雲笑曰君不觀打彈子乎甲乙丙丁四球如成一直綫（如乙圖）欲甲球擊丙丁球打彈子者必以甲球側擊臺邊成九十度以外之角方可擊於丙丁球茲案亦與之一理耳

彈子臺（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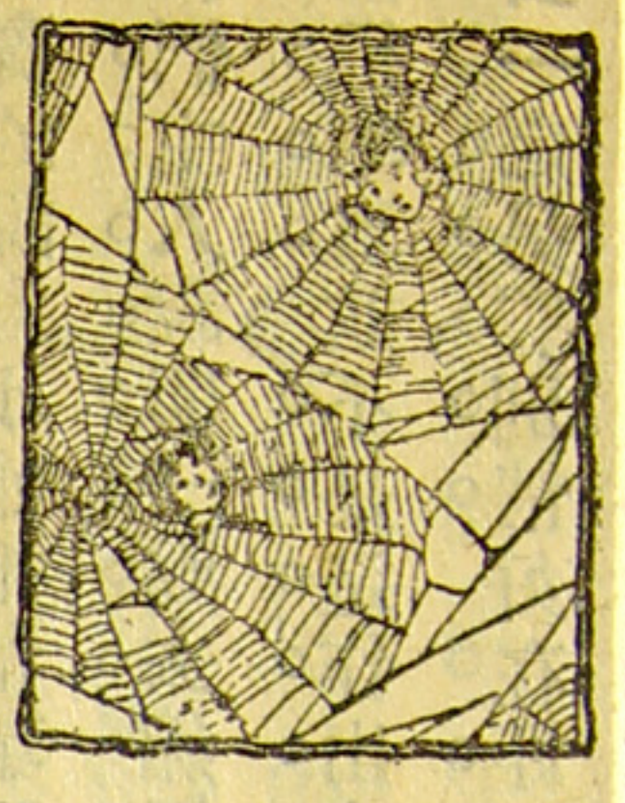


包朗爲誰

芝岩



余與程小青氏友善人遂以包朗目我實則小青先生既非霍桑余又何敢以包朗自居且偶弄筆墨喜從反面描寫易言之即賊的小說也以是尤不類包朗而所謂包朗者自另有其人第讀者不之察耳



訂婚指環

王雪影

星期日午刻李媚雲在清華女浴池頭等房間中便急急的穿上衣履對鏡子籠髮理妝忽見伊左手無名指上所帶的鑽石指環已不見了這一下子可洗澡蘭湯浴罷香汗淫淫身上半披一條粉霞色薄紗只覺得四肢兒嬌怯無力很有些倦意便躺下來要睡一睡鼻觀裏忽聞一股奇香直沁心脾不知不覺的昏然睡去到得醒來已是下午三點多鐘自己很納悶的以爲這一覺怎能睡到這箇時光再一瞧的道我從浴堂出來指上明明帶著那鑽石被水一洗加倍的光亮四射怎麼這時就不見了遂按著電鈴喚過女侍役來說是把鑽戒丟了教他幫著尋找身上還沒有穿好衣服頰上忽的起了兩朵紅雲暗幸喜媚雲洗的水還沒冲去便和那女侍役在盆中室內著意的找了一遍各處都找到了亢自不見那成甚麼樣子

訂婚指環

指。環。影。子。要。說。媚。雲。手。中。本。有。些。鑽。石。裝。飾。品。像。甚。痕。尚。未。模。糊。便。打。電。話。給。青。年。偵。探。家。王。守。禮。請。他。
麼。項。圈。耳。環。手。鐲。等。樣。樣。都。有。丟。了。一。箇。小。小。指。環。立。刻。到。清。華。池。有。要。案。煩。他。探。一。箇。水。落。石。出。
爾。是。不。足。輕。重。用。不。著。這。等。驚。慌。怎。奈。這。箇。指。環。與。說。起。王。守。禮。年。紀。不。過。二。十。多。歲。心。思。緜。密。理。想。
衆。不。同。那。原。來。是。伊。未。婚。夫。趙。松。禪。給。伊。的。訂。婚。指。高。超。任。是。怎。樣。棘。手。的。案。件。一。到。他。手。裏。沒。有。不。破。
丟。失。了。不。但。無。以。對。松。禪。於。婚。姻。前。途。怕。也。有。妨。的。因。此。外。人。都。送。他。一。箇。青。年。福。爾。摩。斯。的。綽。號。那。
礙。媚。雲。心。裏。怎。能。不。著。急。呢。伊。既。找。不。到。指。環。就。知。時。他。正。和。助。手。趙。扶。飲。酒。分。食。又。大。又。肥。的。紫。蟹。打。
道。方。纔。三。點。多。鐘。的。長。睡。其。中。定。有。些。蹊。蹺。怕。是。有。算。喫。得。一。醉。好。舒。暢。他。已。經。疲。乏。的。腦。筋。酒。至。半。酣。
人。偷。盜。去。便。低。下。頭。子。來。打。主。意。忽。聽。那。女。侍。役。很。壁。間。電。話。丁。丁。作。響。知。道。又。出。甚。麼。案。子。了。接。過。以。
誠。實。的。說。道。小。姐。把。指。環。丟。在。這。裏。實。在。抱。歉。請。向。後。便。催。趙。扶。速。行。到。了。清。華。池。媚。雲。所。佔。的。那。號。房。
我。們。主。人。說。明。一。聲。去。媚。雲。擡。頭。看。伊。的。神。情。態。度。間。裏。兩。下。尚。未。說。話。守。禮。卻。從。兜。囊。裏。取。出。兩。粒。比。
都。很。率。眞。並。不。是。造。作。出。來。的。知。道。決。不。是。女。僕。拏。黃。豆。稍。大。圓。形。的。白。色。丸。子。向。鼻。孔。一。塞。然。後。才。向。
去。一。定。另。有。別。情。好。在。距。丟。失。的。時。間。不。遠。一。切。形。媚。雲。說。女。士。怕。聞。著。一。陣。奇。香。睡。一。箇。很。長。的。覺。罷。

媚雲很驚訝的回道先生眞不愧是大偵探便把怎來過女侍役說這位小姐是午刻來的頭一位客別人未曾來過又問可有賣零物的進來女侍役說沒有注意只記得是箇中等身材戴著眼鏡說完了退出守禮從兜囊裏面拏出一面小圓鏡子戴在左眼貼近在瓷磚鑲成的櫻板上

樣的睡著和丟失指環的經過很詳細的向守禮報告又說這指環是訂婚的信物和自身很有關係倘能珠還合浦將來定要厚厚報答的守禮連謝不敢點鐘的時候進來一箇女學生服裝的人年紀約莫二十多歲口稱找伊一箇同學每箇屋子裏瞧一瞧裏是女浴池對於零星小販一律不准進門只是一仍接他的話說道這香是新發明的一種催眼香鎭壓性極強只要人聞著一點香味不論神經怎樣敏銳是一件常事我們不能拒絕那知今天就出了岔子一會兒的工夫說聲沒有就走了可是浴池找人原來伊說這幾句話那兩箇神光炯炯的眸子呢守禮聽伊說這幾句話那兩箇神光炯炯的眸子不住地上下左右的亂轉接著又問那女學生是怎樣的面貌女侍役說沒有注意只記得是箇中等身材戴著眼鏡說完了退出守禮從兜囊裏面拏出一

媚雲很驚訝的回道先生眞不愧是大偵探便把怎樣的睡著和丟失指環的經過很詳細的向守禮報告又說這指環是訂婚的信物和自身很有關係倘能珠還合浦將來定要厚厚報答的守禮連謝不敢仍接他的話說道這香是新發明的一種催眼香鎭壓性極強只要人聞著一點香味不論神經怎樣敏銳是一件常事我們不能拒絕那知今天就出了岔子一會兒的工夫說聲沒有就走了可是浴池找人原來伊說這幾句話那兩箇神光炯炯的眸子呢守禮聽伊說這幾句話那兩箇神光炯炯的眸子不住地上下左右的亂轉接著又問那女學生是怎樣的面貌女侍役說沒有注意只記得是箇中等身材戴著眼鏡說完了退出守禮從兜囊裏面拏出一面小圓鏡子戴在左眼貼近在瓷磚鑲成的櫻板上

香是何人所放和偷指環的用意所在說著按電鈴又喚過女侍役來問這號房間除掉媚雲可有別人

雲臉上一紅他又很鄭重的說道這案子得先研究士的脂粉香中分辨出來纔用藥攫住佛不過稍帶一點土氣味所以他的餘香我能從女

仔細的在各處瞧看瞧到房門外較溼的幾塊瓷磚上便取出一張很條的薄紙向瓷磚上一鋪用手輕輕按過就影影綽綽印下一箇印跡很著意的審視一點頭會意恩恩的去了守禮又摟起比絨綫兒略粗的一條白灰給媚雲瞧說這就是催眠香的殘灰趙扶耳邊說了幾句話趙扶點頭會意恩恩的去了守禮又向媚雲說現在對於擲香已有跡可尋請女士明晚六點鐘到敝寓一次已畢對坐公事房中靜悄悄的沒有聲息守禮和趙扶二人晚餐又是著急又是羞慚粉臉上佈媚雲這時又是著急又是羞慚粉臉上佈媚雲這陣白沒法子說聲遵命纔和守禮分手各自回家

傍晚六點鐘電火已來王守禮和趙扶一陣紅一陣白回家換了衣服洗了臉纔覺得肚子餓了最劇性的酒眼睛卻不住的瞧著房門忽見媚雲推門而入他們起身讓坐媚雲開口就說一定是你們的婚約所以我纔敢打聽女士的男朋友我們法用催眠香將女士薰過從手上盜去意思在破壞你們做偵探的須給當事人守祕密就是知道也不能宣

不好意思因爲女士僅僅丟失一箇指環沒帶別的又忙著解釋道現在社交公開女士對於這層不必再將人用處……

被允許的人開箇詳細的姓名住址我有用處……

再的也用紙包好揣在兜裏又向媚雲說現在對於擲香已有跡可尋請女士明晚六點鐘到敝寓一次已畢對坐公事房中靜悄悄的沒有聲息守禮和趙扶二人晚餐

又忙著解釋道現在社交公開女士乞婚而未

仔細的在各處瞧看瞧到房門外較溼的幾塊瓷磚上便取出一張很條的薄紙向瓷磚上一鋪用手輕輕按過就影影綽綽印下一箇印跡很著意的審視一點頭會意恩恩的去了守禮又摟起比絨綫兒略粗的一條白灰給媚雲瞧說這就是催眠香的殘灰趙扶耳邊說了幾句話趙扶點頭會意恩恩的去了守禮又向媚雲說現在對於擲香已有跡可尋請女士明晚六點鐘到敝寓一次已畢對坐公事房中靜悄悄的沒有聲息守禮和趙扶二人晚餐又是著急又是羞慚粉臉上佈媚雲這時又是著急又是羞慚粉臉上佈媚雲這陣白沒法子說聲遵命纔和守禮分手各自回家

伊男朋友的姓名住址單了守禮展開一看笑著向

問昨事如何便遞給守禮一箇單子不必說一定是

門忽見媚雲推門而入他們起身讓坐媚雲開口就

微紅想又飲了最劇性的酒眼睛卻不住的瞧著房

已畢對坐公事房中靜悄悄的沒有聲息守禮和趙扶二人晚餐

物件那人一定知道這指環是訂婚約的信物纔設

媚雲說敢問內中有一箇喚做孫大文的他可是近視眼白面膛瘦長臉兒中等身材二十多歲的人嗎媚雲連連擺手說不是不是孫大文是箇好運動的人肥頭大耳黑蒼蒼的面孔很魁梧的身體那裏是箇近視眼的瘦子呢守禮也笑了笑道我想也不是眞姓名這廝眞狡滑呀可是請女士想男朋友中可有像我剛纔所說的那樣一箇人媚雲想了半晌說我眞是一時懞懂那不是陳友仁嗎怎連他也忘了沒開在單上呢說著向守禮要過那紙單賭氣的撕得粉碎沈思了一會又很驚訝的說道要是他就不好辦了他家富有財產深門大院上月從德國買了一具最堅固的保險箱我到他家裏還看見過我沒

允許他的婚姻他竟使出這樣破壞手段又問守禮何以知道是友仁呢守禮說這很容易清華池不是鑲著瓷磚的樓板嗎那磚面光亮亮的最易使水蒸氣在上面凝成水珠人倘行走其上不論鞵底如何潔淨總要多少帶點泥土泥土遇著水兩下一混合自然要留箇鞵底印跡我用黏性紙印下之後見是一隻平底約有八寸五六分長的一箇女皮鞵底的足跡女士是知道現在華中鞵廠不是因爲高跟鞵不合衛生纔改平底式嗎女子的天足雖大在一箇中等身材的人很少有八寸多長的鞵我就想到那女學生打扮的人怕是男人改裝才打發趙扶到華中鞵廠查問據他的報告說鞵廠裏因爲很奇怪那

定鞵的男人既不是新劇家偏要照他的腳寸定一雙女鞵纔將他的姓名面貌記住又有定貨帳可查方知道友仁的模樣……他話沒說完媚雲早豎起柳眉圓睜杏眼說既然是他他家裏又有保險箱我既不能設法拏出來只好起訴看他還也不還守禮忙著安慰道證據不十分充足怎能起訴他把指環藏在何處還待調查不一定準放在家裏爲今之計女士萬不可過急彼以智來我以智應作偵探的不是僅能探出案由還得將失物完璧歸趙方爲全材請女士先將友仁的住址和那指環的暗記告訴在下容一二日的思索或不至辱命罷說完了便側著耳朵靜聽媚雲回話這箇當兒下人卻送過一封信來守禮拆開一看見上面寫著幾句話是「鑽石指環事知足下從中幫忙甚好現已攜該物去上海足下有暇能同往一賞鑑乎無任迫切待命之至」郵局的戳記是從車站發的看過之後遞給媚雲說請女士過目現在這事既出了岔子我就得今晚往滬上一行又和趙扶耳語幾句便提著皮包攜帶應用物件往車站去車站的人名錄上邊籤著偵探家王守禮晚車去滬

✣　✣　✣

一間很華麗的屋子裏沙發上斜倚著一箇妙齡女郎蛾眉頻蹙正是媚雲在那裏發愁猛聽得房門一響王守禮早已走了進來手中拏著亮晶晶地光

芷四射的一箇寶物正是伊丟的那箇鑽石訂婚指環見了樂得直從沙發上跳起接過來用朱脣親了幾親然後才定住心神很詫異的問道先生不知鬼不覺一氣兒跑到友仁的住處向左右打聽知道友仁此時外出不在家下他竟到友仁大門口要求見友仁這時從裏頭出來一箇老態龍鍾的老僕說少爺業已外出守禮有一搭沒一搭的和他談話俗話說得好老見老的親他們談得很是入港便請他上酒店喫酒那老僕是愛酒如命的一聽少爺的朋友請他喫酒這是何等光榮眞比貧人拾著黃金還樂上幾倍口裏說不敢叨擾兩條不成器的老腿早就跟隨著走了一到酒店佔好小房間擺上酒來他正好將計就計假裝上了火他是毫不客氣一杯一杯的早喫得酩酊大醉攤成

原來守禮已向各銀行查明近一二日並未保管那信明知是

經過向閱者報告了

縮地術嗎守禮道縮地術倒沒有不過其中有箇原故請聽我說來作書的到此可要代表守禮把這層

又沒飛行怎能昨晚去的今天早晨就回來難道有

千里往返一次最快得四五天的工夫現在航空路

是去上海嗎上海距我們這裏水旱路程足有好幾

親了幾親然後才定住心神很詫異的問道先生不

環媚雲見了樂得直從沙發上跳起接過來用朱脣

芷四射的一箇寶物正是伊丟的那箇鑽石訂婚指

車在頭等包房內化裝一箇蒼顏白髮的老紳士模

樣火車開過一箇小站他悄悄地從車上下來人不

一堆呢就是一刀一刀的把他解剖了怕也不能醒守禮脫下他的衣服自家穿戴上作偵探的人都會化裝雖沒有孫大聖的七十二變也可以說裝誰像誰他化裝好了扣上門出了酒店又回友仁的住所別人還當他是那箇老僕都不注意竟被他混進這時已是夜裏十一二點鐘的時候家人大半已赴睡鄉守禮聽媚雲說過保險箱放在書房裏因爲很可靠夜間並不住人他尋明路徑到了書房門外先向牆角暗暗擊了兩掌早見趙扶踹足走過來守禮教他在外觀風自己忙著配好鎖鑰輕輕的將門開了先用懷中電燈向房內照過見沒有人那保險箱在一壁豎立著足有七八尺高他進得房來反將房門關好然後走到保險箱前面仔細一看見那保險箱門的上面右邊有一箇鋼拉手正中有一箇可以旋轉的圓形銅盤周圍刻有好些角度每箇角度的中間畫有1 2 3 4 5……阿拉伯字碼足能到四五十號圓盤的上下約二寸距離又有兩箇較小的圓形突起他戴好輭玻璃質的手套對兩箇銅突起的中心一按小突起的蓋富有彈力一經力按底下那箇露出一箇小圓孔上面的仍是沒有罅隙他就明白底下的突起是管上面突起的上面突起是管拉手的得先開下面的鎖再開上面的鎖才能推動拉手開箱門他從兜囊中掏出一大把鎖鑰對著下面鎖鑰口比量比量挑出一箇伸進去往右一轉微微

的聽著一點聲息再看上面小突起的中間也露出一箇圓孔同法開過推推拉手仍舊文風不動他很知道一箇保險箱的製造和裝置可分內外幾層內層是很精製的鐵匣專裝貴重物件中層是兩片薄的鋼板夾著一寸多厚的水銀或雲母石以防火險外層是很厚的鋼板四圍又包裹一層輭木質可以抵抗炸藥外面再塗上不易爲空氣侵蝕的黑漆其中最要部分是在箱門箱門四圍有若干箇可以伸縮的圓柱形鎖簧和子口裏的圓槽大小深淺正相吻合這些鎖簧都連絡在箱門後方中部一箇橫鐵條上鐵條的右端連著拉手可以向左右方動轉左端嵌入在幾箇圓形鋼片的方形缺口內前面所說刻有阿拉伯字碼的圓盤就是使這幾箇鋼片缺口一致的準得鋼片缺口的方位和鐵條左端一絲不錯將拉手向右一推鐵條向左方動轉左端嵌入鋼片缺口內那圓柱形的鎖簧離開子口裏的圓槽向內方一收縮那箱門才能開要是旋轉外面的銅盤使裏面的鋼片缺口方位不一致那橫鐵條的左端爲鋼片所阻礙不能動轉箱門是不會開的可見重要部分是在銅盤不過銅盤的裝置是隨買主的主意一箇一樣沒有相同的守禮雖理想高超明知這機關在銅盤上怎奈不知道人家暗字怎能開箱門把他急的渾身是汗把懷中電燈在銅盤上詳細一照看見圍著銅盤的圓圈正上方有一條直綫銅盤

出。面。了。的。按　垂。3　錯。畫　直。土。上。
鋼。附。這。聲。次。轉。過。到　3　4　5　這。四。字。上。面。的。直。綫。和。圓。圈。正。上。方。的。直。綫。
翁。有。一。條。裏。有。綠。絨。的。鐵。絲。知。道。是。電。鈴。綫。他。取。
因。爲。手。上。戴。有。玻。璃。質。的。手。套。玻。璃。是。絕。緣。
　　5　4　2　這。一。次。聽。得。像。有。電。燈。開。關。子。
　　4　5　1　回。一。回。的。使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就是有人知道那3542的暗號能開箱門可是才知道那指環被人盜回這都不在話下單說守禮要旋轉銅盤到最後2字的時候那銅盤和開關有假裝到牆外巡察安安穩穩出了友仁家的大門之同等功用能通電流他房裏電鈴就要作響報告他後趕快的回到自己寓所見趙扶早已回來他二人有人盜物適纔守禮旋轉銅盤聽著有像電燈開關將指環收藏妥洽倒在牀上便睡第二天早上才給的聲息他房裏電鈴已響了一聲恰巧鬧鐘正是十二點也了了的響了一陣那時友仁已從外面回來在牀上還沒有睡聽得鈴響分不清是電鈴還是鬧鐘心裏狐疑不定才到外面看看他那知保險箱的環的時候光著身沒穿衣服粉臉上又是一紅媚雲送去道明原委說聲好厲害的保險箱險些露出破綻被友仁知道將來女士結婚我可要多飲幾杯喜酒給我腦筋解乏媚雲連連道謝想起丟失指環被人盜回這都不在話下單說守禮他的老僕給他巡夜倒很放心分付在院內牆外著意察看自己仍回到屋裏睡覺直到後來那箇眞僕人酒醒後怕罪遠逃數日未歸他開了保險箱一查

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
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
說汝等以上知我說法如
拭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
法須菩提於意云何

承亥春日節來山經石峪
柘湖孟弢莫晁書

莫孟
弢先
先墨
寶

誰耶

姚賡夔

我的好友駱英這天跑到我家裏來說我友我現在有一樁疑難的事情委實不能解決我想請貴友鮑爾文給我查一查不知能不能我說有甚不能鮑爾文這人最不會擺架子人家有甚事情要去請教他他總肯效勞的你既有事情我們就去見他罷

我們去見鮑爾文鮑爾文正坐在辦公室裏閱報看見我們走進去他便立起身來問我道屈惠生可是你又有什麼見教麼這時我便把我的朋友介紹給鮑爾文我的朋友謙虛得很他對鮑爾文說了許多景仰佩服的客氣話鮑爾文很詼諧的他對我笑著說道惠生你可是領了貴友來恭維我的麼說得我們都笑了我便向駱英說道英兄我友聽得不耐煩了你快把你所要說的話說罷於是駱英就說道我的朋友吳士璋家裏缺少了一箇僕人當時我便把我的舊僕人薦給了他他也就用了可是那

僕人去了還不到十天他們家裏忽地裏發生了一件竊案竊去了一對很大的鑽士璋的父親琳卿因爲官中偵探王通甫說我薦去的僕人是箇主犯所以他便向我索賠限我半箇月裏把相當的款項交出爾文先生你想我是一箇窮措大怎出況且我那舊僕人又是很誠實的我實在不信他是主犯所以我便請求先生給我探查一下說到這裏鮑爾文早現出很注意的神色來問道駱先生這鑽圈是誰的東西呢駱英說士璋西放在那裏駱英說我那朋友吳士璋已有了妻子了這鑽圈便放在他夫人的房裏鮑爾文點點頭又問道是誰的東西呢駱英說士璋這鑽圈給士璋的妻子做贊儀大約值五千塊錢鮑爾文說吳士璋的父親不是那華巴交易所的總理麼駱英說是的近來做得十分得意呢我這時也問駱英道士璋的父親在媳婦娶來的時候就把自己做甚事情的駱英說他也在華巴交易所裏幫他父親的忙鮑爾文說好了駱先生請你明天這時候再來我要同你去見吳士璋父子倆駱英謝了鮑爾文我送了他出去再走進來鮑爾文道屈惠生我也和你去做交易所的投機事業罷我聽了很覺

得莫名其妙我是深知鮑爾文的他平素很是小心謹慎絲毫不肯苟且他今天怎的說要去做交易所的投機事業呢我便道爾文你也要去做交易所的投機事業麼爾文笑著說道你說失敗的人不知多少了你可能就這一箇月內因交易所而失敗的給我查一查我眞如入五里霧了不懂鮑爾文是什麼意思但是他既叫我給他查我怎能回絕他呢就答應了他向新聞報上查去費了一箇鐘頭才查好了一齊錄在一張紙上給鮑爾文去看鮑爾文一看過把我這張紙藏在袋裏他說惠生我謝謝你我這時因時候已不早了便告辭回家

明天我再到鮑爾文家裏去駱英早已先到了略坐了一刻才走出去各坐了黃包車到龍東路吳士璋家裏去這可巧了吳士璋父子倆都在家裏他們也知道鮑爾文是一箇大偵探吳士璋的父親琳卿很表歡迎他就要求鮑爾文給他澈底查明鮑爾文問吳老先生這對鑽圈是否放在令媳房內琳卿說是放在一隻鐵匣裏面鮑爾文說這鐵匣裏面除了這鑽圈外還有什麼別的東西呢琳卿說據小兒說裏面除了

誰耶

已失去這對鑽圈外還有一隻鑽戒幾件金首飾鮑爾文說是誰先知道這鑽圈已失去了呢琳卿說當然是小媳了鮑爾文又問說琳卿先生你以爲這鑽圈是新來的僕人偷的麼琳卿道官中偵探王通甫如此說我不過憑他講的話罷了鮑爾文又問這鑽圈在未失去之前令媳何時用過琳卿說離開失去一星期前小媳到人家去喫喜酒用過的鮑爾文現出很滿意的神氣來就道彀了琳卿先生再會罷鮑爾文立起來招呼我同駱英駱英正和士璋講話見鮑爾文要走他也就辭別了士璋一同走士璋父子倆送了我們出來

我同駱英到了鮑爾文家裏鮑爾文道你和士璋講些什麼話駱英說他以爲這鑽圈不是他夫人遺失的定是那僕人偷的鮑爾文又問他再和你說些什麼話呢駱英說其餘的話祇講他自己的近況鮑爾文道近況如何我在旁邊插口道鮑爾文他的近況你問他做甚難道你要替他去做傳麼可是鮑爾文不來理會我他祇對駱英問我老大討了一箇沒趣心中很不以鮑爾文爲然駱英說道他祇談了他近來的遊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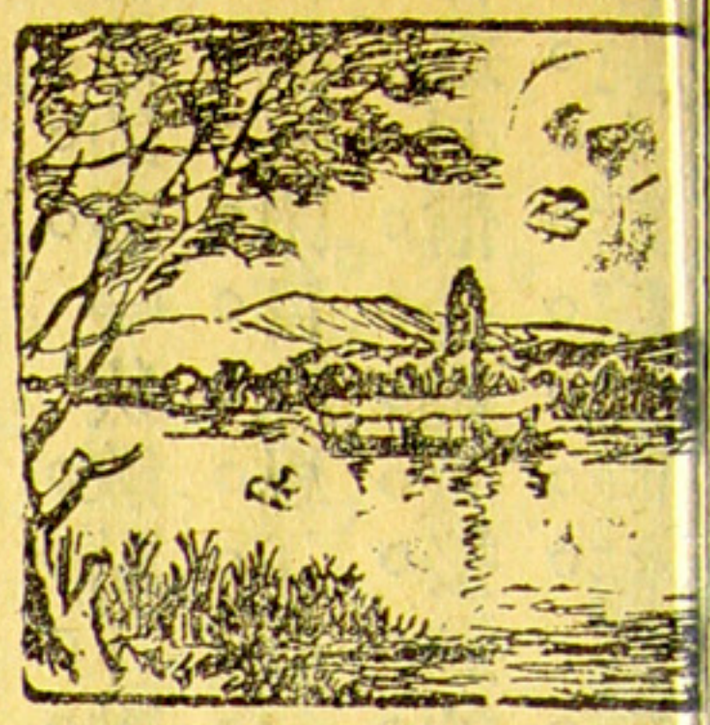
他極愛春仙舞臺裏的一箇坤角旦兒名喚朱蘭芬他不知用了多少錢了我這時又熬不住了我對鮑爾文說鮑爾文朱蘭芬和案中倒有些兒關係呢鮑爾文笑道如果屈惠生做了偵探事情就容易糟了我很覺得這話難受幸而他又掉過頭去和駱英談話了他說英兄你明天可否去請吳士璋到我這兒來駱英說一定可以的說完後駱英便去了我也告別了鮑爾文走了臨走的時候鮑爾文叮囑我明天依舊去

明天我去駱英隨後同吳士璋來了鮑爾文請吳士璋坐了他取一根雪茄請他吸再親自倒了一杯茶請他喝然後笑迷迷地說道士璋兄請你不要慌請你告訴我現在這鑽圈那裏去了吳士璋說鮑先生你問我麼我怎會知道鮑爾文說士璋兄你不必隱諱了爽爽快快對我說罷這時駱英和我都呆了駱英更莫名其妙我倒還有些明白因爲這種案件偵探界中實在不足爲奇鮑爾文說士璋兄我有一箇明白的證據可以證明這鑽圈的失去和你一定有關係因爲你既失去鑽圈之後卻一些也不覺得著急反比尋常會白相些這可是一箇人的常情麼士璋一聲兒不響鮑爾文又

誰耶

道士璋兄我還可以說這案子和交易所一定有關係哩至於新來的僕人人家疑心他我是絕對不承認因爲倘使他偷的那麼他何不連其餘的飾物一起拏了去呢吳士璋這才沒得話辯了他面孔紅了一紅才對我們說道鮑先生的話一些也不差我很是慚愧但是我是一時的見義勇爲並不是什麼爲惡的舉動老實說這鑽圈是借給了我的朋友了因爲我的朋友在交易所裏失敗了我不忍坐視又沒有現錢給他一時迫於義憤就把這鑽圈給了他鮑爾文說上帝保佑你士璋兄你那朋友是不是這幾箇人名中之一箇麼他說的時候就把上次我抄的一張交易所失敗人名單給吳士璋看士璋略略一看說正是這時我問士璋道士璋兄你何不告訴你的父親呢士璋說不瞞先生說我父親最是吝嗇怎肯助人我妻子卻知道的伊幷且非常贊成呢鮑爾文先生我有事要去了這時駱英便同他一塊兒走了我在鮑爾文家裏坐了片刻便同鮑爾文出去散步我說鮑爾文你又成功了鮑爾文說這案情很平淡算得什麼呢

草屋



何樸齋

『富東先生承你寵招不知有甚麼見教』說話的是警察廳偵探長狄敏那時在廊富東的辦事室裏富東聽了也不回答隨手在抽屜裏拏出一封信來遞給狄敏道『你且看了這封信再說吧』狄敏接過來看信封是用自來墨水筆寫的再把信箋抽出來看時是

富東先生我常常在報上看見你的大名曉得你是華僑中的富商美慕得很我又聽得你回國後創辦大規模的水電廠一時我國的大商家大資本家都紛紛入股差不多已經將要足額了你爲祖國振興實業我非常欽佩不過我近來也想創辦一所養老院請你捐五萬塊錢我素來

定明晚到府拜領吧

魯賓

狄敏反覆看了幾遍不禁笑道『這廝的膽量倒不小眞可算得獅子大開口了』說時把信箋插入信封遞還富東富東接了順手塞在衣袋裏一壁說道『魯賓到底是怎樣的人他竟肯熱心辦這養老院』狄敏作鄭重聲道『你是久居國外也難怪你不曉得他左不過是箇劇盜罷了那裏肯辦什麼養老院富東突的跳起來道『他不是人稱東方亞森羅蘋的麼』狄敏點了點頭

狄敏閉目沈思了好一回忽然問道『我且問你你這封信是幾時接到的』富東很快的答道『是昨晚七點鐘的時候從郵局裏寄來的』狄敏把手錶看了一看道現在是兩點鐘大約再過十箇鐘頭那廝就要動手那時富東面色泛白戰兢兢的說道那末……狄敏截斷他道『你且暫時鎮靜請你告訴我你的現金統放在那裏』富東用手指著屋子的西北角上道『我所收的水電廠股銀大約有二十多萬統放在那隻保險箱裏』狄敏回頭看時果然在一隻寫字檯旁邊放著一隻挺大的保險箱他立起身來慢慢的走上去把保險箱瞧了一回道『我看這箇倒是美國最新式的保險箱呢』富東早已跟著到了前面隨接口道『正道我想魯賓任有多大本領恐怕也不容易毀壞他吧』狄敏微微的笑了一笑接著說道『我今晚準在這裏看守不過

我一箇人力量還薄弱我想再到警廳裏去挑選四名幹練的警察來招待魯賓罷

鄺富東的住宅在靈隱路的盡頭東面通華明大街向西便是荒僻的小路那晚十二鐘的時候人聲寂靜富東的辦事室裏黑暗如墨不過裏面正設著陷阱呢原來室內有偵探長狄敏執定手槍端坐在保險箱的旁邊那室外卻伏著精神飽滿的四箇武裝警察讀者試閉目設想那魯賓雖然神出鬼沒用怎樣法子來偷盜呢閒話休提那時狄敏在黑暗裏等了多時不見動靜暗自疑惑再把夜明手錶一看那短鍼已指在一點鐘上他躡手躡腳的向門口走來想問問守門的警察不料將近門口猛然聽得砰的一聲……他料定是樓上富東的臥室裏發出來的他立刻把電燈扭亮了一壁吩咐警察們道『你們二人不要上魯賓的當仍舊守在這裏還有二人可隨我來說時已飛步上樓那一號和二號警察也緊緊的跟在後面

狄敏執定手槍走到富東的臥室門口見房門大開裏面電燈也已亮著他好不詫異再踏進去用極銳利的目光向全室一望咦不但是沒有賊人的影蹤連鄺富東也不見了他瞧牀上被褥凌亂就料定富東是睡過的這時那箇一號警察忽然在地上拾起一張名片那二號警察脫口道呀這不是魯賓的名片嗎狄敏袋了手槍搶過來看時上面還用鉛筆

寫著幾句道『那廝本來要偷盜的因爲見我們防掩在那裏再走出門外向東一望靜悄悄的那裏有什麼汽車呢

壽余已挈富東去矣欲彼生還當以五萬元

第二天上海快報上用二號字登著一段新聞道

『富商鄺富東被劫案』下面寫著

水電廠創辦人鄺富東於昨晚夜半被劫後水電廠股東大起恐慌將於今日集議對付方法此案現由警廳偵探長狄敏承辦聞狄偵探已得某種綫索偵知魯賓劇盜魯賓所劫勒贖價五萬元自鄺君被

狄敏笑道『那廝本來要偷盜的因爲見我們防得嚴密就變計用勒贖的毒計咳魯賓你的手段果然利害不過你的行爲太嫌卑鄙了說時他忽然心裏似有所觸很快的走出室來一直下樓到了辦事室門前見兩箇警察依舊站在那裏才放了心就把富東失蹤的事說給他們聽了隨問我上樓後你們聽得有什麼聲響麼二人同聲答道似乎聽得門外有汽車軋軋的聲音因爲不敢擅離此地所以沒有去偵查狄敏回身走到門前見兩扇鐵門果然虛掩著再走出門外向東一望靜悄悄的那裏有什麼汽車呢

第二天上海快報上用二號字登著一段新聞道

『富商鄺富東被劫案』下面寫著

水電廠創辦人鄺富東於昨晚夜半被劫後水電廠股東大起恐慌將於今日集議對付方法此案現由警廳偵探長狄敏承辦聞狄偵探已得某種綫索偵知魯賓劇盜魯賓所劫勒贖價五萬元自鄺君被

狄敏笑道『那廝本來要偷盜的因爲見我們防得嚴密就變計用勒贖的毒計咳魯賓你的手段果然利害不過你的行爲太嫌卑鄙了說時他忽然心裏似有所觸很快的走出室來一直下樓到了辦事室門前見兩箇警察依舊站在那裏才放了心就把富東失蹤的事說給他們聽了隨問我上樓後你們聽得有什麼聲響麼二人同聲答道似乎聽得門外有汽車軋軋的聲音因爲不敢擅離此地所以沒有去偵查狄敏回身走到門前見兩扇鐵門果然虛掩著才怒聲道這惡魔一日不除上海地方斷沒有一日

警察廳長海奇士讀了這段新聞只是搖頭半晌之蹤跡想破案在指顧間也

安。。。

賓。的。化。身。嗎。』狄。敏。把。殘。煙。從。車。窗。裏。拋。了。出。去。笑。

道。『誰。說。不。是。呢。昨。天。我。打。量。鄺。富。東。的。神。氣。就。有。呢。』狄。敏。道。『他。失。蹤。後。我。在。他。的。臥。室。裏。細。細。檢。查。實。在。得。不。到。一。點。綫。索。我。以。爲。失。望。了。後。來。我。在。

些。疑。惑。所。以。打。電。報。去。問。錫。民。這。事。很。明。顯。他。把。水。

電。廠。做。箇。幌。子。其。實。要。騙。一。筆。錢。罷。了。但。是。錢。騙。到。

了。手。還。不。肯。暗。裏。逃。走。偏。要。揑。造。魯。賓。的。嚇。詐。信。來。

和。我。們。開。玩。笑。這。是。他。的。慣。技。所。恨。昨。晚。我。上。了。他。

當。替。他。看。守。了。半。夜。的。空。保。險。箱。他。臨。去。時。又。故。意。

放。了。一。槍。迷。惑。我。的。思。路。這。斷。眞。狡。猾。極。了。這。時。汽。

車。猛。然。停。止。大。家。向。前。一。栽。幾。乎。跌。出。車。來。倒。嚇。了。

一。跳。忙。問。開。車。的。阿。六。才。曉。得。橫。路。裏。推。出。一。輛。小。

車。不。知。怎。樣。倒。在。地。上。汽。車。霎。時。停。止。所。以。大。家。受。

著。這。虛。驚。那。時。汽。車。從。右。邊。抄。過。又。向。前。飛。馳。

那。時。乙。探。也。說。道。『那。末。你。怎。樣。偵。著。他。的。巢。窟。』狄。敏。把。殘。煙。從。車。窗。裏。拋。了。出。去。

笑。道。『誰。說。不。是。呢。昨。天。我。打。量。鄺。富。東。的。神。氣。就。有。呢。』狄。敏。道。『他。失。蹤。後。我。在。他。的。臥。室。裏。細。細。檢。查。實。在。得。不。到。一。點。綫。索。我。以。爲。失。望。了。後。來。我。在。

紙。簍。裏。檢。著。一。封。扯。碎。的。信。我。把。他。拼。攏。來。裏。面。有。很。緊。要。的。幾。句。』說。時。從。袋。裏。拏。出。來。給。大。家。看。時。

上。面。寫。著。

……事……照辦……得手……可……

大涇路……草屋……免……險……留

意……

狄。敏。袋。了。信。又。繼。續。說。道。『我。看。了。這。封。殘。缺。的。

就。料。定。是。黨。人。寄。給。他。的。叫。他。得。手。後。就。到。大。涇。

路。的。草。屋。裏。以。免。危。險。那。裏。我。已。經。去。探。聽。過。路。極。

荒僻……咦這裏不就是大涇路麼你們看離開這裏約摸五百碼地方不是有一間草屋麼』大家擡頭向前一看果然見一間破舊的草屋狄敏又道『時已到了草屋門前忙叫阿六停車大家陸續跳下車來

海奇首先衝進大家也跟著走了進去覺得一股穢濁的氣味非常觸鼻但是這間屋子除了一隻破舊的桌子和一張欹斜的椅子以外再也找不到一箇人海奇士暗暗納罕忙走到裏面的一間不禁忙了一跳原來裏面有一張榻那榻上綁縛著一箇人瞧他身上明明穿著綠呢袍子定是魯賓了海奇

你們要特別注意那魯賓是穿的綠呢袍子』不多時已到了草屋門前忙叫阿六停車大家陸續跳下車來

他頭上重重的拳了兩下捶得魯賓四肢亂動起來乙探笑道不如把他嘴裏塞的撈什子去掉吧說時把嘴裏塞的一塊手帕子拉了出來那魯賓忽然大聲嚷道你們太糊塗了怎麼連我都不認識了卻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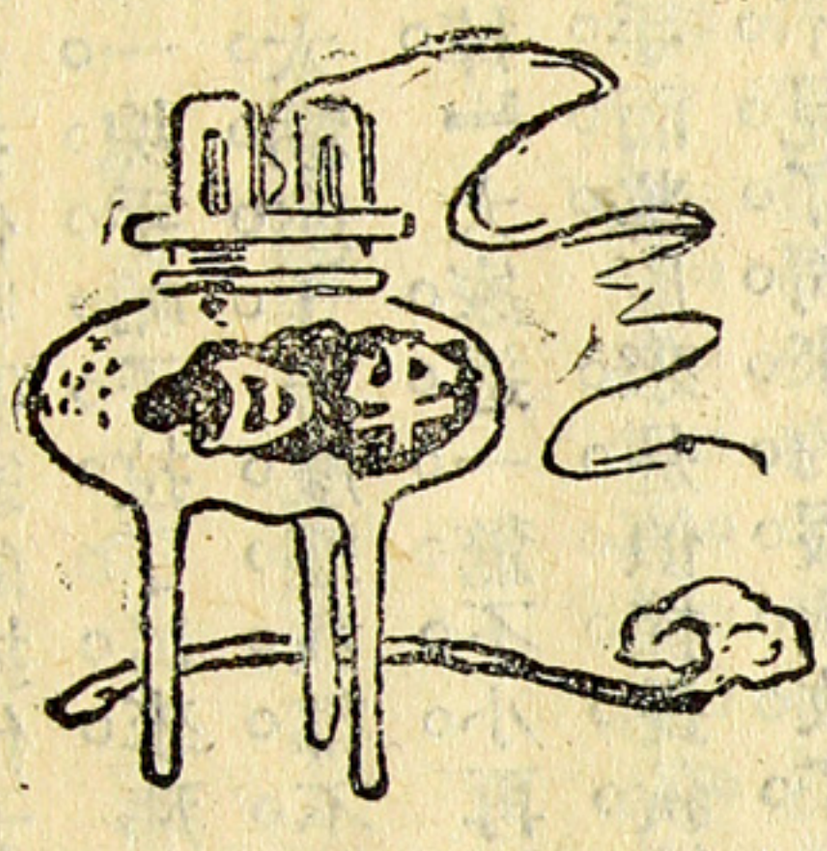
士用譏諷的口吻說道『鄺富東先生水電廠的股東們請你回去呢』甲探便不由分說蹤身上去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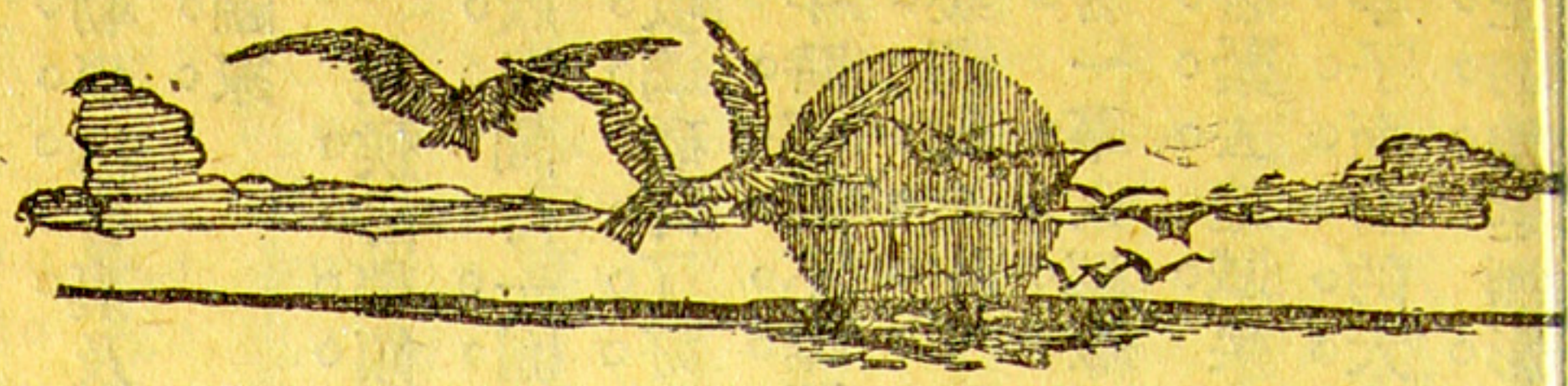
眞的魯賓放掉』大家這一驚不小再把他嘴上的假鬚一拉應手而落原來是偵探長狄敏呢連忙回

及替他解縛很快的回身出來向門外一瞧同聲叫起苦來因爲汽車也被魯賓坐去了海奇士作恨恨

原來我們的汽車夫阿六也是魯賓的同黨呢

只得沒精打采的回進去把狄敏的縛鬆了問起緣由才曉得狄敏想到這裏拘捕他不料反被魯賓打倒又和他調換了衣服把他綑縛了裝上假鬚他卻化裝狄敏去趕這箇新鮮的頑意兒海奇士也把怎樣接著電話怎樣趕到哈夫公園又魯賓在車上說的話述了一遍狄敏道我所偵得的證據統在衣袋裏他看見了自然洞若觀火所以我所要陳述的他已全箇兒告訴你們了這時四箇人我看著你你看著我屋中寂靜了好一回海奇士才慢慢的對狄敏說道『棋高一著縛手縛腳你和魯賓對敵眞應了這一句話』狄敏只是紅漲著臉默不作聲





綁票

馮六

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九月五日下午六點鐘巴勒麥地方附近西細利大地主裴朗德侯爵的散斯蒂芬娜別墅陡然間發生了不可思議的紛擾

大聲狂吠的犬聲之後接著一連幾響的槍聲傳到內院不由得將侯爵及莊丁們引出庭前石階上倉皇著張望

有一箇花匠正立在花木叢中工作大聲喊叫道前面亭子裏有人相打的聲音莫非是鬧賊趕緊去望望啊大衆聽見這話就一齊向前面的亭子跑去

亭子在院盡頭一塊草地上正當著一扇大門門外便是田野這間亭子是侯爵唯一愛子濟士伯爵長日休息的處所沒事時在內看看書咧吸吸煙咧或者夜間通宵賭了回來在那裏息息躺躺咧濟士

生的一表人材壯美的身體年紀只三十多歲在巴勒麥總會裏及其他場所算得一箇數一數二的健鬬家

在侯爵帶領衆人跑到亭子的當兒亭子裏面的狀況鬧得一團糟椅子翻倒在地窗戶大開窗上的玻璃碰碎了好多塊亭屋中間一隻摩洛種的大狗平時輕易不離開濟士寸步的僵挺挺地倒臥在那裏頭顱上中了一顆槍彈血猶自汩汩地在那裏流著一羣人都駭得面面相覷侯爵大聲怒罵道還不趕緊去追賊呆立著在這裏幹什麼大衆奉令奔向亭子面前的大門想奪門出追誰知大門緊鎖著門上的鑰匙無影無蹤了花匠叫道這可奇了今天早晨我明明看見鑰匙插在鎖孔上的怎麼會不看見了呢一箇下人應道想必是賊人爬牆過來事完之後開門出去在外面將門鎖上咧侯爵驚呼道嗄我的兒子呢怎沒看見他他到那裏去了孩子們你們知道麼你們知道他外面有什麼仇家沒有莫非是強人們前來報仇麼快說啊一箇馬夫指著門板上一箇黑色的手印失聲道看啊這時那裏來的黑手印大衆當初都沒注意在這上頭一聽見黑手印三箇字轟地一聲猶如半天起了一箇霹靂這些時西細利時時的鬧黑手印每每出了謀殺或擄人的案子差不多都有一箇黑手印存留著彷彿一種標記似的全西細利的人幾乎沒有不震驚這隻黑手的

侯爵怒吼道孩子們快快各攜槍刀去追賊賊人雖然去遠了不見得就追他們不上快追去奪回少主來重重的有賞

不一刻侯爵和莊丁們都一箇箇拏齊了武器有的拏長槍有的拏短銃也有拏馬刀的甚至於花園裏的花鋤咧鐮刀咧一人操著一件兵器紛紛像蜂擁似的跑出前門奔向亭子前大門的牆外有一箇打慣獵的莊丁指著門前地上的足跡道賊人們是從這裏走出的地面不是有許多腳印麼來的不只一人呢至少也有七八箇你們跟著我走罷說時向前走去作鄉導衆人跟隨著順了田徑上腳印走去約摸走了半點鐘走到一處細草叢生灌木茂密的地方賊人們的腳印滅去了相距不遠重新又發見了腳印但不久又沒有了沒了足印要追索賊人們蹤跡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侯爵強督著莊丁們搜尋了半天終於什麼也沒有尋獲

天黑了怎麼辦呢侯爵沒法只好督隊還莊堡滿懷著一肚皮的憂懼想起強人們的行動如今愛子陷落在他們手中一路上垂頭喪氣萬分的焦慮眞不知如何是好回到莊堡書室中頹唐地委身坐在一張椅子上自言自語道這怎麼辦呢老妻靄美去世未久愛兒小白駝也死了這種流年還嫌壞的不夠麼如今賸下唯一的愛子也給強人們擄去了天啊我犯了什麼罪惡叫我暮年受這種刑罰……說

到這裏不由大聲怒叫道就這樣算了麼應該去告官啊不論怎樣總得要把我兒子救出火坑來從賊子們手中奪回纔是說著就欠身起來走到書案傍坐下大聲叫院子杜明杜明走入垂手問道莊主有何吩咐侯爵說道趕緊去備牲口回來取信上府尹那裏投信去杜明回道莊主明鑒現下天色已晚四鄉近來都不很寧靜夤夜奔往投文府尹那邊也未見得立時收信遵辦依小人之見不如等明日一大早前去投遞不知莊主意下如何侯爵小作沈吟道你這話亦甚近理就依你明日黎明前去投遞可不准耽誤了就是現在你們都去安歇安歇大家都準備好了祇等府裏軍隊一到就得隨著一同前去設法救少主人回來

這一整夜侯爵是怎樣的焦慮難過大家不用說都想得到的整整通宵未曾一闔眼天纔一亮就趕緊爬了起來大踏步走出庭前院子裏忽然莊堡門前的警鈴大響起來侯爵立住了腳瞪著雙眼楞楞地望著院前莊堡不久有一箇莊丁睡態惺忪地一面搓揉著倦困的眼睛走了進來呈上一封信侯爵拆信看道

爵爺令郎濟士伯爵數日前向人誇口謂倘遇我者誓必敲碎我天靈蓋我豈怕事之人而且橫霸一方爲日已久從未有人敢挫傷我毫髮今者伯爵既有膽對人加我以侮辱我特趨府探視伯

爵敬領教益不料我走近伯爵長日休息亭子前僅僅在窗口攀望天乎伯爵畢竟好漢子連發兩槍向我射來一彈穿我帽一彈掠我脣而過我右脣之鬚爲槍彈所掠過已傷毀若非鄙人武藝高強險遭不測當即撲前擊倒伯爵一面吹哨召集隨來弟兄繫縶伯爵俘而歸雖然爵爺請勿驚恐伯爵縱有意碎我天靈蓋我殊無意加害焉且優遇以禮設爵爺不欲令郎有性命之憂者請聽我一言我有意中人美妙女子也愛我實深我萬不宜以半殘不全之鬚前往面伊遺笑彼美勢不能不並去左脣角之鬚去鬚誠易事也惟鬚去則容顏頓易吾鄉素重鬚髯焉有好漢子而濯濯無髭鬚者如我之爲人尤不宜失此威儀令郎既毀我半鬚不啻加我以重大侮辱矧我身無無價之物去鬚又何能不索賠償我左右兩脣角之鬚每半值金一萬立耳（意大利金錢）今兩者一毀一薙須得償我立耳二萬加以「碎我天靈蓋」謾罵之語詞暨勞動我弟兄從我遠走以探訪伯爵凡此種種胡可負茲一行統計所需須得償我立耳金錢五萬缺一不可交款之法亦殊匪艱距貴莊散司蒂芬娜堡六啓羅密達之遙在斯潑琅珈路與裴璣峨路交衝之處豎有耶穌神像其十字架深嵌石座之內應請爵爺准明日午時特派一人齎千立耳之幣五十張詣神像前置鈔石座之

上。惟囑。貴。使。置。鈔。時。務。掇。巨。石。鎮。壓。其。上。勿。令。惱。這。信。誰。叫。你。送。來。的。乞。丐。應。道。爵。爺。是。一。箇。很。活。潑。

人。之。風。吹。此。巨。值。之。紙。飛。去。雲。表。也。所。請。之。數。毫。的。小。孩。子。交。給。我。的。候。爵。道。那。孩。子。呢。乞。丐。答。道。他。

薑。不。可。缺。少。否。則。來。使。未。及。旋。踵。無。所。逃。死。毋。謂。把。信。交。給。我。後。飛。也。似。的。跳。著。跑。了。他。交。信。給。我。的。

言。之。不。預。焉。而。猶。有。囑。者。萬。勿。以。狗。官。之。爪。牙。來。當。兒。對。我。說。道。這。信。送。到。爵。爺。莊。子。上。一。定。得。著。重。

來。亦。何。益。該。處。叢。林。密。茂。巉。崖。峻。峭。伏。槍。樹。蔭。近。重。的。賞。因。爲。這。是。一。封。極。其。要。緊。的。信。侯。爵。怒。喝。道。

之。者。死。不。寧。唯。是。伯。爵。固。在。吾。曹。掌。握。中。爵。爺。果。人。來。將。這。可。惡。東。西。趕。出。去。他。也。跟。著。賊。人。們。來。欺。

念。父。子。之。情。者。諒。不。忍。令。郎。之。死。於。非。命。也。款。到。負。我。咯。莊。丁。應。了。一。聲。嘸。就。吆。喝。著。趕。那。叫。化。子。出。

即。釋。餘。不。多。贅。

去。

信。尾。署。名。「黑。手。黨。首。領。」一。字。樣。赫。然。觸。目。侯。爵。細。的。想。道。旁。的。事。暫。時。不。用。去。說。他。最。要。緊。的。是。設。

看。完。信。後。問。莊。丁。道。這。信。是。誰。送。來。的。莊。丁。應。道。送。來。不。一。會。兒。莊。丁。領。一。箇。叫。化。子。進。來。侯。爵。問。道。

信。的。人。是。一。箇。乞。丐。現。下。尙。在。院。前。侯。爵。說。道。叫。他。進。來。侯。爵。將。信。揉。成。團。捏。拳。向。天。悻。悻。地。說。道。賊。啊。

世。間。有。了。你。們。就。沒。別。人。過。活。的。日。子。咧。怒。定。又。細。

你。搶。了。我。的。人。去。還。來。開。我。的。玩。笑。訛。詐。我。的。銀。錢。

法把我兒子濟士拯救出險……用武力請兵強去府似乎比較的有點英雄氣概送金的使者去了回
搶奪回來嗎……不中用……那簡直是催他死……來沒有遇見一箇牛人祇在石座之下發見一方碎
……怎樣呢……唉說不得要拿錢出來了……只好紙用石鎮壓著紙上寫的是「伯爵在二點鐘內平
算我今年走惡運……沒收成……或者狂風暴雨安回堡」十一箇字
把田地都毀壞了……有什麼法子呢祇好聽賊人果不其然二點過後濟士伯爵踽踽走進莊堡來
們快樂啊我兒子的性命要緊……可是……後來莊丁們見了伯爵都懽呼起來高唱「伯爵萬歲」
我總得報此仇情願傾家破產出百萬金錢總得把老侯爵聽見了喜得風狂似的奔出來父子二人緊
賊子們掃盡……拿來剝皮抽筋出我這口氣緊的互相摟抱著莊丁們看在眼裏覺得天地萬物
第二天午後三點鐘侯爵派去送錢的專使平平眞沒有比得上父子之情的了侯爵什麼都不顧彷
安安的回到莊堡來並沒有碰著絲毫的兇險說也佛這箇兒子是從死中重新活過來的
奇怪這些殘虐無道的賊子們竟能踐約守信說一伯爵衣冠凌亂是不用說了父子相見之後伯爵
是一說二是二較之那些威赫華貴三翻四覆的官便向他父親請求任他歸室整理了服裝再說侯爵

欣然應道好好你去換衣服罷一會兒喫午飯時你再將所遇的事詳詳細細地告訴我

喫飯的時候濟士將歷險的事實源源本本講給他父親聽莊子內怎樣發見賊黨怎樣揪打怎樣放槍狗怎樣被賊擊斃怎樣被擄上山禁閉在小屋裏只有水和粗麪包充飢草薦作牀睡覺以及今日怎樣釋放出來如同講演故事一般說完濟士望著父親說道可憐老父爲兒子受了很大的虛驚吧侯爵應道你如今回來了這眞是天大的喜事一點點虛驚算不了什麼在你未曾回來之先不瞞你說我眞箇焦悶難堪啊坐又不是立又不是睡也睡不著喫更喫不下你如今回來了我什麼都放心了我只擔心你你如今好好的沒傷損眞是如天之福咯

飯後不多一會子侯爵回他室內辦事去了濟士在輭榻上躺臥了一會子撳鈴叫聽差進來傳話出去叫套車一點多鐘後伯爵走進了總會的大門這時候伯爵被擄的事實傳遍了全城人們都紛紛地談論這件事總會裏的會友們看見了濟士大家爭先恐後地來和他相見摟抱的摟抱握手的握手同時七嘴八舌異口同聲地說道嗄可愛的濟士我們能夠再見你眞是萬分的榮幸啊接著就嘰嘰刮刮地問道什麼時候……他們一共有多少人呢……怎樣的對付你……禁閉你在什麼地方……告訴我們啊……說啊……唉我們何時纔免去黑手的

紛擾咧……可惡的賊……濟士……痛飲一盃……大衆該賀賀重生的伯爵啊……

伯爵給他們耳也鬧聾了大聲應道得咯得咯讓我靜靜罷……讓我好好地痛飲幾盃我嘴裏還滿著水味呢多麼可惡的賊啊一點酒也沒得沾脣遂喊叫侍者道快拏香檳酒來啊大衆陪著喝了多少盃聲聲都爲伯爵慶祝伯爵飽飲了數盞之後怡然說道朋友們不用鬧讓我把事略爲說說詳情隨後再細講罷累了幾天也很夠我受的了事起之時我正在看閒書偶然擡頭看見了一羣人約莫有五六箇一箇箇都把臉搽得鍋底樣黑我對準了爲首一箇放了二槍一槍也未中……唉也就壞在這一槍也沒中那時他離我不過一密達之遙諸賊便一擁而進將我撲倒在地我竭力和他們對打無奈寡不敵衆畢竟給他們綑了起來和綁豬一樣狗也給他們打死了他們將我拖上山裏去……在什麼地方我一點也不知道因爲他們將一箇很密的布袋套在我頭上後來聽見說得了五萬立耳便將我釋放了天啊五萬立耳談何容易不知要費我老父親若干年心血纔積有此數呢唉唉

有一箇人說道回來了總算是好的我們幹正事吧不用嚼舌頭了濟士你逢凶化吉運氣不算壞擺一箇莊如何讓我們來押押濟士應道不不今天晚上我可不做莊大家齊應道爲什麼不……做一箇

也。四。呂　好。不。牌　了。口。　莊，
不。疑。心。嗎。濟　士。應。道。一　點。也。
　　沙。諾。一。會。兒。嚷。起。來。道。輸　光。了。
　　射。地。望。了。幾。望。悄。悄。地。低。聲。問。
　　伯。爵。道。侯。爵。一。點。
　　人。在。賭。室。一。箇。僻。靜。的。屋。角。
　　裏。鬪。了。一。陣。子。牌。
　　二。會。兒。濟　士。伸。了。箇。嬾。腰。站。了。起。來。打。呵。欠。說。道。
　　晚。上。我。再。來。擺。四。千。佛。郎。的。莊。陪。陪。各。位。啊。……
　　先　生。們。再。見。罷。今。晚。我。困。了。不。能。奉。陪。到。天。明。明。天。
　　說。道。
　　輕。輕。從。衣。袋。中。取。出。皮。手。夾。拈。出。幾。張。紙。趁。人。不。覺。
　　的。時。候。一。閃。眼。塞。在。濟　士。手。裏。低。聲。道。收。好。了。這。是。
　　你。的。一。半。二。萬。五。千。立。耳。……不。用。數。我。還。會。錯。嗎。
　　濟　士。接。了。過。來。塞。在。衣。袋。裏。對。著。這。黑。手。黨。的。首。領。
　　笑。一。笑。這。當。兒。除。了。濟　士。一。人。外。全。總。會。的。人。誰。也。
　　不。知。道。這。黃。臉。黑。睛。的。少。年。就。是。赫。赫。有。名。的。黑。手。
　　黨。領。袖。因。他。在。總。會。裏。當。會。友。將。近。十。八。箇。月。咧。
　　呂　沙。諾。一。會。兒。濟　士。伸。了。箇。嬾。腰。站。了。起。來。打。呵。欠。說。道。
　　笑。著。
　　疑。呂　沙。諾。微。笑。著。
　　不。疑。呂　沙。諾。半。天。沒。開。口。
　　好。不。牌　了。口。　莊，要什。麼緊。
　　有一。箇。黃。臉。黑。睛。的。少。年。名。叫。呂。沙。諾。半。天。沒。開。
　　眼見。濟　士。不。肯。做。莊。就。說。道。大。衆。由。他。罷。他。累。苦。
　　還做。什。麼。莊。呢。濟　士。咱。們。倆。鬪。一。愛。猾。對。」一紙
　　牌的。愛。猾。對。……好
　　二箇。人。對。來。清。靜。點。



古屋寶藏

我做偵探小說的起始．就是一篇「鋼表．」這篇不過是試作．恰巧「偵探世界」裏需稿．我遂把他寄給茗狂．茗狂回信說很好．這句話遂引起了我做小說的興味．我遂造了箇理想的偵探．叫史述齋．定了箇盜黨的名稱叫蒼蠅黨．自此我便多做偵探小說咧．「半月」現在出偵探小說號．瘦鵑惠函索稿．於是撰這一篇．把許多作家理想的偵探．都做在篇裏．不過是一時的有趣罷了．至於說要得罪許多作家．這是大約不要緊的．因爲我與他們．都是文字上的朋友．決不見得因了我借用一用．引得他們怒髮衝冠吧．

黃轉陶

在梅境別墅的附近的大樹林裏日間也不見日光到了夜裏愈來得很稀少就是梅境別墅裏已有十幾年不曾住人了一夜的黃昏約摸十二句鐘的時候

古屋寶藏

大樹林裏忽然有槍聲發現在孝婦巷的警察隱約聽得了槍聲到梅境別墅來探察聽得的確是梅境別墅裏發的幷且還有極大的鬨鬬聲這孤獨的警察因爲自己祇有一箇人幷且別墅的門緊緊地鎖著也就退去了到了早晨六時那警察趕到梅境別墅那門依舊緊鎖著漸漸走到林裏忽然發現了箇屍首這時候太陽剛從黑暗的自然界裏探出頭來光線還不甚明亮加著映在黑暗的樹林裏愈其不甚明瞭祇覺那屍首慘白色的臉和殷紅的血在依稀的陽光裏掩映罷了那警察嚇了一跳遂把警笛吹起遠近的警察都陸續來了大家以爲這是很兇險的殺案不能輕視的遂報告警長警長劉夔龍是很精明強幹的同了兩箇偵探來到大樹林裏察看了一番並沒有甚麼可疑的痕跡那死者的傷口是在前胷在死者的衣袋裏檢得幾張片子上面寫著「林雍生」三字想是死者的姓名了夔龍帶來的偵探一箇叫周乃驥一箇叫徐志勇都是很負時望的他們也把死者察看了一回並沒甚麼奇突夔龍問他們有甚把握周乃驥道案情很離奇我們先問那警察再說把孝婦巷的警察叫來問他昨天半夜是如何景象那警察回答道在夜間十二時忽聽得了幾聲槍聲在梅境別墅裏那時還有極利害的鬬聲約摸半點鐘纔止因爲別墅的門緊閉著所以不曾進去今天早上太陽初升的時候我到這裏來就

看見了這可慘的境象周乃驥道那別墅早晨你進去麼警察道如今依舊緊閉著那裏可以進去啊周乃驥道很奇怪照這種案子簡直不容易探我近來幾天身體不好腦力也不靈我去請我的朋友宋悟奇來偵探不出三日定可以水落石出了徐志勇在旁邊聽說搖了搖頭道宋悟奇不見得能探不如請徐常雲罷周乃驥道徐常雲不過是箇小孩子恐怕沒有偵探本領他雖有幾次探過難案我總有些不信任他徐志勇道常雲探的案子比較宋悟奇多你去請宋悟奇我去請常雲且看誰弱誰強啊夔龍聽他們二人爭論倒也好笑看他二人氣憤憤的去了遂叫警察看守了死屍自己跑向靜蘭街史述齋的寓所來

在九點鐘的時候晨報出版了梅境別墅的殺案已有記載僅是一些簡單的記錄沒有甚麼研究隔了半箇鐘頭忽然有箇二十多歲的少年跑到大樹林裏見了死屍不住的淌淚叫了幾箇腳夫要把屍首擡去警察攔住道等我們警長來了你纔擡去不然我們有罪的那少年道死的是我哥哥我哥哥遭了慘殺總要求箇水落石出我去請偵探去對警察道如警長來了你們就說死者有家屬來領了

一回周乃驥同宋悟奇徐志勇同徐常雲龔仁之都來了大家察看了一回都道這件事很奇隔了一刻劉夔龍同述齋鎮公也來了看見了常雲悟奇大

家招呼討論案情述齋把死者察看了一回蹲在地上伏看了一回道死者的血色已發紫色距離死的時候已很遠了又向死者衣袋裏搜尋取出片子一瞧是「林雍生」述齋又把死屍翻過來忽然身底裏發現了一張白紙常雲在旁邊急的把白紙搶起瞧了一瞧道咦又是那魯平幹的啊宋悟奇道魯平麼他又要殺人了述齋也瞧了瞧白紙對常雲道又是蒼蠅黨幹的述齋道很奇怪想是魯平也加入蒼蠅黨了常雲又把紙上的幾行字讀了述齋悟奇都湊過來看只見紙上寫著道

我與林君雖然沒有甚麼仇怨但是他要取他人的寶物良心已壞極了我不曉得便罷曉得了不能不懲罰他并且希望以後再沒有這種人發現

四

魯平

常雲道看了這張可知是魯平殺的了這時候那箇少年同了兩箇人來了大家的目光射上去同時起了一種歡呼原來是霍桑同包朗警察見了少年遂對夔龍道他是死者的兄弟方纔要領屍我們不讓他領夔龍問少年道死者是你哥哥麼少年道是的他叫雍生我叫靜生他確是我的胞兄述齋道林君我有幾句話問你請你一一回答你哥哥是甚麼時候出外的靜生道昨天晚上六七點鐘之間述齋又道你哥哥與你平日感情如何靜生道哥哥與我情感很好述齋道你知道昨天晚上你哥哥出外做

甚麼事靜生道他原是天天要出外的但是每天總　察道一定是的霍桑道既是如此我們不能不到梅
在午後傍晚就回來了昨天午後卻沒有出去到晚　境別墅裏看看說著取了百合鑰匙開了別墅的門
上纔出外我也沒有知道他出外做甚麼述齋點了　一同進去
點頭道好了對霍桑道這件案子很難解決霍桑面　到了
上祇視著微笑把警察喊了來問道你是孝婦巷的　濃厚一箇雜亂而繁多的腳印很顯明的印著再走
警察麼警察道是的霍桑道你把昨天夜裏的情形　進去踏進一間房屋那屋內牆壁很陳舊了四角都
告訴我那警察道我在十二點鐘的時候聽見了槍　生滿青苔屋內的椅子都倒在地上花瓶及一切陳
聲遂到梅境別墅來看聽得槍聲確是從梅境別墅　設也在地上砸碎了霍桑一壁把顯微鏡照一壁對
裏出來的但那門是一向緊鎖著的我推了幾推也　述齋道大約在這裏劇鬬過了述齋點點頭道確是
推不開所以也就罷了後來還聽得鬬鬬聲直到天　那警察的話不虛啊這時常雲忽道你看這邊各面
亮的時候我因爲擔心再到這裏來卻發現了這　牆角裏有敲剝去的泥塊呢霍桑同述齋都擡頭看
面牆上有五寸方的一塊牆裏的黃泥露

古屋寶藏

出來了霍桑逐奔過去原來那黃泥的地方有箇黃銅的鷄心鷄心上面還有箇紅色的A字霍桑把銅鷄心搖搖動也不動霍桑又把顯微鏡細瞧述齋在旁邊問著霍桑忽然去瞧不禁叫奇述齋逐也奔宋悟奇在一隻椅子中跳起來道諸位我現在看了這番情形胷中已存了一種見解但是不知諸位以宋悟奇講完了非常得意霍桑不住的微笑述齋卻一言不發常雲目光射著宋悟奇其餘各人都聽得出神忽然聽得述齋道宋先生你的見解眞不差啊

了宋悟奇講完了非常得意霍桑不住的微笑述齋卻一言不發常雲目光射著宋悟奇其餘各人都聽得出神忽然聽得述齋道宋先生你的見解眞不差啊

當夜十句鐘時候梅境別墅裏的屋內我同述齋到了述齋日間對我說那牆上的銅雞心一定有神妙的道理所以夜間同我來察看我把電筒照著述齋把雞心研究向懷中摸出了一柄小刀把刀尖向雞心上的A字中心用力一劃只見那銅鷄心裂了再一劃銅鷄心開了頓時顯一箇鑰匙孔來述齋這時面上現著喜色方要用百合鑰匙開鎖的時候斗覺我背後有人把我手上一拍我不曾防備頓時一

從門裏進來直到屋裏看了這許多腳印就可以明白咧不知爲甚麼起了劇鬬兇手把他殺了擲出牆來所以那死屍在外邊樹林裏兇手自己開了門便逃了至於他們爲甚麼爭鬬這纔要用手段去偵探

者一定是預先約會的不然不會這樣巧的啊他們爲對否我把他說出來大家研究研究那兇手與死

鬆那電筒掉了屋內霎時變了漆黑我失聲驚呼述齋道不要緊我有手槍呢這時有箇人笑著回答道手槍麼我聽那聲音覺得很熟忙拾了電筒一照不禁道呀……霍桑先生……述齋倒也笑了道你眞說著把一張報給我瞧我看上面題目是「梅境別墅大樹林槍殺案已大白」下面道「梅境別墅附近大樹林中之槍殺案已二誌本報茲據訪員來函確實報告云大樹林之槍殺案已數報告於讀者茲悉霍桑悟奇徐常雲史述齋諸大偵探共同將此案大爲討論結果頗有眉目一昨卽分頭著手偵緝今宋悟奇已將此案偵出兇手已得宋偵探努力爲社會除害實可嘉也」幷附宋偵探報告探案情形如下「當時在梅境別墅察看情形種種痕跡余已

清早時候述齋剛披閱晨報忽然跳起來道啊鎭公梅境別墅的案子已破了我道甚麼人探的啊述齋道宋悟奇你祇看這段緊要新聞就可以知道了

古屋寶藏

桑道這時已十一點多了再會罷西霍桑道原來如此述齋你不妨把他恢復原狀否則恐留痕跡呢述齋依著一重重鎖了走出屋來霍桑悟奇已將此案偵出兇手已得宋偵探努力爲社會除害實可嘉也」幷附宋偵探報告探案情形如下「當時在梅境別墅察看情形種種痕跡余已

確定兇手與死者爲先期約定相會於別墅否則決不致相遇若是之巧園中路徑足印狼藉由是推測知兇手由門而入非踰牆入者二人既爲預先約定必爲仇人及後雙方或作談判遂致相鬬故屋內椅器凌亂牆上粉飾亦剝落頗多後兇手恐致肇禍乃即擲屍牆外翼以移禍他人因此屍首發現於大樹林中照此案情推測可知兇手爲近別墅而居者否則決不能若是之熟悉後從地上之足跡著手覺來自北方乃即於北偵之又以足印之大小闊狹爲標準於是兇手一弋而得矣」述齋道宋悟奇倒也是想入非非這樣推斷式的定了人家的罪前天他把案情說出我已暗笑咧我道那便如何呢述齋道他還是昨天晚上出這也沒有法子由他罷但是我今天姑去一探且看結果如何喫過了午飯述齋同我出外到梅境別墅附近的茶肆中喫茶聽許多茶客談論那殺案述齋也在旁邊搭訕著道那梅境別墅有沒有人保管那茶客道造別墅的子孫早已消滅了別墅一向沒人保管可惜這一箇很古樸的園林啊述齋道先前是甚麼人造的呢那人道是箇顯宦姓朱的少待述齋方到家裏忽然劉福道有箇姓龔的要見主人述齋道請他進來一看卻是仁之道史先生我這次來是有件很奇怪而足駭異的事就是常雲失蹤了述齋道何以見得呢仁之道他還是昨天晚上出就回來

外的直到現在未歸恐怕有意外的事故吧述齋道昨晚他出外爲甚麼仁之道他只說是出去探件事罷了史先生能不能去尋尋我方纔已到過霍桑先生處了述齋道也好遂化裝了箇老人模樣同我出外述齋道到魏家場去一趟行了約摸一里多路漸漸走入荒涼的所在走進一爿茶館在中央的檯上坐了只見四面人很多我知道這裏是蒼蠅黨的機關因爲前番已經來過了我很留神的瞧著有許多人聚在一處談話聲音很輕隱約可以聽得有箇人道魯平到了我們黨裏究竟成績很好已把青年偵探徐常雲擒住了一箇道這不要說當然咧那旁來了兩箇生人免講罷大家遂不言了述齋一斜眼只見左邊桌上有二箇人閒談著一箇是衣服華麗的少年脣上綴著菱角鬚再有一箇是半老的只聽那少年問那老者道我們黨裏不是魯平加入了麼老者道是的早加入了你爲甚不知道少年道我一向在北京經商所以不知道還聽說把常雲擒住了老者道是的少年道不要走漏了風聲不知鎖在那裏妥不妥老者道一定妥的現在是在旋風街的小屋裏述齋假作沒事的樣子同我走開了直奔旋風街來這時已將九點鐘了述齋道時候還早我們慢慢的走罷旋風街足有五里路到時已將黃昏只見那破屋裏隱約有些燈光屋內人影幢幢述齋在門縫裏一張道還未入睡咧等了半時纔見屋內的人睡

熟了述齋遂跨到屋面上叫我在下面等著一回只見述齋同常雲一同下來我道他如何一同來了述齋道他在裏面的一間小屋裏低得很墊了一隻椅子就可以跨上來了我們三人一同離了旋風街述齋問常雲道你在那屋內住了幾時常雲好笑道也不知道大約一天多吧終日是黑黑的述齋道你聽見他們談話不曾知道他們的機關在那裏麼常雲道聽見的不是你說出倒也忘了在舊文橋因爲他們時常提著舊文橋時述齋道既然知道了我們趕緊去一趟若能把魯平擒住豈不一勞永逸麼但是舊文橋離這裏足有九里之遙我們慢慢走著再說途中講起何以被擒常雲道我當天在梅境別墅出來了就知道是蒼蠅黨裏人幹的想探蒼蠅黨無意中走進一爿茶肆只聽見茶客所講的都是黨事我不禁大喜那知忽然有人向我頭上一拍遂即昏厥過去以後的事不知如何了這時適有一輛汽車我們三人遂乘了駛了約摸三箇鐘頭纔到舊文橋舊文橋是下鄉地方人跡罕到只見有所屋子很是高大述齋道這大約就是了這時候天色正在昏黑路上電燈也熄了三人照著電筒繞到屋子背後扒上屋面扳開了瓦望裏張去見許多黨人團團坐著正在議論進行細瞧那日間在茶肆裏見過的菱角鬚少年也在其內停了一回議事散了許多黨員分頭出來述齋三人下了屋面隱在牆後偷瞧著他們常

雲指著一箇人道那箇便是拍我的想來是魯平了了述齋同常雲大家握著手槍跳下車來奔向前面三人逐遠遠隱在那人身後隱隱追著只見旁邊來的汽車了一部汽車那人逐乘著去了述齋四下裏一尋只車一瞧原來祇有一箇車夫了述齋見恰巧還有一部我們忙跳了上去緊緊追趕兩部汽車相距約兩丈多路述齋偶然回轉頭來卻見背後又有一輛汽車追著不禁大奇那時前面的汽車轉灣進紫薰街述齋的汽車也隨著轉灣剛近紫薰街只見街口的一片自由車行裏飛駛出一部自由車中跳出一箇人來一瞧卻就是在茶肆見過的少年見那少年一手把車中人按住忽然少年車來向紫薰街對直的紅飛巷去了快得連人影都瞧不見那汽車卻依舊向前面述齋再回頭看那背後的汽車也轉灣向紅飛巷追著自由車去了述齋聽見有槍聲忽然見那汽車迎面駛來述齋遂向汽車一瞧車裏卻呆住咧那汽車也就停了我下車來奔向前面逃再跳上汽車向紅飛巷駛去到了紅飛巷只機上一槍頓時爆裂那車身也就停止霎時又來一部汽車中跳出一箇人來一瞧卻就是在茶肆見過的少年見那少年一手把車中人按住忽然少年車來向紫薰街述齋的汽車也隨著轉灣剛近紫薰街只見街口的一片自由車行裏飛駛出一部自由車中跳出一箇人來一瞧卻就是在茶肆見過的少年見那少年一手把車中人按住忽然少年車來向紫薰街對直的紅飛巷去了快得連人影都瞧不見那汽車卻依舊向前面述齋再回頭看那背後的汽車也轉灣向紅飛巷追著自由車去了述齋瞧那少年微笑著道你別認差呀一面對那細著的汽車與前面的汽車漸漸近了相距祇有一二尺人道魯平對不起可以屈駕同我們一行咧那細著

的人道你是黨人啊不然那裏來的蒼蠅徽章呢霍桑道是啊但是不是眞的這時我同述齋常雲都笑了述齋道眞不愧爲東方福爾摩斯咧

偵探小說

偵探小說在現在要算最流行的了任是那一本雜誌上終得有這一類小說其實這種小說對於我們讀者最有益處因爲可以清我們的腦筋比談情說愛的好多了

（范菊高）

跳舞會中



紅星客案此跳舞會中四月十七的午報本埠新聞欄裏有三條新聞很惹人注目的那三條載的是

▼中外跳舞大會　外交次長郭禪臣定於十九號在交通街本宅開中外跳舞大會請帖已發出二百餘份皆一時名人達官想屆時定有一番盛況也

▼華僑富商返國　遲遲華僑王顯廷爲有名富商近其夫人隨帶僕從數人來華遊覽各地名勝已以快車抵京夫人有珠項圈一串價值連城爲近世希有之寶足爲吾輩一飽眼福云

▼紅星客重來　本館頃接紅星客來函云「余今日早車抵此　紅星客」

以上三條新聞更以第三條引人注意的魔力最大因爲近來各方人士莫不知社會上有一箇著名的劇盜叫做紅星客他運用著神奇的手腕巧妙的化裝曾

陳惜桂

誇口。說他瞧偵探似嬰孩把警察作玩具。因此警探們雖用盡心計捉他總是勞而無功。連怎樣的臉面還沒有摸清楚他到一處地方便有以上同樣的佈告在本地報紙上刊布出來。分明是一種警告的表示。使地方上可以籌預防之策哩。

十九的那天晚上。偌大一條交通街。儘被汽車啊馬車啊塞得水泄不通。郭次長住宅門前。紮著幾百盞電燈。輝煌如同白晝。單論大廳裏已磨肩擦背的。全是人了。其中不是名流便是貴官。此外富家小姐。官家太太更把一屋子充滿了。那一種電燈光反照著閃閃地發出一種強光來。使人的兩眼。休想睜開。那位號稱社會交際之花的次長夫人。珠光寶氣。被穿梭般往來招待賓客。使出他平日間靈活的手腕。至於那位郭次長雖幫著應酬男賓。不過他心有所屬。對於來賓雖均得同樣優待。可是暗地裏很可以瞧出他對待日本人似乎格外獻媚些。

來賓中有一位閨女客便是前二天報上載的華僑富商王夫人與次長夫人新近在交際場中認識的。今日亦在被邀之列。夫人年約三十餘歲。丰姿美麗著了一身西裝模樣兒很和藹可親。伊胷前一串九十六顆雪白無瑕的珠項圈很引人注目。一班女眷們瞧了。都存了羨慕之心。大家走攏去殷勤贊美。說這珠項圈至少要值十萬開外。王夫人聽了於無

意間流露出一種驕傲的神色就是那位次長夫人回頭一瞧但見王夫人手裏拏著一張名片出衆人對待伊也似乎比別的格外奉承週到咧

抑揚的音樂從樂臺裏一陣陣發出來賓便捉對兒舞了起來其中不外情人朋友夫妻三類惟有那位王夫人來京作客人地生疏覓不到和伊要好的人同舞次長夫人便介紹了次長給伊撮成一對那蝴蝶似的一雙雙舞伴環繞大廳舞著婉轉的樂聲更使他們鼓起興味來此時各人心坎中儘貯滿了快樂不一會樂聲突然停止第一次跳舞告終各人罷舞後挽著舞伴坐在沙發上開始談心幾分鐘過去了漸漸由快樂的境界跨入恐怖的境界中去了

那手瑟瑟地抖著連身子也不住的顫動起來灰白了臉與先前的洋洋得意恰成反比例伊接著大聲喊道紅星客紅星客這紅星客三字一出伊的口似是一種恐怖的導火線引得衆客都恐怖起來郭次長跑過來從王夫人手中拏過名片一瞧上面印著紅星客三箇紅色大字同時某國公使夫人衣裏也發現了同樣的一張又見張富翁大禮帽的邊上也插著一張一時各人心中的憂懼簡直是有增無減了

此時郭次長眼見著賊人如此猖狂心裏未始不懼恨交集好一箇盛會竟被賊人的三張小名片攪

成了恐怖場了但他自己以身作則不得不壯起膽來鼓勵來賓當下他便提高了聲浪對衆客宣佈道諸位來賓少安毋躁這不過是一種無味的恐嚇罷了前二天我早曉得他已來京幷算定他少不得要發出幾張恐嚇的名片今天果然中了我的話不過我事前早已預備妥當便是請了日本著名大偵探龜山太郎擔任今日護場他已滿口答應下來大偵探在他本國時很破了幾樁奇案名望很著來華三月便擔任總警署偵探長說罷介紹了一箇身材矮小兩眼灼灼有光的日本人上來不過他那種傲然自大的神情使人瞧了作三日嘔他少不得說了一大套誇口的話還說手下有三十名本國警察很機警可靠的今天也隨來襄助如此週密那無名小竊若再尋上門來眞是自討苦喫現在各事有兄弟在場請諸位一百箇放心仍繼著行樂罷說完他昂頭走出執行他的職務去了

這種空言安慰於各人的恐怖的減少並不發生效力但背後很有些人對此事發出幾種論調來有一位中華銀行行長孔夫人開口說道郭次長今天請了那樣矮子來護場不知何故豈我們京裏尋不出大本領的偵探來麼我以爲這矮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呢旁邊一箇懂華語的三田洋行大班夫人很不平的答道夫人你不要小覷敝國大偵探他曾在三小時中破一件暗殺案二小時中破一件失蹤

案被案的神速世界上再尋不出第二箇了孔夫人旁邊一位劉小姐不等伊說完攙言道夫人你知道來者不是尋常之輩若請貴國人來護場我們總是不放心的此時你一言我一語幾乎釀成國際的口舌戰爭後來還是華僑王夫人走來從中解和道此事現在不必爭執若紅星客今日不來便是膽小來而被捉便是無用倘彼經過大偵探的面前偵探不能捉他反爲所敗那麼這位大偵探只好在他自己國裏破他的案子不配在我國充一箇防賊的偵探咧各人點首稱是接著樂聲又起來了各人仍跳舞了好似恐怖的時間已過將前事消滅得無形無蹤了。

第二次跳舞剛罷正門門帘前斗的跳進一箇身材矮小臉罩面幕的人左右手各擎著一支手槍高聲喝道諸位聽著紅星客今日特來赴會吾黨五十人已密佈四週要隘休想走動一步趕快把雙手舉起來罷衆人瞧見怪賊突如其來眼見已無抵抗能力儘退在室的一隅聽憑所爲不過各人很詫異那位大偵探不知道躲在那裏大約也落在賊黨手中了還有那三十名警察難道也一些不中用麼這時人人如此想著那幕面賊卻把手槍專指著華僑王夫人要伊先將珠項圈褪下來王夫人雖是依依不捨知道末後終要獻出去的只得褪下交出幕面賊忽又吩咐王夫人拏了一頂禮帽來把各人卸下的

珠寶一起收攏來納入帽中王夫人依言而行衆人燈光下瞧見就是紅星客的汽車第五號此時顧著性命要緊倒不以寶物爲意都情情願願獻出來不一會所有珠寶都在那禮帽中了王夫人忽從衣袋裏拏一張小紙又在帽裏檢了一枚鑽戒便恩恩的走入一扇旁門去了說時遲那時快那幕衆人一箇一箇華僑夫人霎時間變成大盜紅星客眞出於種行動兀是不解便追問他那時大偵探面已飛紅差得擡不起頭恨不得有地縫鑽進去他囁囁嚅嚅答道發現名片後我走出去時門外所有衆人意料之外眼見珍物已被擄去但於大偵探忽喊道紅星客就是那位華僑王夫人啊衆人聽了趕出去一瞧但見一輛汽車如飛而去從紅星客留下的一枚鑽戒一張字條并說完有人把紅星客留下的一枚鑽戒一張字條并

大偵探忽喊道紅星客就是那位華僑王夫人啊衆人聽了趕出去一瞧但見一輛汽車如飛而去從紅星客留下的一枚鑽戒一張字條并說完有人把紅星客留下的一枚鑽戒一張字條并

墮入五里霧中不解所爲口裏喊著咄咄咄怪事那時大家好似前他們在帘後把手槍抵在我背上我不能不依他們吩咐我如何做去將我推在門帘後來

客不是那位大偵探龜山太郎是誰一時大家好似被禁在一室當時我見自己已失卻抵抗能力後來又來了三人他們吩咐我如何做去將我推在門帘後來

敢的撲上去捉著了將面幕扯下一瞧那裏是紅星出三箇賊黨把手槍指著我他們說我手下警察已跳

緊的關上衆人中有幾箇膽量大的乘賊孤身很勇箇不在暗想不妙待要退進已來不及斜刺裏已

面賊斗從站立處一躍而起追趕過去叵耐門已緊

便恩恩的走入一扇旁門去了說時遲那時快那幕

忽從衣袋裏拏一張小紙又在帽裏檢了一枚鑽戒

大偵探二管手槍呈上來那字條寫的是『日本大偵探龜山太郎有擎槍一刻鐘之功特以鑽戒爲酬』至於二管手槍打開來一瞧盡是空的再見那位大偵探早已溜之大吉某國公使夫人走上來說鑽戒是伊的伊拿了鑽戒便不辭而別一場盛會結果如此

第二天紅星報上有一條鳴謝的廣告

▼昨承交通街跳舞會各位太太小姐們交來大項圈（華僑王夫人）一串

大小珠圈　五十付

鑽戒　一百隻

各類珠寶　百餘件

跳舞會中

以上均捐入北方賑災會謹代災民叩謝

紅星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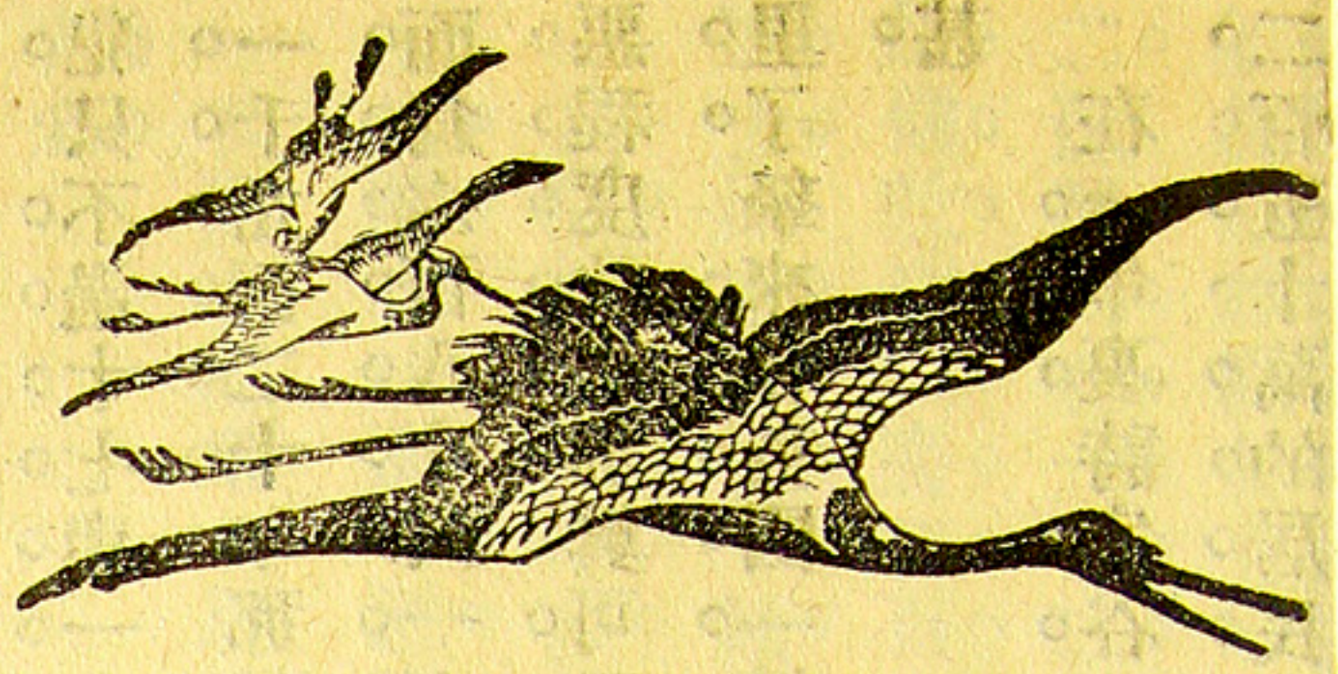
話雜說小探偵

程小青

予初嘗以爲偵探小說僅爲男子所偏嗜女子則未必嗜此蓋以偵探小說所敍咸劫殺可怖之事或與女子之心理違反故也孰知不然曩予授課某女校時學生中時有以「霍桑伊誰」「包朗命名有何用意」等等之問句見詢尤有一生竟欲從予學作偵探小說至是予始覺先前理想之不確切矣

不甯惟是凡讀者於霍桑探案有嗜痂癖者似尤以女子爲較熱誠前歲有某某四女士以霍桑爲羅平所喜弄竟冥頑不靈有如木偶因馳書瘦鵑大鳴其不平近據若狂言又有某女士致書偵探世界於拙作霍桑探案多所獎借且勖勉有加殊不能不令人感奮也

西國書坊主人凡關於讀者致意於作者之函件輒謹爲轉致此亦出版者對於作者應有之義務作者受之亦得於篇末致其答謝且足藉此益資鼓勵而我國出版則鮮有行之作者但能於編輯人口中略得一二故我國一般作者作品流傳雖夥而作者初無所知以是本人答謝之詞亦殊不常見也



無法紀之邦 "The Lawless Country"

英國靜痕 Mask Silence 原著　馬鵑魂譯

美爲共和先進之邦。其人物文明。卓絕一世。我國自國變以還。凡百設施。莫不用爲準繩。然其文明程度雖高。而人民作奸犯科。事反爲天下冠。法律之影。雖龐然碩大。其奈僉壬之熟視無覩乎。英人譏其爲「無法紀之邦」良可慨也。返視我國近數年來。日日新聞所載。無非劫掠。甚至臨匪襲車禍及外交。斯則「無法紀之邦」豈徒一美國哉。言念之下。曷勝愴懷。余譯是篇之旨。在乎引起我國人之反省云爾。

無法紀之邦

依據美國雜誌最近的自陳。竟說是他們美國在英國人的心裏。還不敢十分確定是這一國但他們的話。下來而且繪了比較圖來證實他。從一千九百十二年到一千九百十三年。

百十八年這七年裏美國的殺人犯竟有五萬九千餘人之多美國司法官曾經發表過統計的表册說一千八百八十五年那時的兇犯只不過十七與一之比但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年那不得了一變而爲六百八十與一之比人民作惡程度的增加眞可說是一日千里了拏來和英國一較卻相差遠甚

在一年裏詩家谷 Chicago 二百五十萬的居民內裏殺人兇手比到全英格蘭和惠爾司還多出二十餘人尚有一百零五箇的未遂犯但是英國卻只有九箇

這是詩家谷一處的情形紐約呢同一年裏出岔子的兇犯其數六倍於倫敦這幾處並不是特別多的所在不過舉幾箇世人比較明白點的例子罷了

上面所說的不過是殺人犯還有那種穿窬毛賊卻不在內現在再說一下紐約一年裏有八倍多的竊案比到倫敦幾乎超過全英的二倍詩家谷比到倫敦多出二千一百四十六箇人其餘克利米蘭聖路易華盛頓等等的城子也有許多許多的賊人駕出倫敦一部但是倫敦並不是怎樣一箇小而不繁盛的所在也是箇非常有名大都邑啊在一千九百十七年露司思及兒有一百二十六箇強盜多出英倫三島

一千九百十九年紐約城裏有五千五百二十七輛的汽車盜案詩家谷也有四千三百十六輛其

餘。提屈羅歐特有三千四百八十二。聖路易有一千二百四十四。但是倫敦卻只有二百九十利物浦更少原來只有十輛

其所以有這許多的罪案都是由於國民少高等道德心的原故（我國人聽著）以致於法律窮而給罪犯握了優勢去這種自欺欺人的法紀簡直是貽歐洲諸邦之譏」

其效。

可以用金錢役買的警察和利了。

美國司法長泰夫特說「這不是過分之言照我國這樣施行犯罪刑律實在是我們民法學家的羞辱不但法律不能制裁犯人反而給罪犯握了優勢去這種自欺欺人的法紀簡直是貽歐洲諸邦之譏」

一千九百二十年詩家谷地方有箇名喚秦解來的在酒店裏無端殺人三月前方才殺了一箇趕道黃澄澄的金鎊至於良心上的責備一些兒也不慚懼的監這時釋放出來又殺人了結果再捉了去受國家裁判但是益涼在紐約地方曾經有箇人槍殺偵探這人以前被逮捕過好多次州的法律上載明罪人在犯案之後變了瘋顛那就不能明正典刑

秦解來就假借了這一條法律囑律師給他辯白說他現在正染成瘋症於是陪審官（專調查事實考察證據而判罪之官通常有十二人鵑魂註）從事調察後來不知怎樣一來竟給他逃去了法網這一件事不是很離奇的嗎

馬賽秋塞州有兩處的檢察官新近調任都是因了他倆假藉官廳私行索詐的原故

海萊奧卻特（人名）曾經殺過一箇政府委員現在已從戍所逃了出來他對人說他在考羅雷佗地方（戍所）做過一種極可笑的勞工他唯一的工作就是鞭笞博徒一直要鞭到皮破肉綻方才住手而且要經旁人的證明這人確是打得鱗傷了方可不打不然一逕鞭打過去不能停止的所以這些證明人非常自大要索無限那些囚徒不去奉承他他就不給你證明或是證明得遲些你可夠苦了後來實在羣怒難耐就激反了獄把幾箇證明人一一殺了我也借此逃了出來但是官廳方面對於此事一些沒有懲處他的膽怯已給我覩破了此後只要等控告人日久銷案我們仍可幹殺人的事

一箇著名的美國著作家在一年以前做了篇論文揭載在倫敦「時報」"Times"上他內裏說「你們是不是看我們國家是腐敗而愚蠢嗎但我們可以自信得我國人民同地上各民族並沒有什麼兩樣不過在城市裏居住

了許多雜民各有各的習慣所以使得秩序大大變動成爲比較上有高額的犯罪人數而且還有一件事是出於意料的就是我國工業組織並不算少但是失業的人卻如此之多因此犯罪律法破裂得無完體了在一百年前我們已經有過工兵和耕荒的計畫後來經英王的不許以致不果行現在不妨在雜民叢集的所在施行這種方法

「我國還有椿不妥的事體就是小路僻徑太多足夠躲遁罪人爲今之計我國警察組織要想保全他們已破敗的聲名總得發展他們的藝能去應付劇變的世情

「我們捉牢了一箇罪犯的時候不必亟亟於試探他最好慢慢地加以伺察使他心懷恐懼不知官廳方面如何動作不久只要經了一次嚴重的審問自然而然的吐出實來不然他遽然被捕一時把心一橫任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得不到一句眞確的口供若照我所說的辦法去做官廳方面不妨時常差人去和犯罪講話用激切的言詞去鉤探他眞實的罪情那末這案不難立刻水落石出的

「美國政府看到犯罪統計表內保險公司一格實在是十二分的驚愕比到別種事情這種驚愕並非出於勉強因爲的確有許多重大的劣跡在他們觀察之中

「聖瓊恩先生 Mr. E. A. St John. 他是紐約國家保險

公司的領袖當有人去問他美國保險公司不道德的事情他很透澈的回答說「是的在最近十年間保險公司因了內部的人吞蝕公款而致犯罪的有二十五家因了外來的盜賊因而倒閉的那有一百四十四家之多有許多人民受了保險公司的虧累這是眞實的情形但有許多人正在那打算作弄保險公司這也是實情去年就不能在商業上立足了」

從前有箇銀行員他在幽雅的所在造了一座很精美的別墅他左右鄰居沒有一箇人能補萬不肯拋棄信用使保戶受累在美國開國以來的歷史裏從沒那調查他的蹤跡不久他的祕密有如此多的盜賊和竊負公款的人現在我國對於這掀然大波不去設法撲滅恐怕養癰成患倒是銀行的款那邊總理正在那報官大方的紳士竟吞捲了許多萬的懸緝所以一走露了消息他就立刻捉將官裏去審判官從事審問他竟毫不留難把他罪狀一一供了出來他的熱情完全表露出來他滿充了悔過的思想他自己說他在未盜款以前他曾經去看了和我手下一箇書記捲去約有二百五十萬元但我總竭力設法瀰縫補萬不肯拋棄信用使保戶受累殼比得上他的闊綽後來有人在那調查他的蹤跡不久他的祕密完全暴露原來一箇局外觀很煊赫的

銀行。幕景。戲景。戲裏面正表演一箇
隙。側。一時。彷彿。心思遲疑了好幾天居然下了實
行員偷盜銀行的公款如何伺
如何黑夜不回家躲在保險箱
又如何挖開機鎖挾款私遁我
的情景
受了刺激看銀幕上的
決心後來我一一仿照影戲
動作扮演起來當我開了保
險箱的鎖一眼見到有整千整萬
的現金就湧之大吉避到一處幽靜
的所在不意獵犬緊隨在後以致
不能逃出刑網但在未就捕之前
別人看我起居非常安適那知我
地發現知道這種來抵押的人已
是很窮窘了他所拏去的金錢並
不值到抵押品的完全價額我如
給他捲去他們一定受到很大的
打擊銀行中又不肯如數償還我
又如何肯下此辣手呢所以我單
拏了好多鈔票和金鎊那種抵押
品我並不去動他分毫我偷到了
金錢之後來我一一仿照影戲
人情而又熱忱的審判官聽了他
這一番話深爲感動知他所以犯
罪不過激於一時而且很想懺悔
過失想來第二次決不會再犯了
在的金箱的險箱的裏的行的心的
銀行裏的鎖一眼見到有整千整萬
的現金就湧之大吉避到一處幽靜
的所在不意獵犬緊隨在後以致
不能逃出刑網但在未就捕之前
別人看我起居非常安適那知我
地發現知道這種來抵押的人已
是很窮窘了他所拏去的金錢並
不值到抵押品的完全價額我如
給他捲去他們一定受到很大的
打擊銀行中又不肯如數償還我
又如何肯下此辣手呢所以我單
拏了好多鈔票和金鎊那種抵押
品我並不去動他分毫我偷到了
金錢就湧之大吉避到一處幽靜
的所在不意獵犬緊隨在後以致
不能逃出刑網但在未就捕之前
別人看我起居非常安適那知我
良心上的責備彷彿在那剛閃一
般的痛苦我故意花了許多錢造
座精舍幷窮奢極慾的使用那些
不義之財原想快點使完使良心
少受責備我幷希望早些死我實
在禁不住魂靈在那受苦啊我現
在早就覺悟我情願犧牲生命懺
悔懺悔可來不及了罷這位體卹
人情而又熱忱的審判官聽了他
這一番話深爲感動知他所以犯
罪不過激於一時而且很想懺悔
過失想來第二次決不會再犯了

就想了一想毫不疑難寫了判決大的刺戟也受不住良心責備竟有箇名兒喚做路易備格的人他文擲到地上面寫著「開釋了把攏總捲來的錢悉數捐入教堂是紐約偵探的特務隊長但他因此人他並沒有什麼罪辜在第一次的誤擲石塊」"Let him who is without any sin for cost the first stone."

這是記錄在案卷上的非常確實是賺下很大的財產變做富家翁的警察人員當他瀰留的時候已自己出外航海去了

美國政府並不信任警察像英國一樣那是無疑的有許許多多的判詞並非由於杜撰但這位犯了但在他們晚年就木的當兒那種洗滌不清的汚跡恐怕很深的

同時別處也有一箇同他一樣而且躊躇不安呢

人們還能記清在十年一瞥前的人物聽到了這件案情受了很在那攻襲他們使他們非常愧懼

了殺人已被判死了那時有箇領袖證人吼門盧桑什爾娶去考查一件違悖警律的受賄控案在他將事考查的前一夜盧桑什爾竟在紐約街上被五箇人開始槍殺在摩托車中這罪案的唆使人就是路易備格後來居然逮捕了來經了鞫審以後判定了死刑於是他就畢命在電椅上了

♣ ♣ ♣

大東俱樂部

陶然會

▼第八次聚餐報告 在福新園

趙苕狂

余與大東書局諸君子。多則爲十載舊交。少亦有數年之雅。自聞有陶然會之建。食指卽頻頻動。以爲必當折柬及我。詎竟杳然。而諸友偏不解事。每一雅集。輒於「半月」中鋪陳其事。極筆墨歌舞之致。余讀及。未嘗不心醉神馳。涎垂三尺焉。則屢向錦南示意。錦南笨伯。竟不爲達。於是余亦浩然長嘆。等之失望矣。直至第八次雅集。忽有一柬飛來。東道主則舊居停沈子駿聲也。此時之樂。大似毛生捧檄之餘。有非言語所可形容者。至日。鐘方鳴十一下。卽趨往。則爲時尚早。十一金釵尚無一至者。乃出。徘徊馬路中以待之。良久。始見迎探二春。

攜手徐來。而姍姍行於其側者。則卽善病工愁之瀟湘妃子。而亦卽我老友阿鵑也。乃相與登樓。而餘人亦相繼而至。中復多一老老。老者陳子鳳儀。全以其年事較長。私擬以是稱。初非謂其爲劉老老耳。迨既入席。余乃宣言曰。今日余乃受沈君之招而至。固非客來不速者。寶釵之擬。當不我屬矣。惟余頗欲取一書中人以自擬。怡紅公子。所不敢承。無已。其爲鳳之璉。菱之蟠乎。衆聞言。咸大笑。而錦南流波送媚。似於余彌有意者。余亦卽以璉二爺自居。顧尋卽悔之。則以此潑辣貨風騷特甚。輒襲紹興高調。大呼「我的夫啊。」未免使人肉麻。難乎其爲丈夫耳。旋卽行唐詩酒令。余酒人。殊不耐此斯文事。亦惟拳到卽豁。酒到卽飲。至於何人拈得何句。則都不記憶。所尚能髣髴於腦海中者。則老老拈得「自稱臣是酒中仙」一句。須進酒八杯。迨夫八杯入肚。兩頰生春。仙乎仙乎。幾欲睡去矣。令凡行二匝而罷。而座衆興猶未衰。主人乃謂余曰。君盍打一通關乎。余欣然允諾。於是順流而下。有打三杯者。則老老拈得「自稱臣是酒中仙」一句。須進酒八杯。迨夫八杯入肚。兩頰生春。仙乎仙乎。幾欲睡去矣。令凡行二匝而罷。而座衆興猶未衰。主人乃謂余曰。君盍打一通關乎。余欣然允諾。於是順流而下。有打三杯者。有打六杯者。亦互有勝負。惟至徐子志仁。則固衆所擬之巧姐。而余賈璉。甚其父也。余頗有輕敵之意。乃三戰皆北。幸得夫人出而助陣。得以轉敗爲勝。然而險矣。而沈子伯經。固陶然會酒中之巨擘。而余持擒賊擒王之旨。（諸君看此一賊字。幸勿怒。以此爲余之紀錄耳。在君等紀錄中。正不妨稱我爲賊爲寇。卽以小醜相呼。亦無不可。茗附識。）輒效山東問題之保留。至

是乘乃曰觀狀殆非打十二拳不可矣余笑曰山東問題至爲重要寧十二拳卽能了者無已其倍之乎伯經未卽應凌子桂青卽進曰姑書「二十二拳」「十八拳」「二十四拳」也衆咸歡呼余儕乃卽臨陣是日伯經殊謙退故余竟得獲勝爲七與十七之比然此實一時之偶勝不足爲我二人之定評他日倘再戰者余不爲其所俘者幾希且余之於酒陣亦哥薩克兵耳能勝不能敗倘是日三戰而皆北者或且全軍覆沒其結果正不堪設想也王君幼堂乃以酒膽拳風四字許余酒膽誠有之拳風殊未敢承焉厥後轟飲既醉乃復相率至駿聲家作撲克戲夜午始罷而本屆紀錄本應由駿聲執筆駿聲轉以屬余余亦欣然允之既以張我酒兵誇示有衆并爲此一飯之酬耳



偵探小叢書

（周瘦鵑譯）

（程小青著）

聶卡脫偵探案 空房人語 二冊 四角
聶卡脫偵探案 留聲機上 二冊 四角
南森李偵探案 金窟 二冊 四角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五福船 一冊 二角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牖外人 一冊 二角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鐵軌上 一冊 二角

發行 上海大東書局


飯後胸悶飽脹否
服清道丸以治之

閣下之胃經失序之時

因食物失宜或飲食過飽或因他故以致胷悶飽脹只須服用紅色清導丸立即助消化且使腸胃清潔諸恙歸於烏有矣東三省營口怡昌洋行總經理阮文閣先生來函云余營衞素虧胃不健而且飲食稍多氣阻而脹胷膈澎悶兼之大便燥結屢就中醫皆以余虛宜補不意愈補胃口愈滯甚爲杞憂及試服紅色清導丸胃口漸勝燥結亦鬆今果前病全愈甚爲感激紅色清導丸專治大便祕結平肝利胆能使肝經舒展凡疾病頭痛中滿氣脹均可醫治可使皮膚潤澤口氣芬芳兼療痔瘡痛苦能免痢疾腹瀉之虞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郵票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百貨大商店

施有限公司

先

推銷中南貨

華國貨茶食

紋辦世界

各國著名

日用物品

中鹵大菜

屋頂樂園

每位門票一角

地位	一期	十二期	廿四期
封裏	三〇元	三二四元	六一二元
底頁	四〇元	四三二元	八一六元
普通全面	一五元	一六二元	三〇六元
普通半面	八元	八六元四	一六三元

五彩印與彩色紙印另議

□定價與郵費

期數	一期	半年十二期	全年二四期
實價	三角	三元	六元
郵費 國內	二分半	三角	六角
郵費 國外	四分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外埠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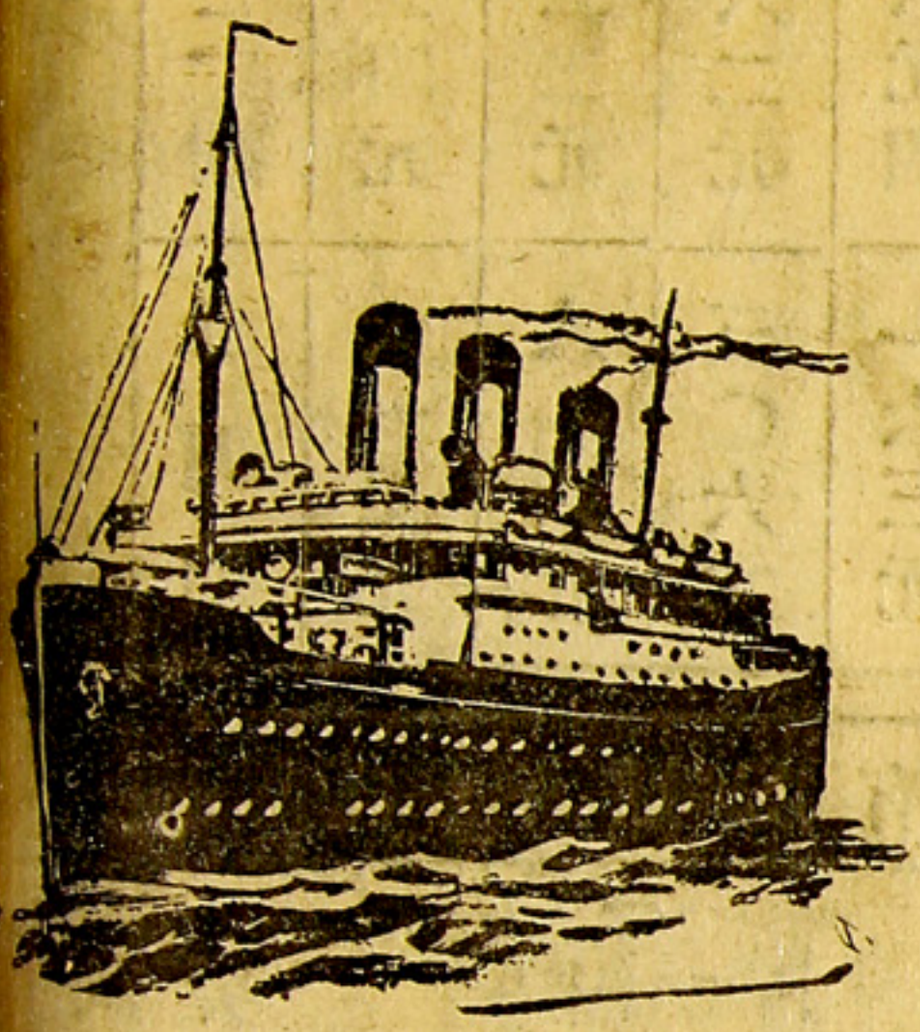
本期偵探小說號另售每册四角預定者不加

版權所有禁止轉載翻印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六日
癸亥年十一月初一日 發行
半月第三卷第六號
偵探小說號
編輯者 周瘦鵑
主撰者 袁寒雲
繪圖者 謝之光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西藏路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廣州雙門底 漢口四官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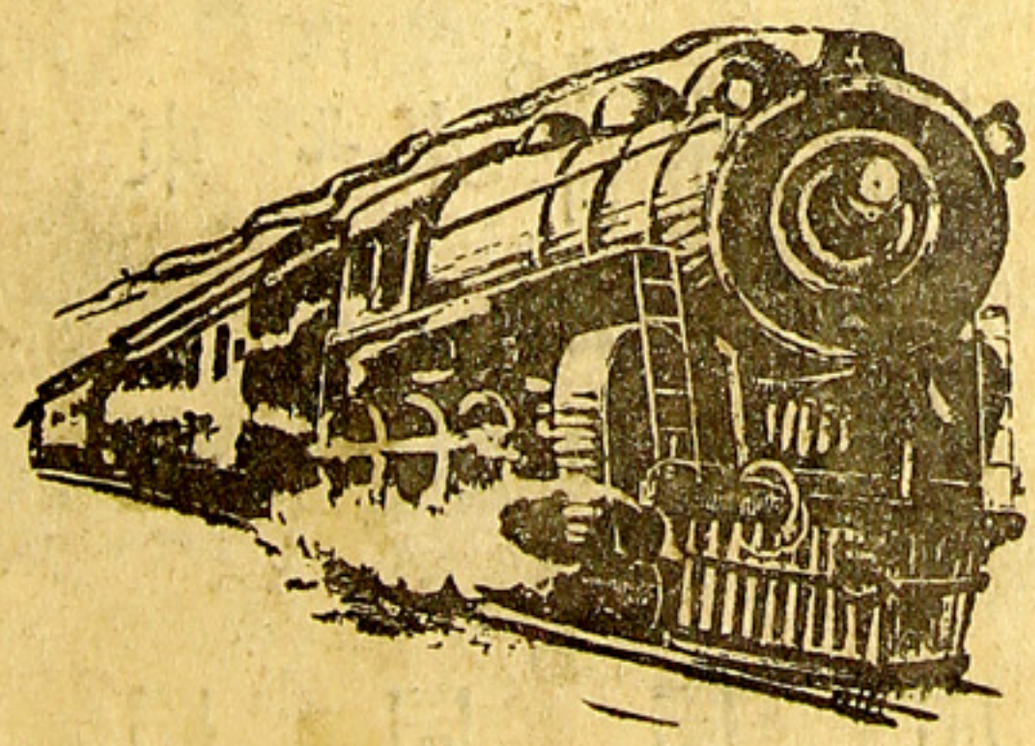
THE HALF MOON JOURNAL

上海銀行旅行部



本部營業事務

代售車票
代售船票
預定艙位
照料行裝
沿途招待
保管行裝
選派嚮導
代定旅館
旅行支票
商業調查



總行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中四五二二號

旅行部 上海四川路九十七號 電話中三〇二二號